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文学艺术家卷

鲁宾斯坦

史鸿珍编著

Rubinsitan



辽海出版社 ●

引 言

1982年12月21日，一位毕生致力于钢琴演奏并高度热爱生命的世界级乐坛明星，在瑞士日内瓦陨落，在夜空中划下了一道绚烂夺目的虹彩。他，就是掌握了20世纪的钢琴演艺精髓、尤长于“以琴键来阐释肖邦”的美籍波兰人鲁宾斯坦。

1887年1月28日，鲁宾斯坦诞生于波兰的第二大城市罗兹，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大摇大摆地跨入了这一泪如泉涌的世界”。

从鲁宾斯坦叩开生命的大门起，即以其对音乐的独特天赋震惊了他的亲人们。大伙儿都把他视如一棵破土而出的音乐天才，于是刻意培育，精心侍弄，必欲使之长成参天大树而后快。

以后的事实表明，鲁宾斯坦没有辜负亲朋好友的苦心孤诣和殷勤期待。

从童年时起，鲁宾斯坦就视音乐如同他的脉搏和呼吸一样自然。他以不同凡响的音乐禀赋，以对钢琴的真挚热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早期的学艺生涯。在罗兹，在华沙，直至去柏林，他多方拜师，广吸营养，在勤奋苦练中送别了少年花季，成就了未来事业的坚固磐石。

尽管家道中落，起步艰难，这颗童星注定要大放异彩。

柏林巧遇良师，鲁宾斯坦的音乐才华受到青睐。柏林皇家音乐学院院长、著名小提琴家约瑟夫·约克琴教授深深赏识他的那份天赋，并带头组建了鲁宾斯坦习艺基金会，资助着他张起了理想的风帆。柏林的家庭中学老师席尔多·奥特曼博士，是鲁宾斯坦早年最喜爱的良师益友。正是奥特曼博士那循循善诱的趣味性教学，启发了孩子学会“如何思维”，培养了他具有直面惨淡人生的无坚不摧的勇气。但是，亨利克·巴斯，这位柏林皇家音乐学院的高级钢琴教授，又是鲁宾斯坦在柏林习艺的监护人，却在“乐坛神童”的记忆上刻下了爱恨交织的黑斑。是他在日常的教学中，强行给孩子塞一些无甚价值的乐谱，百般限制孩子在艺术殿堂中自由觅赏的激情。

不过，对鲁宾斯坦来说，柏林岁月毕竟是值得回味的、峥嵘的岁月，它录下的是这位初出茅庐的小字辈对音乐、友谊甚至爱情的皇皇华章。

在友谊、献艺和爱情的诱引下，鲁宾斯坦怀着一颗对未来美好憧憬的躁动的心，与巴斯教授断然抗争，摆脱了寄人篱下的习艺生涯，从此翻开了自己生命的新一页，勇敢地跨入了社会大舞台。

鲁宾斯坦先是将自己融入哈曼一家。哈曼先生是华沙一家商行主管，家境富裕自不待言，他的儿子佛德立克还是个作曲家兼钢琴演奏家，对肖邦的作曲有独到的造诣，弹奏起来“得心应手”，“妙绝时人”。在哈曼家，鲁宾斯坦不仅有宾至如归的温馨、舒适感，而且可以与佛德立克切磋琴艺，尤其是感染上了这位好友对肖邦的那“股子狂热与痴迷”。而这就奠定了鲁宾斯坦后来长于“以琴键来阐释肖邦”的艺术根基。

不过，在与哈曼家人的交往中，鲁宾斯坦也尝够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涩五味，自觉不自觉地闯入了感情的误区：与哈曼夫人玛黛琳娜、哈曼长女波拉和次女蓓莎有过卧榻染指、饱浸在浪漫氤氲里的缱绻艳史。对此中的缠绵悱恻，这位一贯“热爱生命和音乐”的鲁宾斯坦不仅不忌讳掩饰，反而在其自传上集《我的青春岁月》一书中作了浓墨重彩、痛快淋漓的铺叙。用钢琴

家自己的话说便是：“传记写的，正是大大小小的趣味世界，长短的有限时空，形形色色的无限创作。”毕竟，矫揉造作、自我粉饰的通病，是与作者的个性格格不入的。

1904年初，鲁宾斯坦终于挣脱了“哈曼一家对他施展的堕落淫邪的险恶魔力”，只身来到法国巴黎闯世界。他先是与巴黎音乐协会经理亚斯楚签订了“为期五年”的演出合同。合同规定给钢琴家的工资“每月500法郎（折合100美金）”，老板则抽取“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演奏会所得。鲁宾斯坦不仅不觉得合同条款严苛，反而心花怒放，因为他最羡慕佛德立克在柏林客居时的那种高品位生活。如今自己也有了收入，他便很自然地把这500法郎当成“五百颗星星在天空中向他抛闪媚眼”。

在巴黎“谋自立”期间，鲁宾斯坦向这个“世界花都”的听众举办了多场演奏会，评论家们开始注意到了他这个“尚未成熟”的音乐家。1905年11月，鲁宾斯坦曾去英国为王室成员献奏，有机会接触到了当时典型的伦敦上层社交活动，大开了眼界。1906年初，他又应美国巴尔的摩奈博钢琴公司之邀赴美巡回演出了三个月，共40场音乐会。

闯巴黎“自立”初期，鲁宾斯坦宛若蛟龙入海，的确风光了一阵。可惜好景不长。

由于不善生活，耽于逸乐，演艺无精进不说，闹到了入不敷出，债台高筑，甚至跟巴黎“金色年华”的富家子弟厮混在一起，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几乎把这位“19岁的大男孩”给毁了。鲁宾斯坦有时穷到不名一文，晚上经常“空着肚皮上床”，生活潦倒已极。

1907年，年已弱冠的鲁宾斯坦不是在为贵族之家献艺、赢得一席酒肉的潇洒中度过，就是在手头挥霍一空、衣食不周的困厄中苦熬。这一期间，他曾二渡英吉利海峡，为英王爱德华七世献奏。他还曾回到波兰的华沙和罗兹等地巡回演出。

1908年元月，鲁宾斯坦在面临演奏生涯死角的无奈中，返回了柏林。这期间，鲁宾斯坦的大姐嘉薇格特地赶来柏林陪小弟游玩。姐弟俩风光、洒脱了好些时日，双方手头都亮起了红灯，旅店的账单积压很厚，零花钱已所剩无几，大姐被迫快快离去。这时的鲁宾斯坦却在羞怯与大志交杂的自卑感的作用下，几乎踏响了生命的雷区：自戕未遂。正是在这样的“日暮途穷”的自我感觉之后，音乐的力量把这位迷途的落魄青年拉回了人间，使他重新觉醒，抗拒了死神的诱惑，进而幡然醒悟到，一个人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得“无条件地珍惜自己的宝贵生命”。

时来运转冲天起。鲁宾斯坦在艺海中几经挣扎，几度沉浮，终于安度了少年和弱冠前后的青涩期，驶上了如花似锦的演艺快车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滚滚硝烟也阻挡不住这位钢琴新秀的崛起。他在伦敦的音乐圣地——艾狄斯丛林大街19号，又进一步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极大地磨砺了自己的巧手。大红鹰于是一声长唳，腾空而起。他的名声先是从西班牙鹊起，继而在南美洲、大西洋两岸、巴尔干半岛等地煊赫一时笑鸟澳洲。此后的整整60多年的漫长岁月，这位钢琴家不仅琴艺日臻成熟，而且左右逢源，蜜友如鲫，他始终沐浴在幸福的光华中。难怪鲁宾斯坦会把人生看成“始终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了。他每天无不感谢上帝恩准他生活在这个人世间。那的确是一句发自肺腑的可爱口头禅。

“誓做世上最欢乐的男子”，始终是鲁宾斯坦孜孜以求的生命主旋律。

1927年冬，这个在爱情道路上寻寻觅觅、艰苦跋涉了40个寒暑的光棍儿，终于找到了“愿与之生儿育女的惟一佳偶”——波兰著名的指挥家、华沙交响乐团团长艾密尔·莫林纳斯基的二闺女妮拉小姐。1932年7月27日，鲁宾斯坦和千娇百媚的妮拉小姐在伦敦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从此，这位以对音乐的独特天赋而饮誉乐坛、被尊为“欧洲最后的贵族”的鲁宾斯坦在度过放荡不羁的40多年单身生活后，终于在情感的旅程中刹住了脚步，找到了归宿。从此，他在自己的爱妻兼挚友那无微不至的关爱与不惮万里的伴随下，更是风风火火，四出巡演，足迹遍及欧、亚、非、拉美和大洋洲。这位年逾不惑之年的钢琴大师既感受到了自己技法娴熟、事业红火的喜悦，也体验到了生命常青藤、爱情连理枝的甜蜜。他在跨越大半个地球的同时，豪情满怀地向世界人民诠释音乐的真谛，并从异域的千山万水、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中进一步体验到了生命的乐趣。

二战铁蹄下的欧洲，生命惨遭屠戮，文明迭经践踏，作为犹太裔的鲁宾斯坦夫妇被迫举家逃离战乱，办理了入籍美国的手续。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大埠购买了一幢布伦特坞新居，夫妇俩把它昵称为“卡蜜丽娜”。他们在那里度过了近七年的安乐时光，充分享受到了富裕、恬适的人生乐趣。也就在1941年，鲁宾斯坦接受了纽约出版商亚佛烈德·诺普夫妇关于出“一部精彩的好书”的建议，并随即签定了“约稿合同”。他从此便琴余偷闲，潜心写作，用生花妙笔录下了他那大半生的“奇闻佚事”。

二战的惨绝人寰，鲁宾斯坦有过亲身的体验，一想起来就痛不欲生。他虽然侥幸地逃脱了虎口，但他的那些留在华沙和罗兹的亲人们，却都在1939年9月底以后被希特勒屠杀殆尽。那年秋，鲁宾斯坦夫妇在荒无人迹、凄风苦雨的杜维尔海滨眺望时，这位在世界乐坛已小有成就的大师，他顿时有了一股难以自抑的冲动，亟想一下子消失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好在妮拉察觉得早，一把将他拽走了。从那时起一直到大战胜利结束，和平的曙光重新出现在地平线上为止，家乡亲人的命运和死亡的阴影始终像噩梦般萦系在这位游子的心头。他的精神濒临崩溃，几乎难以振作起来面对凄楚的人生。

这一时期，又是音乐的神力和对人生永不衰竭的赤子之爱，帮助鲁宾斯坦挣脱了梦魇，重新激起了生命的活力，迎来事业的一个个春天。从此幸福和美满，仿佛跟鲁宾斯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8年，鲁宾斯坦战后第一次重返伦敦，又在欧洲大陆各地巡回演出。九年挥别，重归故土，不啻是“暖心重聚”。他有幸再度沐浴在威尼斯、布鲁塞尔、巴黎等地的美景和友谊中。当他们一家人怀着重返欧陆的初战大捷心理、回归美国加州“爱巢”时，鲁宾斯坦夫妇又突发奇想——卖掉“卡蜜丽娜”，购进了一座占地5英亩的小庄园，位于毕佛利山的高塔路上。新居住佳木葱茏，浓荫匝地，巨石环抱，鸟语喧歌。有这么一幢美仑美奂的小山庄，鲁宾斯坦夫妇理所当然地挤进了好莱坞的“富裕人家”之列了。他们在这所新居里又度住了近七年的美妙时光。

鲁宾斯坦一家在高塔路度过的那几年，简直是如梦似幻的甜蜜岁月。在怆然怀故旧、悲咽人亦非的时节，鲁宾斯坦的事业已如日中天。孩子们都在幸福地成长，室内收藏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善本书和在巴黎业已绝迹的印象派名画。大客厅里摆设了两架精美绝伦的史丹卫大钢琴。鲁宾斯坦决心在家里演习琴技，不断拓宽自己上演的曲目，添加了不少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肖邦、

舒曼、舒伯特和勃拉姆斯等大师的钢琴曲，在弹奏技巧上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夫。

战后时期，鲁宾斯坦除了一如既往，马不停蹄地周游全球举行演奏、给听众以更大更美的艺术享受外，还在认真地撰写他的自传上集《我的青春岁月》，间或在欧美各地的几家唱片公司忙着大量灌制唱片。

60年代初期，鲁宾斯坦接受了耶鲁大学等九所名牌学府颁赠的荣誉博士学位。

1971年，是鲁宾斯坦美好记忆的一年。那年殊荣接踵而至：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首脑纷纷颁赠给他以国家最高荣誉勋章。此外，他也荣膺法国美术研究院的外籍院士称号。而从1955年起，鲁宾斯坦已重整了巴黎旧居，将住所粉刷一新。此后，他的生活便均分在大西洋两岸了。

1973年1月，鲁宾斯坦的自传上集《我的青春岁月》脱稿付梓，向读者正式披露了他“那浅薄而真实的奋斗，错误和荒唐的经历，以及奇迹般的美妙欢乐的青春岁月”。

《我的青春岁月》一书出版后，畅销全球，人们普遍反映良好。仅极少数乐评人士颇有微词，他们认为书中缺少对音乐的独特阐释。殊不知鲁宾斯坦在本书中所要描述的仅是他那充实、完美的一生。他认为：“音乐是与我生俱来的，是我的第六感觉。”除了音乐，鲁宾斯坦别无嗜好。他反复强调：“我没有嗜好，只有对书籍、绘画和旅游的热情，我对人生的各个层面始终深爱不移。但音乐与这一切都毫不相干，它本来就存在于我的体内。”

耄耋之年的鲁宾斯坦在各方的恳请和敦促下，尽管视力急速恶化，但仍然凭借自己那超强的记忆力，在英国小姐安娜蓓拉·怀斯登的协助下，开始了下半生自传《我更多的岁月》的口授录写。经过近六年的不懈努力，《我更多的岁月》终于在1980年脱稿付梓。其时业已退休息演且双目几近失明的鲁宾斯坦已是93岁高龄了。

1982年，这位誉满全球的鲁宾斯坦，这位一贯“热爱生活和音乐”的钢琴演奏大师，在创造了毕生的辉煌与绚丽之后，终于在钢琴的旁边安详地离开了这可爱的世界……

舒曼（1810—1856），德国作曲家兼音乐评论家。

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作曲家。

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作曲家。

总 序

郭锷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X=素质。素质=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钷、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的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鲁宾斯坦

第一章 音乐神童

1 璞玉出土

1887年1月28日，在罗兹市的一个极普通的家庭里，响起了声声洪亮的儿啼，一个小生命诞生了。这个婴儿被取名为鲁宾斯坦，他日后誉满全球，毕生充满了浪漫和传奇的色彩。

19世纪中叶，罗兹市虽然是波兰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的纺织业中心，但却在沙皇俄国尼古拉一世的严密统治下。随着毛纺工业的勃起，罗兹市在拥有全俄和亚洲的大部分市场后，又迅速崛起，发展成为沙俄帝国中仅次于莫斯科的第二大工业新城。罗兹四周的农民纷纷涌入市区的大小工厂，波兰境内的犹太人也不甘落后，大批涌入这个新兴的工业大都谋生计，圆淘金梦。

鲁宾斯坦的外公海曼也是蜂拥而来罗兹市谋生计的人之一。他由于独善经营，生意红火，家庭生活过得十分美满，养了一大群儿女——八男两女。鲁宾斯坦的母亲排行第一，贤惠文雅，明艳照人，识大体，明事理，深受家人的尊敬。

鲁宾斯坦的父亲来自波兰北部的小城，父亲童年就失去了父母，他们在1863年的波兰革命中于同一天双双死在沙俄的无情炮弹下。后来这个孤儿在亲友的扶养下长大成人，也随着淘金人流来罗兹市碰运气。他和海曼的长女结婚后，又开办了一家小型手工织布厂，日子过得挺好。他们很快地生下了一大帮儿女——三男三女。8年之后，父亲已年过40，母亲又生下了最后一胎，即后来誉满全球的鲁宾斯坦。

86年之后，这位功成名就的大音乐家在回忆自己“大摇大摆地跨入这泪如泉涌的人世”的时候，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我这条小命是姨妈莎罗蜜娅救出来的。”他不无诙谐地继续写道：“我是家里的最小儿子，相隔八年之后，母亲才生下我这个第七胎。父母当时很不想生我，要是没有莎罗蜜娅姨妈的苦苦劝说，我也许就能避免投身于这场痛苦深渊的大劫难。”

在鲁宾斯坦的印象中，母亲温婉娴淑，善良柔顺；父亲执著公正，对宗教极为虔诚。父亲长得虽不十分英俊，但却有一股子魅力。他不大会经商，惟一的嗜好是读书，而且过目成诵，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多年之后，鲁宾斯坦在他的自传上集《我的青春岁月》的序言中不无自豪地写道：“幸运的是，我天生就有一种超凡的记忆力，所以我几乎能把我那漫长的一生经历逐日追忆起来。”

鲁宾斯坦的父亲知识渊博，他曾在希伯来学府研习犹太法典。为了透彻理解各个大哲学家的学说，父亲一度对知识强烈渴求，学好了法文和德文，手不释卷，废寝忘食。这一切，对鲁宾斯坦日后成材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鲁宾斯坦一家11口人（包括海曼夫妇）居住在罗兹市区的一幢公寓的二楼，楼的半边住着鲁宾斯坦一家9口人，另一半让给了外公外婆。鲁宾斯坦的母亲是一位正统犹太女性，恪守家族传统：每周星期五，大群孩子都要守在族长周围，庄严肃穆地过好每周一次圣日——安息日。

幼儿时期的鲁宾斯坦就有天赋异禀，平日对音响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每天凌晨，千百家工厂拉响的呜呜汽笛声，长歌善舞的吉卜赛人的乐器弹奏和悦耳歌喉，小贩子兜售衣物、瓜果等的声声吆喝，——这一切一切的喧嚣，在鲁宾斯坦听来都像是一曲曲奇妙的交响乐曲。他喜欢学大人说话，不时还唧呀唱一阵，什么声音都爱去模仿，就像鹦鹉学舌似的，逗得一家老小无不捧腹大笑或赞叹喝彩。大家都爱逗他乐，都喜欢教他唱歌，幼儿也就跟着学，而且学得很认真、很开心。小小年纪的鲁宾斯坦还有循声识人和隔墙辨音的本能，叫人觉得好怪好怪的。

多年之后，鲁宾斯坦还跟他的朋友们谈起他儿时的一些有趣故事。例如每当他想吃一种当地产的薄饼干时，他便会信口哼出某一动人的小调。又如露西娅阿姨给他蛋糕吃，他也会用特定的歌声来表达感激的心意。

是的，罗兹市当真出了一名童星。

2 精雕细刻

小鲁宾斯坦唧呀学语、鹦鹉学舌的能力很强，这使得全家人大感意外，纷纷揣测这孩子未来会有很大发展的。大家都在潜心思考，如何帮助这棵异苗茁壮成长。

两年后的一天，机会来了。

原来母亲为自己的长女嘉薇格和次女海勒合买了一架竖琴，供她们弹练，便于婚前多一份艺术素养。那时嘉薇格已许配给了毛利塞·岚道，一个颇有经营头脑的年轻羊毛商人。作为小弟弟的鲁宾斯坦，见到这架庞然大物，顿时高兴极了。他似乎一见如故，抚摸弹唱，始终围着这架大竖琴转悠，大客厅也就成了孩子们最爱玩的地方了。谁都不能把他撵走，否则他就会大哭大叫个不停，不肯罢休。

家里请来教嘉薇格弹练竖琴的，是一位肥肥胖胖的中年妇女，名叫齐珍斯卡夫人。大姐练琴时，小弟弟都会在她的身旁陪伴着，而且听得十分认真，全神贯注。齐珍斯卡夫人倒成了鲁宾斯坦的第一位钢琴启蒙教师了。耳濡目染，朝夕演练，他开始熟悉了每个琴键的名称。有时小鲁宾斯坦背朝钢琴，也能听出各条弦键的名称来，甚至准确无误；即便是最走调的音阶，他也分辨得出。至于键盘的复杂性质，小鲁宾斯坦都能一一辨识，玩得特别熟练。一支新曲子，他只要听过一遍，准能弹奏出来，起先当然是用的单手，后来就发展到双手齐奏了。有时候，小鲁宾斯坦能顶替大姐，跟齐珍斯卡夫人四手联弹一些曲子，甚至还能边弹边腾出手来及时翻揭乐谱，而且动作优雅，很像是个老练的行家。

鲁宾斯坦年龄幼小，就有这样的超常智力的表现，的确使全家人惊讶不已。因为全家老少，包括海曼那庞大家族中的老老少少，都缺乏必要的音乐素养。父亲在一旁细细观察，确认自己的小儿子具有音乐禀赋。他为了帮助孩子尽快在艺术路上腾飞，赶忙给他买了一个简陋的小提琴。父亲一厢情愿地认为，小提琴比钢琴显得优雅，音乐和美，携带方便，又极易入门。不少有天分的儿童短期内便成为小有名气的小提琴手，这在父亲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料小鲁宾斯坦一点也不喜欢小提琴，甚至把它丢在地上，摔了个粉碎。他向往着弹奏多音与和声乐曲，不喜爱小不点儿的小提琴，觉得这种乐器的音响低弱，而且容易走调，又离不开伴奏。

小鲁宾斯坦长到三岁半时，他在钢琴方向的禀赋就显得更加突出了。璞

玉须得雕琢才能成宝；神童也须要后天的精心培养。就在这节骨眼上，姑父楠山·傅尔曼及时伸出了热情的手。他精通德文，而且跟柏林皇家音乐学院院长、著名小提琴家约瑟夫·约克琴教授交情不坏。为了找个名师指点，楠山姑父特地给约克琴教授去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小鲁宾斯坦的艺术天赋，恳请他协助培养或提供相关建议。约克琴教授作了积极的回应，指出在孩子六岁以前，最好不要急于拜师，只要请个好一点的老师引导入门，也就可以了。不过，院长在信尾却带上了一笔：“如果可能，带孩子来一下柏林，我将很高兴接见他。”这一句话，给小鲁宾斯坦一家人带来了莫大的希望。可怜天下父母心！

正好这时大姐的婚期已定，父母也决定去一趟德国首都，为长女准备好嫁妆。这样一来，他们便急匆匆地带着小儿子上路了。

跨过俄德两国边界后，他们到达了柏林。一行三人便投宿在莎罗蜜娅姨妈的家里。

一天早晨，母亲和大姐领着小鲁宾斯坦去柏林皇家音乐学院，在一间教室里见到了约克琴教授。院长大约60来岁，身材高大，一头白发，满脸尽是浓密的络腮胡子和两挂粗硬的浓眉。他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厚重粗犷，鲁宾斯坦听了倒有几分害怕。但当大师用慈祥、温暖的眼神望着他时，他又觉得像外公似的亲切，心中的疑惧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教授在认真听取了母女俩的详细介绍后，提出要亲自检验一下。

只见大师靠坐在钢琴旁，先弹奏了一些繁杂的弦音，要孩子当时指出它的音符。接着他又检测了幼童的辨音能力。最后大师哼了一段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要小鲁宾斯坦把该段美妙的第二主旋律重弹一遍给他听，还要幼童在找到正确的合音之后，再把这段旋律转换成另一音调弹出来。

四岁幼儿的这些天才表演，显然使教授大为满意。他把孩子从地上轻轻抱起，甜甜地吻了一下他的小脸蛋，又塞给了一大块巧克力糖，然后笑吟吟地对母女俩说：“这孩子前程远大。他的确很有天赋，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音乐家的。当前要注意不要给他强行灌输音乐，只让他听一些优秀歌曲就得了。等到时机成熟、可以正规学习音乐时，你们再把他带来，我将提供帮助，促他成长。”

母女对大师的指点千恩万谢。他们告别了约克琴，兴冲冲地回返了住所。两周之后，他们一行三人回到了罗兹市，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大家庭的成员听说小鲁宾斯坦“前途远大”，都为他高兴不已。整个罗兹人都为约克琴教授的热情赞语而深感自豪，地方媒体更是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了一番。

罗兹市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音乐晚会，并引来一阵阵的轰动效应。

一天，荷兰指挥家裘力亚·柯华斯特率领了一个小型交响乐团来罗兹作访问演出。小小年纪的鲁宾斯坦也跟随父母观看了那场演出，他对乐团演奏格里格《培尔·金特》中的第一组曲很感兴趣，当即熟记在心。散场回家，他当着全家人的面把该组曲全部正确无误地弹奏出来，着实叫一家老小惊叹不已。

平时在家中团聚时，小鲁宾斯坦喜爱在众人面前露一手，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用弹钢琴来个即兴表演。其中最精彩的节目，是摹拟外婆与厨娘的斗嘴扯皮——先用低音颤声行板表现风暴来临的序曲，接着用绵绵渐强音弹出

了两种嗓门的争辩，最后来一阵突发性和音，将这一幕闹剧推上了最高潮。

一天，父母特邀柯华斯特先生来家里作客，还请他听了小鲁宾斯坦的弹奏。这位荷兰指挥家在告别离去时，建议热心的家长正式延师培训这位小天才。

父母给小儿子请的头一位钢琴教师是鲍罗斯嘉太太。可惜她教法古板，要求不切实际，结果试教失败。

父母请来的第二位钢琴老师叫阿道夫·浦瑞琪纳先生。这人一脸痘疮，长相很差，声音怪异，但他要求严格，教法正确。在浦瑞琪纳先生的启导下，小鲁宾斯坦在短短时期内就有了显著的进步，学会了弹奏莫扎特、巴赫、蒙特威尔地的曲子。

1894年的一天，一个机关委员会决定举办一次以筹募慈善基金为主旨的音乐会。他们找到了小鲁宾斯坦的父母，特邀他们的8岁幼儿参加表演。在征得钢琴教师浦瑞琪纳先生的同意后，全家人火速行动起来，为孩子初试身手做好了各种准备。

1894年12月4日，是鲁宾斯坦平生第一次登台表演日。那天一早，全家人都带着兴奋而又紧张的心情忙这忙那，给孩子着实打扮了一番，给他穿上了一袭端庄的黑天鹅绒小礼服，胸前镶嵌一道白绸子花边，显得雍容华贵，俨然小绅士气派。音乐会开始，先由一位年轻小姐拉了一首蒙特威尔地的小提琴协奏曲，一名男歌星接着唱了几支歌曲，接下去便轮到小鲁宾斯坦登台表演了。

他先弹了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接着便奏起了舒伯特和蒙特威尔地的几首短曲。这次演奏的效果很好，多次响起听众的热情掌声。观众席上端坐着罗兹市的犹太人和德国的乐迷们，以及小演员一家的亲朋好友。

这次音乐会落幕两周后，小鲁宾斯坦被送入俄国人办的学校念书。他对那些死记硬背的机械教法感到十分厌烦，加上外公海曼的去世，他显得无精打采，情绪低落。浦瑞琪纳老师经常埋怨他的学生练琴不用功，心不在焉，只喜欢看书。孩子的这种颓废表现，引起了父母的焦虑不安。他们决定把爱子送到华沙试试运气。

一天早上，母亲带着小鲁宾斯坦乘坐火车，到达波兰的第一个大城市——华沙，住进了一个富丽堂皇而又古色古香的安哥拉特大饭店。大饭店附近是贵族们的宏丽私邸和古老的皇家城堡，波兰王奥古斯特建造的著名萨松花园也坐落在大饭店的近旁。

根据预约，母亲带着小儿子去拜会华沙音乐学院的首席教授、大钢琴家亚历山大·米可罗斯基。米可罗斯基教授在听完小鲁宾斯坦试弹几首钢琴曲后，说了一些热情鼓励的话。不过他认为孩子年纪太小，不能接收为弟子，一年之后他将乐意再听听他的琴艺。为了不使母子过于失望，教授建议他们去找一找罗赛琪先生，还说这位先生出版了一些钢琴练习曲谱。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

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

蒙特威尔地（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

19世纪末叶，波兰国土被沙皇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瓜分了一大部分。在俄国统治罗兹期间，该市没有波兰学校，儿童被迫进入俄国人办的学校。

1812年，法王拿破仑一世远征俄国时曾在这家大饭店住过一宿。

母亲无奈，知道米可罗斯基教授已把教学的大门关死，不得不带着孩子去找罗赛琪碰碰运气了。罗赛琪倒是门槛不高，乐意接收小鲁宾斯坦为弟子，甚至不要他试弹。他满口答应，说：“有我那名牌同事的推荐，也就够了。”母亲听了大喜。她把爱子托付给华沙的一位亲戚照顾，便在千叮咛万嘱咐的声中依依惜别，径自回了罗兹老家。

这位托管的亲戚葛拉斯太太原来是一位寡妇，跟小女儿依莎贝拉相依为命。她们母女俩住在一栋老宅子中院的三楼。葛拉斯太太给小鲁宾斯坦分住的小屋又阴暗又窄小，她又租了一架竖琴，强行塞进小客人的居室。这间小屋就显得更是没有活动余地了。好在这位寡妇家里有不少的藏书，其中许多书都是阐述波兰历史的“禁书”。小鲁宾斯坦这下可高兴了，他把这些书都一一看完。波兰作家亨利·显克微支的《汉妮亚》一书，逗起了孩子的灵感，他看过后随即将它谱写成一出歌剧。

罗赛琪教授头一天上课，便显得懒懒散散。他吩咐小鲁宾斯坦弹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听着听着，他竟然被琴声催入了梦乡，直到孩子弹完最后一个音阶，他才猛然惊醒，打了个呵欠，嘴里咕哝了几句听不太真切的话。接着罗赛琪又吩咐小鲁宾斯坦去买几本他出版的钢琴练习曲谱，拿回家去每天好好儿练习三个小时。说完，他便打发弟子走了。

随后上的几堂课，也都千篇一律，索然无味，罗赛琪先生照旧睡他的大觉。而每一次到他家去上课前，葛拉斯太太都要交给小鲁宾斯坦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给老师的当天学费。有一次，他去上课时忘了带钱，结果被罗赛琪的儿子鲁德密尔拒之于门外，不让进屋，害得小鲁宾斯坦坐在老师的家门口痛哭了好一阵。后来他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把老师上课爱睡大觉和吃闭门羹的受尽侮辱的事，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给了家里。鲁宾斯坦很有骨气，而且是恩怨分明的。多年之后，他名声鹊起，鲁德密尔也成了著名的作曲家。不过，鲁宾斯坦硬是没有演奏过当年把他拒之门外的这位鲁德密尔所创作的曲子。这当然是后话了。

且说母亲看罢小儿子寄来的信后，急忙赶来华沙接他回家。离开华沙前，这位崇高的母亲还特地去罗赛琪教授家告别。教授倒是对她抱怨了不少，说什么孩子上课不用心啦，他深感失望啦，这样的学生前途渺茫啦，等等。一席话把母亲说得垂头丧气，连连叹息。母子俩就这样灰溜溜地乘火车返回了罗兹老家。

这时，父亲的手摇纺织工厂在机械化的大纺织厂的冲击下，已经宣告倒闭。他把住房和工厂等家产都变卖一空，偿清了债务，从此贫困潦倒，厄运连连。鲁宾斯坦的父亲被迫在楠山·傅尔曼家借住，屈身在他的工厂里当一名会计。每天除看看书外，变得沉默寡言。鲁宾斯坦的母亲也在一年之内变得苍老了许多。繁重的家务又加剧了她那慢性支气管炎，终日咳个不停。这一对苦难相伴的夫妻虽然痛感家道中落，但对长到10岁的小儿子的教育依然抓得很紧，不敢有丝毫放松。他们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把小鲁宾斯坦送到柏林学艺。

3 柏林起步

几天之后，小鲁宾斯坦便跟随母亲到了柏林。母子俩寄住在姨妈莎罗蜜娅家，这位姨妈和姨父赛格佛瑞共生育了四个子女。

柏林，原先是一个小王国的京城，到 1871 年即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首都。1900 年，柏林市在文化艺术生活的品味上已经大大提高，拥有不少的一流戏院、歌剧院和专门上演古典戏剧的皇家剧院，还有一批优秀的歌唱家和名演员，经常举行音乐会和演奏会。

母亲领着爱子上门拜访了柏林著名的钢琴教授和钢琴演奏家霍夫曼父子，还给他们一一试弹过。由于这些人收费高，负担不起，母亲最后决定再去走访约克琴院长。这一回院长照旧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母子俩，显得和蔼可亲。他用自己特有的浑厚、柔曼的男低音对孩子说道：“请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给我听，好吗？”小鲁宾斯坦欣然应命，弹了一首 A 小调回旋曲。教授听了微微笑，又点点头，他随后出去，拿来一块高级巧克力。接着，教授又请母亲去另一间房里单独谈话。母亲出来时喜形于色，甚至高兴得淌下了泪水。原来这位院长决定亲自指导小鲁宾斯坦的文化与音乐教育工作。

几天之后，约克琴院长正式通知母亲，说他已经组织了一个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四人基金会，凑足了培养“小天才钢琴家”的大部分经费。基金会的其他成员是业余大提琴家劳勃·孟德尔松、银行家劳勃·华绍尔和退休商人马丁·李威。李威爱好谱写弦乐四重奏曲子，还经常举行宴会，参加宴会的多系普鲁士封建王国的名门望族和柏林的外交界人士。小鲁宾斯坦也经常受邀去为他的贵宾们献奏。

约克琴教授并不富有，他纯粹是出于培养人才的道义责任而慷慨解囊的。他订了一项规章，要求母亲不把天才幼儿当成一棵摇钱树，指出在孩子艺事成熟之前，必须完成正规教育。母亲对院长的嘱咐自然是千恩万谢，满口答应了。

经约克琴院长的推荐，皇家音乐学院的高级钢琴教授亨利克·巴斯同意接收小鲁宾斯坦为学生，而且不取分文报酬。此外，巴斯教授还主动承担有关培养学童经费的处理事宜。

两位教授跟母亲反复协商，最后取得了共识：不送孩子进正规中学念书，就在家请老师补习普通中学的课程，学生必须参加每年一度的中学同等学力考试，食宿则租用普通民宅。

母亲在把爱子的学习、生活都安排好后，便高高兴兴地回罗兹家里去了。从此，小鲁宾斯坦便开始了独立生活，“小天才钢琴家”也就在柏林正式起步，此时，时间是 1898 年，他才 11 岁。

师生达成如下协议：

在音乐教育方面，亨利克·巴斯先生亲自执教，每周授课两次，每次不超过一个半小时，地点是在教授家里。此外，小鲁宾斯坦还得跟巴斯的学生、西班牙人米奎尔·柯隆智学习大学音乐系的预备课程。经由约克琴院长出面协调，小鲁宾斯坦又获准在该院选修音乐理论、合声和乐器合奏等课程，有时还在约克琴教授主讲的小提琴课上协助伴奏。这就为他进入小提琴的知识领域提供了机会。

在文化教育方面，聘请了席尔多·奥特曼先生主讲全部中学课程，规定每天上课两个小时。

奥特曼先生 40 岁上下，身材魁伟，一头典型的德式短发，国字脸，眼里闪射出智慧的光芒，高挺的鼻梁上架一块钢丝夹鼻镜片，透露出满腹珠玑而又慈善温爱的长者形象。小鲁宾斯坦一见就喜欢上了他。在幼小的心目中，这位家庭教师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好人”。

奥斯曼先生主讲的全部中学课程是：德国历史、地理、拉丁文，还有令孩子深感头痛的数学。他讲起这些课来往妙趣横生，深入浅出，极易理解，经久不忘。他巧妙地将小鲁宾斯坦的眼界循序渐进地边开拓边引导至生活中不断变化着的美景，深入发掘人生那辉煌壮丽的本质，并极力培养孩子勇敢地面对纷争不断的复杂人世。

在上历史课时，奥特曼先生扬弃了枯燥的书本，引领孩子经历了人类各个世纪的长廊，为他揭示人性的弱点对当代所产生的后遗症，同时鞭挞了人类对权势的贪婪与交往的险诈。

在讲授哲学课时，奥特曼先生为这个天才少年开启了理性的心扉，展示了人类的伟大哲学家们从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康德和叔本华等的卓越成就。师生采用讨论式教学，潜心研读了尼采的《苏路支语录》。小鲁宾斯坦十分欣赏他那优美的散文体。他对尼采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深为赞许，认为作者在书中精辟地阐述了音乐与其他艺术的差别。

在研读文学课时，奥特曼先生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参观人类的文学殿堂，让他去熟悉并品评歌德、海涅、克莱斯特、巴尔扎克、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年方11的小鲁宾斯坦被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所深深打动，心灵的视野大大开阔。

不过，上起数学课时，这个“乐坛神童”便提不起精神，甚至会无端烦恼。小鲁宾斯坦常常不解地问道：“你为什么还要我来求证这些伟大的原理？我都完全信服了。”考问急了，他就会大声抗议：“你很了解，我即便对高深数学一窍不通，也阻挡不了我未来理想的实现呀！”经过几个回合的激烈交锋后，奥特曼博士在征得巴斯教授的同意，停止了上数学课了。

小鲁宾斯坦无限崇敬执教自己中学课程的奥特曼老师。是他，开启了这位异乡少年的智慧心扉，提供了妙绝的思想启蒙；是他，让这位热爱自己祖国的波兰少年出席了柏林的各种各样学术讲座和高智商集会。在奥特曼执教的4年期间，小鲁宾斯坦聆听了众多的文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精辟论述和生动演说。他们都为这位未来的钢琴演奏家灌输了各种学说的精髓，教会了他“如何思维”。他把这一切都视为“天赐洪恩”。

一天早晨，奥特曼先生递给学生一张入场券，是葛哈德·霍普特曼的新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

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

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剧作家。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作家。

莫泊桑（1850—1893），法国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果戈理（1809—1852）、托尔斯泰（1828—1910），均为俄国作家。

葛哈德·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首演入场券。那天上演的新剧是《露丝·伯恩德》，在柏林引起了轰动，人人都以争睹为快。观众席上名流满座，舞台上演员的演技无懈可击。小鲁宾斯坦看了这场新剧后，一时眼界大开。散场后走出剧院时，小鲁宾斯坦却发现奥特曼先生伫立街头守候着他，还要他转告当晚的演出经过。孩子事后才了解到，原来奥特曼先生当天只买得起这一张票，但他情愿自己不看不听，也要让弟子去大饱眼福和耳福。

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观看名剧演出，都极大地启发了少年的心智，逗起了他对知识的渴望。这样，小鲁宾斯坦便把大量的心思，都投入到了奥特曼的魔方世界中，同时把德、俄、英、法、意大利和波兰的文学作品都用原文一一啃完。这就必然影响到正常的音乐教育，少年虽然每周两次上巴斯先生的钢琴课，但已是精力不集中，心不在焉了。巴斯一怒之下，辞退了奥特曼，理由是他的能力有限，而且剥夺了少年的正规练琴时间，影响很坏。小鲁宾斯坦被迫与恩师挥泪话别，心里极不痛快。

巴斯教授看上去有 60 开外，他高大肥胖，须发斑白，鼻梁上架一副金边眼镜，隐隐露出那不容冒犯的威严，令人望而生畏。但他乐业敬业，对鲁宾斯坦那份弹琴天赋，倒是激赏有加。他那张忧郁、严峻的脸上，偶尔也会露出一瞬温馨的眼神和一丝孩子般的虚怯微笑，尤其是当爱徒弹奏精彩的时候。可是，如果鲁宾斯坦没有备好课就冒冒失失地上他的课，那准会挨一顿训的。他每弹错一个音符，巴斯教授的短髭就会翘高分，等到翘得上齿咬着下唇时，那就要大发雷霆了：双脚跳起，一顿臭骂，拳头砸得琴盖砰砰响，然后跑出房去。稍等一会儿，待心气平和了，他又会悄悄地回来，扳起一副脸，挥手打发小鲁宾斯坦回家了事。

另一位音乐辅导老师米奎尔·柯隆智的教学风格就大不一样了。他才 30 出头，眸子湛蓝湛蓝的，常常流淌出一泓爱波。他弹奏古典音乐时，绝对没有习见的那种刻意夸饰“感情深度”的忧郁表情，尽管那种表情是德国音乐界所推崇的，也是乐评家们所最为欣赏的。音乐，在柯隆智看来纯粹是一种娱乐，他也乐意与被辅导的学生一道分享。有时，他们师徒俩会兴致勃勃地合奏一曲四手联弹的舒曼交响曲或贝多芬四重奏，而且一边弹琴一边口嚼随身携带的巧克力。最后的压轴曲常常是柯隆智独自弹奏某一西班牙的流行乐曲。这种教法，才使少年鲁宾斯坦感到“十分过瘾”。

可惜这样的好景不能常在。巴斯教授认为这个西班牙约卡岛人的行为出格，也不甘心师徒的关系过于亲密，便找了个借口把柯隆智辞退，换上了一位老处女克拉若·韩柏小姐来补缺。韩柏小姐也曾经是巴斯教授的得意门徒，她遵照严师训导，多方限制鲁宾斯坦的活动，告诫他只能踏踏实实地认真学习，练好那些刻板要命的音阶，“忘掉在弹琴中寻找无谓的快乐”。

巴斯教授的教法就更是严苛古板了，他要求小鲁宾斯坦练习的，都是一些老掉了牙的曲子。这些曲子多半是巴斯年轻时流行的，如今早已老朽不堪，逗不起孩子练习的胃口。在上钢琴课时，巴斯通常要孩子练习蒙特威尔地或舒曼早期并不那么走俏的曲子。作为妥协，接着便教弹一首贝多芬的浅易奏鸣曲；熬到最后，他才准许弹一首巴赫那美妙绝伦的前奏曲和遁走曲。所以对小鲁宾斯坦来说，这种练琴生涯太枯燥乏味，委实愁煞人！

小鲁宾斯坦在柏林的生活始终是紧张而有节奏的。1898 年和 1899 年的

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主要代表。

夏天，他曾经小别柏林，回罗兹老家度过了两次短暂的假期。全家人见到这个远方游子琴艺进步，身体健康，全家欢天喜地，大搞起庆祝来。父母亲为爱子做了一大堆爱吃的食物，为的是给他补一补身。日子过得特别快，短暂的假期已告结束，小鲁宾斯坦又在一片泪水和祝福声中，被送回了柏林。

从1900年起，小鲁宾斯坦便被剥夺了暑假回罗兹探亲的权利，巴斯教授利用这短暂的假期来强化少年弟子的演奏能力，每天师徒一起练习所有能找到的双琴合奏钢琴曲。当时小鲁宾斯坦满心的不快。多年之后，他才感悟过来，才认识到这位乐坛导师“损己利徒”的高风亮节，为培养自己成材牺牲了个人休息，耗尽了心血。

打这时起，巴斯教授也变得通融了许多。作为习艺的监护人，他不仅对少年弟子更加友善，练完琴后还经常留下小鲁宾斯坦共进午餐，而且在教学中进行了一些必要改革：针对这孩子不愿学数学的实际情况，决定放弃了中学同等学历的鉴定考试；同时采纳约克琴院长的建议，改授法文和英文，分别由巴斯和奥特曼主讲，每周各为两次。多年之后，鲁宾斯坦深感这种教学改革很有必要，因为语言是钢琴演奏家必须掌握好的最重要手段，改革体现了巴斯教授在教学上的远见卓识。

尽管教学上作了必要的调整，但总的说来，师徒关系仍在不可避免地继续恶化。教方依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学方则对那些自认为毫无价值或一心厌弃的乐谱愈来愈难以适应。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小鲁宾斯坦或许偏爱它的第一乐章，对第二乐章就不甚欣赏。如同他那第九十号作品奏鸣曲中，开首的乐章优美流畅，且令人充满期望；而第二乐章就使少年琴手大为失望；过于重复的回旋曲式，使第一乐章的功力大为削弱。除一些练习曲外，巴斯先生不愿教授肖邦的其余作品，而选出的那些练习曲，最多也只是学习指法，而毫无艺术价值。巴斯不喜欢巴赫的作品。6年学习期间，小鲁宾斯坦只学过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中的三段前奏曲和遁走曲，以及李斯特改编的伟大G小调幻想曲与遁走曲。巴斯先生指导小鲁宾斯坦反复不停地弹练一大堆蒙特威尔地、舒曼与舒伯特等作曲大师的次要作品，对他们真正伟大的作品却从不教孩子弹练。此外，巴斯先生强使弟子练习的曲谱，都不是演奏会节目中用得上的，因为它们不是太冗长，就是像舒曼的《大卫同盟》那样，显得结尾过于悲怆，要不就是老掉了牙，感人效果极差。这种做法，最使小鲁宾斯坦难以容忍了，最终导致了反抗。

一天，巴斯先生又指令小鲁宾斯坦练习阿道夫·万·亨赛尔特的一部冗长而又艰涩的仿肖邦协奏曲，作曲家显然又没有肖邦那样的艺术才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下小鲁宾斯坦忍无可忍，而巴斯先生又毫不退让。学生勃然怒起，把乐谱撕了个粉碎。老师猛然一惊，只好对“反抗”作出了妥协。

小鲁宾斯坦最爱练习一切美妙乐曲，不管它们是交响乐，还是歌剧，或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曲子。可是，巴斯先生却一味压抑学生所勃发出来的这种艺术冲动。例如匈牙利指挥家尼基希让小鲁宾斯坦欣赏了理查·施特劳斯的《狄尔开玩笑》、《死亡与变容》等。他觉得这些作品很新奇，必欲弹练而后快。但是，这些作品在巴斯教授的眼里全都是劣质音乐，被斥为异端邪

李斯特·弗兰兹（1811—1886），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理查·施特劳斯（1864—1949），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曲。他认为音乐到了勃拉姆斯时期即已成为绝响，认为瓦格纳 的音乐纯粹是“反基督的魔鬼音乐”。他的歌剧，小鲁宾斯坦只能背着巴斯先生独自偷偷欣赏。同样，这位童星对乐理与和声课程也深感失望。巴斯教授永无休止地要他练习轮唱曲和其他腻味的练习曲，而从来没有鼓励他下功夫弹练较为艰深的一些曲子。

尽管在音乐教学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弊端、不满和失望，但小鲁宾斯坦却始终是在良师益友的教导下健康、稳步地成长着。

柏林，童星从这里起步；

柏林，也是世界级钢琴大师鲁宾斯坦打下深厚艺术根底的地方。

4 天生我才

是时候了，得让雏鹰展翅试飞了！

这时，巴斯教授和约克琴院长决定给爱徒安排一次公开演奏的机会。院长计划在皇家音乐学院大礼堂举办一次专场音乐会，由小鲁宾斯坦演奏莫扎特的 A 大调协奏曲，约克琴教授亲自出任指挥。与此相协调的是，巴斯教授则计划在波茨坦 的一次交响乐演奏会上，让小鲁宾斯坦演奏同样的节目，由孩子的和声学教授柯隆肯夫出任指挥。

一个寒冬的夜晚，巴斯教授亲自陪伴小鲁宾斯坦乘坐火车前往波茨坦。在一个小时的旅途中，这位严师像拳击教练似地反复教导，给孩子临阵磨枪：

“你一登上台，就要先向台下观众深鞠一躬，再向乐团微一点头。接着摆正钢琴的坐凳，掌握好自己的姿势。切莫去看台下，要全神贯注在自己要弹的曲子上，然后再示意指挥，你已经做好了演奏的准备了。”

巴斯教授犹嫌不足，又补充了几句：

“你可要留意自己的踏瓣节奏，千万别扮鬼脸。弹奏时，嘴里不要跟着哼，绝对不要变换指法，那样就可能会捅漏子的……”

不料好心办了坏事。巴斯教授的一席说教，反倒说得小鲁宾斯坦内心惶惶不安。孩子毕竟是初次登台，毫无经验。

但是，这次演奏的结果却大出意外。先是观众见健步登台的，竟然是一位可爱的美貌少年，一副童稚的模样，登时便响起了一阵轰动的掌声。在全场的热情鼓励下，小鲁宾斯坦切实履行了巴斯教授的嘱咐，协奏曲的演出成绩不坏，只略嫌干涩，而且有很强的学院气息。

钢琴弹奏完毕，台下欢声雷动，高呼再来一曲。巴斯本来心情紧张，像一根绷紧了弦。直到这时，他总算把一颗悬着的心落定了，欣喜之余，立即示意爱徒再弹一曲《双重奏》，是蒙特威尔地所作的一首无词歌曲。这时，小鲁宾斯坦也放松了神经，初奏告捷，不免有点儿志得意满，忘乎所以。他把恩师的告诫全然忘诸脑后，只顾信手弹去，边弹边向台下投去一个个飞瞥，满脸堆笑，脑子里胡思乱想，根本没去注意所弹的曲子。这下灾难降临了，他只骤感脑袋轰然一响，出现了一片空白，霎时连一个音符也记不起来了，惟一的知觉是那首曲子是降 A 调。小鲁宾斯坦这时虽然吓得一身冰凉，好在手指还管用，没有僵在空中，而是继续编弹。他镇定下来，按着 A 调随着编

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

波茨坦，德国城市，在柏林西南约 27 公里。14 世纪建市，曾为普鲁士王国的夏宫。

出了一个主题，与蒙特威尔地的原曲已是大相径庭。几个转调过后，小鲁宾斯坦又编了一个小调，作为对衬，又借题发挥了一阵，然后回到罗曼蒂克的降A调上。尾声用的是极细腻的琶音，用微弱音阶配以轻柔的踏瓣。

听众显然对这支曲子并不熟悉，还依旧报以一阵急骤的热烈掌声。孩子总算没有出洋相，没敢奢望会有鼓掌，更不敢面对听众谢幕了。他狼狈已极，战战兢兢地缩回到后台，准备听候老师训斥了。说来也怪，小鲁宾斯坦竟然不相信眼前的事实：只见巴斯先生不仅毫无怒气，反而眉飞色舞地朝他走来，紧握着他的手，双眼噙着泪花，大声欢叫：“好小子，够调皮的，可真是个天才！我怎么也要不出你这套鬼把戏来！”

两周之后，小鲁宾斯坦在皇家音乐学院的大礼堂里又重演了一场莫扎特的这首协奏曲，约克琴院长做伴导式指挥。通过上次在波茨坦音乐会的实践，这次小鲁宾斯坦就变得老练多了。他遵照巴斯教授的指导，严守音乐会上的操作程序，演奏时从容不迫，注入脉脉深情，结果十分成功。他们俩在向听众鞠躬致谢时，又迎来了一阵雷动的掌声。院长也一时高兴，竟当众拥抱了童星，亲吻了他的面颊。这次音乐会在孩子的心头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

通过这两次演奏会的激励，小鲁宾斯坦只觉得自己面前是一派掌声和喝彩，人生简直美极了。他从此勃发出一股勤学苦练的劲头，专心致志地上好课，力求使自己的琴艺更上一层楼，精益求精。

此后，音乐学院决定再为小鲁宾斯坦举办个人演奏会，由柏林交响乐团伴奏演出两首协奏曲，中间穿插几首独奏曲。这对刚起步的少年琴手来说，毕竟是十分吃力的。但他听了这一安排，反倒异常兴奋。也就在这时，小鲁宾斯坦发现了自己性格中的一大优点：只要干得出色，为众人看好，他就会好上加好，音乐会上是这样表现的，晚年的写书和唱片录制也是如此。

在连续多场成功的演奏会之后，小鲁宾斯坦更是打心底喊出：“没有比成功更美满、更快意的事了。”这时，他欣然发觉，巴斯教授的短髭也伏帖多了，脸上时不时地会漾起心满意足的笑靥。

在柏林学习期间，小鲁宾斯坦交游广泛，不仅开拓了视野，而且赢得了更多的良师益友，彼此沟通心灵，切磋琴艺，大大激发了这个远离家门的游子去顽强学习，力求上进，因而技艺日臻成熟，渐入佳境。

匈牙利人尼基希指挥下的柏林交响乐团，是小鲁宾斯坦广交朋友，切磋琴艺的中心。正是这个交响乐团，为他展示了丰富多彩、美妙难忘的音乐生活。而尼基希指挥演出的独奏家阵容，则更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听过英国钢琴家尤金·达贝尔演奏贝多芬第四号协奏曲，小鲁宾斯坦深感那份高洁与柔雅。

看罢意大利籍钢琴家费鲁西奥·布索尼那魔术般的弹奏技巧，小鲁宾斯坦认为他堪称具有世界水平的琴艺大师。正是这位布索尼，在弹奏巴赫的作曲时，手法超异，既能弹出风琴的宏厚，又能奏出大键琴的稳重，而且结合得最为理想，简直是水乳交融。布索尼在演奏李斯特的作品时，他的乐律和精练已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听来似比乐曲本身显得更为高大；布索尼在演奏李斯特的《铃》时，小鲁宾斯坦听得如醉如痴，屏息晕眩。不过，他在正面评价布索尼演奏的同时，也同时发现了这位大师演技的微疵；他在弹奏贝多芬最后的几首奏鸣曲，显得孤高傲世，在速度与节奏上也过于放任；他

费鲁西奥·布索尼（1866—1924），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其演奏以层次分明、音响浑厚见称。

在弹奏肖邦乐曲时，尽管技艺超凡，但却缺乏肖邦作品中最重要的那份温馨与柔媚。

比利时小提琴家尤金·易沙意在演奏时所表现的蓬勃朝气与所散发出来的美质感，几乎使小鲁宾斯坦着迷。易沙意后来也就成了他艺术上的长期盟友。

除了聆听尼基希的柏林交响乐团的演出外，作为恩师的小提琴家约克琴院长，始终是小鲁宾斯坦崇拜的偶像。这位年长的大师常常在自己的住所里组织著名的四重奏演练，总不忘带上自己的被赞助人。这样，小鲁宾斯坦就能亲聆大师的教诲，受益匪浅。

1900年12月的圣诞节前，约克琴院长为小鲁宾斯坦在贝多芬厅举行了一次正式演出。那次演奏的节目有莫扎特A大调钢琴协奏曲、舒曼的《蝴蝶》、肖邦的B小调夜曲与诙谐曲、圣—桑的《G小调钢琴协奏曲》。由于节目的安排与演奏者的心意不谋而合，所以他登台后便充分发挥了琴师的再创造能力，结果每一支乐曲均受到了激赏。当他弹完了最后一首圣—桑的曲子，由于他发挥了这首乐曲的锐势与典雅，突显了它的耀眼才华和精美旋律，所以观众席上的掌声经久不息。从此，这个少年钢琴家便荣膺“第一流战马”的雅号。当时整个音乐厅爆满，柏林市的音乐界名流几乎都在场。当这位“第一流战马”接连弹完第四首答谢曲之后，乐坛名流都一下子簇拥上台，热烈祝贺这位钢琴新秀。约克琴教授张开双臂，热情地抱起了孩子。

第二天的柏林报纸报道了小鲁宾斯坦在贝多芬厅的演奏盛况，他被媒体推崇为“一颗未来的新星”。乐评家们甚至宣称，小鲁宾斯坦是演奏莫扎特最理想的钢琴家，他“将会成为一位杰出的演奏大师”。

这样，小鲁宾斯坦便逐渐被公认为“约克琴的爱徒”，并被冠以“小天才鲁宾斯坦”的称号。柏林爱乐人士都对他产生了兴趣，纷纷邀请他到自己家里作客。其中有一位名叫威廉的银行家，他的妻子与小鲁宾斯坦是同乡，都来自罗兹。威廉夫妇经常邀请“小天才鲁宾斯坦”去他们家作客，参加各种类型的宴会，宴会之后还要请他弹几支曲子听听。这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是颇为流行的一种风尚。

在一次宴会上，小鲁宾斯坦认识了威廉夫人的妹妹洛泰·韩。这位韩夫人年轻貌美，钢琴的造诣很高。她有个13岁的大儿子寇特，是小鲁宾斯坦的同龄人。这个异乡游子便经常去韩夫人家参加每周一次的少年朗读会，题材以古典剧本为主。当时奥特曼先生也曾给予大力的支持，认为这种活动有益于少年身心健康的发展。韩夫人还经常带领这两个孩子去皇家剧院观赏名剧，给予了小鲁宾斯坦以慈母般的关爱。

韩夫人很喜欢弹奏室内乐。一天下午，她与人合作，弹了两首勃拉姆斯的钢琴四重奏，一首是A大调，另一首是C小调。小鲁宾斯坦在一旁听得很入神。待客人一走，韩夫人单独留下小鲁宾斯坦，专门为他弹了一些勃拉姆斯的钢琴小曲，从而使这个“小天才鲁宾斯坦”对勃拉姆斯的作曲增加了一份喜爱和更深层次的了解。

从那一天起，小鲁宾斯坦就迷上了勃拉姆斯的作品，不仅抓紧学习，而且大量购买勃拉姆斯乐谱，并向恩师益友索要这位可爱大师两手合弹的交响

卡密·圣—桑（1835—1921），法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其创作具有华丽、澄澈、均衡、洗练的特色。

乐曲乐谱、歌集或室内乐谱。奥特曼博士本来手头就不宽裕，也忍痛为自己的爱徒买了一些昂贵的乐谱，弄得境况十分窘迫。此外，小鲁宾斯坦还一再恳请音乐辅导老师韩柏小姐专门教弹勃拉姆斯四手联弹的交响乐曲。这种对勃氏的学习狂热，曾经使监护人和钢琴导师巴斯先生大表惊异。当孩子恳请他教弹D小调钢琴协奏曲第十五号作品时，巴斯吃惊得双目圆睁，大声嚷嚷：“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呀？你疯了吧，我的孩子？那支曲子也太难了，你怎么能学得好呢？”

但真理表明，狂热往往是成功的先导。一周之后，当小鲁宾斯坦弹出那首协奏曲给恩师听的时候，巴斯先生的脸上绽露出了惊讶的笑意，流泻出了内心的喜悦与欣慰。

第二章 独闯巴黎谋自立

1 艺海中的幸运儿

一次，小鲁宾斯坦参加了华沙交响乐演奏会，有幸结识了年轻的华沙作曲家佛德立克·哈曼，一个刚从华沙音乐学院毕业并在结业作曲比赛中获得了金奖的美男子。

佛德立克出身富裕家庭，父亲老哈曼是华沙一家高级进出口商行的主管，祖父已去世，当年曾经是华沙一位声誉显赫的银行家。佛德立克的母亲玛黛琳娜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法、德三种语言，对艺术和文学的欣赏能力极强。老哈曼夫妇还育有二女：长女波拉，次女蓓莎。

为了举办一次集作曲、指挥与弹琴于一体的小型音乐会，佛德立克特地从华沙赶到柏林。他在街头与小鲁宾斯坦不期而遇，俩人于是前去小哈曼在德国首都下榻的寓所。房东是波兰的一位老寡妇，与哈曼家有私交。

少年鲁宾斯坦初登小哈曼的客居，见住房温暖如春，起居宽敞、舒适，房子中央立着一架贝司坦大钢琴，地上堆满了书籍与乐谱，已是啧啧称羡。稍加接触与交谈，小鲁宾斯坦又进一步了解到对方聪慧，有很强的魅力，能操五种流利的外国语，自作曲也弹奏得优美动听，因而一见倾心，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小鲁宾斯坦在学习之余，常去佛德立克的寓所协助他准备那场即将开始的音乐会。与小哈曼交谈，无论是谈音乐，论文学艺术或臧否人物，他都表现出了某种独到的见解与非凡的智慧，小鲁宾斯坦觉得那是一种无上的精神享受。有时，主人请客，把这位“小天才”带去观剧，聆听演奏会或领着他一道去吃名贵的馆子。总之，佛德立克使这位寄人篱下的少年着实眼界大开，充分领略到了过去所知甚少的另一层次人的生活方式。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小哈曼和小鲁宾斯坦的友谊基础仍然是音乐。他们在一起时，总是热烈地议论各个作曲家、演奏家和指挥家，说着说着这一对好朋友便扑向钢琴，用弹奏来佐证各自不同的观点。佛德立克原先对勃拉姆斯的认识浅薄，小鲁宾斯坦竟然使他热爱上了这位毕生维护德国古典传统、追摹贝多芬风格的德国作曲家；与此同时，佛德立克也奉献给小鲁宾斯坦以个人独具的天赋，为他启迪了正宗的肖邦音乐，纠正了这位“小天才”过去对肖邦的某些偏见与误解。

佛德立克对肖邦的作曲简直到了狂热与痴迷的程度，他的拿手戏就是弹奏肖邦创作的乐曲。这是因为，他掌握了肖邦音乐的最纯正风味，包括玛祖卡舞的波兰乡土旋律、波兰舞曲中的高贵与活力，诙谐曲或叙事曲中原有的热情，以及华尔兹舞曲的妩媚和典雅。因此不妨说，正是佛德立克对肖邦这位著名的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所具有的深刻体察与精到直觉，大大启迪了小鲁宾斯坦对这位波兰大师的深邃灵感，并进而学会了全面欣赏肖邦音乐的精髓与不朽。不仅如此，正是因为小鲁宾斯坦与佛德立克紧密相处，相互切磋琴艺，互补有无，笑谈人生，所以那一期间的小鲁宾斯坦无论是上文化课，还是上音乐课和弹钢琴，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并进而使他对音乐的真谛与美好的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加深了对艺术追求的乐趣。

演奏会举行的前两天，佛德立克的母亲玛黛琳娜和小妹蓓莎双双从华沙赶来柏林助兴。

正式演出的那天下午，小鲁宾斯坦待功课一毕，就赶去参加了演奏会。

这次佛德立克一身三任（作曲、指挥、弹琴）的表演，在总体上是成功的，没有失误。第二天的柏林报纸都以较大版面报道了这次演奏会，认为哈曼的作曲好，钢琴演技也不错。小鲁宾斯坦则对好友的管弦乐颇为失望，认为乐器的编曲钩力过强且显得笨拙，指挥也不算太稳定，阻涩了乐曲的奔放流畅。好在全部作品中流露出了地道的波兰音乐的纯朴与清新，稍稍弥补了他那整体音乐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

这次演奏会之后，小鲁宾斯坦在征得巴斯教授的同意下，曾应老哈曼之请去华沙参加他在自己家里举办的一次大型舞会，莅会来宾约 200 人之多。舞会前由“小天才鲁宾斯坦”献奏一小时的室内乐。当他弹完最后一支曲子——肖邦的降 B 小调诙谐曲时，听众猛然围聚上前，向演奏少年致谢。很多女士眼含泪水，哈曼太太则狂吻着他的面颊。

这一次，小鲁宾斯坦在老哈曼家住了两个星期，说不尽的豪华富贵，吃不完的山珍海味。老哈曼还给了“约克琴的爱徒”300 卢布（折合 150 美元）的酬金，外加来回的卧铺票。返回柏林后，小鲁宾斯坦按照行前跟巴斯教授达成的协议，将这次舞会的酬金悉数交给了恩师。

此后的两三个星期内，小鲁宾斯坦的生活又恢复了常态：上不完的功课，与佛德立克偷偷聚会。这是巴斯教授明令禁止的。这位老教授兼监护人告诫弟子说：“无论是从音乐角度还是从道德方面来说，他对你的影响都是相当危险的，也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他对“爱徒”在一个“花花公子”身上荒废大量的时间，确实感到气愤。这位“恩师”一心要按照个人的意愿来塑造被监护人，常常批评他“努力不够”，“表现不佳”，还表示“一年半载”之后，要给他音乐学院谋个“教职”，等等等等。双方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师生关系的决裂。

一天早晨，佛德立克从火车站迎来了专程抵达柏林的父亲老哈曼。这位商行主管早已风闻小鲁宾斯坦对巴斯教授的不满，加上柏林正掀起了反犹太人的一股潜流，所以心怀耿耿，执意要笼络住这个少年，让他投入到自己的怀抱。

为表盛意，老哈曼特请小鲁宾斯坦在柏林最豪华的德瑞赛餐厅吃了一次高档全餐，直到吃至最后一道甜食时，这位老先生才开始透露自己的近期计划：打算雇请华沙交响乐团两周后在华沙举行一次汇演，作为该季度的大轴演出。计划规定，他的独子佛德立克担任演出指挥，小鲁宾斯坦负责上演一部管弦乐曲和两首钢琴协奏曲，其中一首应是佛德立克创作的幻想曲。此外，老哈曼还热诚地邀请小鲁宾斯坦当年（1903）夏天跟他们全家人在波兰的塔特拉山麓的避暑胜地沙克礞度假，他们家已在该处租下了一幢别墅。

老哈曼的这一招是相当厉害的，它最终改变了鲁宾斯坦的一生发展轨迹。他对这个犹太少年示宠，除了说明他对孩子怀有真诚好感之外，主要是希望少年能成为他爱子佛德立克的生活挚友和事业助手，以便帮助自己的宝贝儿子在音乐生涯中闯出一片天地来。

且说小鲁宾斯坦在听完老哈曼的计划和邀请之后，一时觉得很为难：要是接受老哈曼的计划，那就意味着与巴斯教授和基金会赞助人全面决裂，其后果不堪设想；加上自己身无分文，家中早就没有寄过钱了，巴斯教授平日又抠得紧，而历次演奏会挣得的酬金也已经全部上交，他又不忍心向一位多年来为自己作出无私奉献的恩师伸手要钱。但是，老哈曼的计划却又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小天才”思来想去，决心背水一战，冒险去闯世界，从此自

食其力，彻底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

第二天下午上课时，小鲁宾斯坦弹了巴赫的一首前奏曲和遁走曲，巴斯先生听了点点头以示赞许。这时，孩子鼓足勇气，向正在兴头上的老师陈述了自己打算在波兰“谋自立”的请求，并表示“将在夏季演奏会之前加紧练琴”。

巴斯教授先是默默地倾听弟子的申述，额头上慢慢地沁出了汗水，双眼喷出了丝丝怒火，短髭梢也从来没有上翘得这么高过。接着，他强作镇定，一字一顿地说道：“你现在还不是过那种生活的时候。像你这样的大懒虫，一旦少了监督，过起奢侈生活，定然会毁了自己的。我已经给你在音乐学院谋到了一个很好的教职，只要你肯努力上进，你迟早是会得到正教授头衔的。”说到这里，巴斯陡起高腔，愤然大吼道：“我敢肯定，有朝一日你会去讨饭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接下去，他又跳起脚来吼叫：“你决意要走，就甭想再回来，也休想赞助人会再支持你。我要告诉他们，你是不顾我的反对强行离去的。”

小鲁宾斯坦终于被逼得反抗起来，只见他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很难过，教授先生，就因为你一点也不了解我，看不透我的真实个性。你纯粹是按照你个人的生活模式来安排我的未来，我万万无法接受。我宁愿痛快地活上哪怕一周，或如你说的那样去讨饭，也不愿活得像你这样没味儿。我看你成天忙忙碌碌，毫无人生乐趣，只知道教一些平庸学生，从不外出旅游，从不懂得享乐……即使你的音乐观点，也给你的偏见和缺乏好奇心、毫无乐趣所断送。你把奥特曼撵走，是因为他代表了一切使人生更有意义的事物。对不起，教授先生，我不想再在柏林呆下去了。我不愿寄人篱下，我要谋个自立，我要有所作为。不过，请你相信我，我对你的栽培永远感激不尽，尤其是你对我那份爱，我将永远牢记在心。”说到这里，孩子已泣不成声。他抓起老师的手来吻。巴斯先生却猛力抽回，怒吼道：“那好，你要走就走得了！不过我为你存的钱暂时还得寄放在我这里，我要为你的今后着想，要是现在就给你，你会一下子挥霍干净的。”小鲁宾斯坦表示不要那些钱，并请求他送给其他急需钱用的音乐家。

在辞别约克琴院长时，小鲁宾斯坦显得心情异常沉重。但这位院长却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充分的谅解。他从容不迫地说道：“孩子，我知道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我只祝你一切顺利，愿你将来幸福。你将来也可能遭遇逆境，我们都是过来人，也曾经碰到过，但我对你、对你的天才倒是很有信心的。”小鲁宾斯坦听了声泪俱下，一再感谢这位崇高的艺术家和毕生为他人作奉献的大好人。

小鲁宾斯坦向其他三位赞助人孟德尔松、华绍尔和李威分别发出了感谢信，对他们六年来的慷慨相助表示由衷的谢意，也把自己出去闯世界的决心向他们作了如实的禀告。

这样，鲁宾斯坦从1904年起即告别了柏林的学习岁月。这个艺海中的幸运儿从此鼓起了理想的风帆，开始了生命的重大转折。

2 从沙克礮到凯旋门

鲁宾斯坦在办完各方手续并与好友挥泪话别之后，义无反顾地与哈曼父子一道离开了柏林，踏上了去华沙的归途。

这次到达波兰首都，意义大不一般，16岁的游子学成返故土，大有衣锦荣归之感。哈曼家人直至仆役都热忱地欢迎鲁宾斯坦的到来。他们将佛德立克的客厅布置成一间舒适的卧室，招待这位罗兹神少。很快，这个富裕之家所特有的豪华与节日氛围，立即使他耳目一新，大有可为。几天过后，鲁宾斯坦早就把跟巴斯的决裂、离别柏林的烦恼统统抛在脑后，开始尽情地享受这种自立、自在的新生活了。

跻身于华沙上流社会，鲁宾斯坦开始过着无忧无虑的醉人生活。每天都有应接不暇的新鲜事儿，在自己家里、朋友私邸或高级餐厅里举行名目繁多的宴会，宾主双方多是科学、艺术界或政坛的名人。午后是音乐时间，鲁宾斯坦和佛德立克经常用两架钢琴弹奏交响乐，往往一弹就是好几个小时。晚间多半是在剧院中消磨。

每天晚上看完戏，哈曼家还经常举行小型晚宴，邀请戏剧界或歌剧界的大牌明星参加。这时，一种加了调味汁的俄国珍贵鲟鱼配上名贵的波兰伏特加酒，最能给来宾们助兴了。有时宴会一结束，大家便开始演唱弹拉，气氛至为热烈。

按照预定计划，佛德立克和鲁宾斯坦都在积极准备办好音乐会。佛德立克决定指挥柴可夫斯基的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他非常喜爱的一首乐曲。鲁宾斯坦则弹奏勃拉姆斯的D小调协奏曲和佛德立克谱写的一首幻想曲。由于双方配合默契，这次音乐会办得十分成功，听众也来得非常踊跃。鲁宾斯坦为此挣得了一笔为数可观的酬金。紧接着，他又在华沙音乐学院演奏大厅举办了一场独奏会。

按照计划，鲁宾斯坦还要跟随哈曼全家人一道去沙克礮度假消暑。

沙克礮是波兰塔特拉山麓中的一个小村镇，本是单一的避暑胜地，因为那里空气纯净，后来又辟为冬季疗养区。哈曼一家人在近郊通往塔特拉山最高的捷望峰的山路旁。租下了一幢僻静幽雅的宽大别墅。这是一座两层小楼，楼下有一间大客厅，里面有一架钢琴，是专门从克拉科夫为佛德立克订来的贝司坦大钢琴。

在沙克礮居留的两个星期期间，鲁宾斯坦经常利用大家就寝之后的午夜时分练奏钢琴，一直要练到凌晨三四点钟。好在别墅的早餐开得很晚，然后是山间漫步和漫长的午餐，接下去又是茶会和晚餐，整个白天都是在吃喝玩乐中度过的。

深夜练琴，无疑为这位天才表演家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鲁宾斯坦早就觉出自己所掌握的演出曲目过于狭窄，多数还过时。所以他才竭尽全力补课，把过去几年中巴斯教授严禁他演练的曲子一一勤学苦练。这里面既有勃拉姆斯的降B调协奏曲和李斯特的圆舞曲，还有贝多芬的C小调、G大调协奏曲和《热情奏鸣曲》，以及肖邦的两首大奏鸣曲、两首叙事曲、三首诙谐曲、几首前奏曲、六首练习曲、F小调幻想曲、《船歌》与他的升F调和降A调波罗奈斯舞曲，再加上舒曼的《狂欢节》和交响乐练习曲等。这些乐曲，都是鲁宾斯坦在沙克礮消暑期间深夜练成的。他之所以有这些成就，全凭他那超人的记忆力和特殊天赋——任何曲子他只要一过目，就准确迅速悟解其中的含义和结构，他也就准能弹奏出来，并且弹奏得很好。不过，在弹奏中他也常常会忽略其中的若干细腻处，尤其是那些需要有特技的地方。在外行人听来似如行云流水、悦耳动听般的曲子，有经验的行家却能辨出其中被疏略的精髓部分。不过为了贪图进度，鲁宾斯坦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他

后来不无得意地写道：“依靠大量运用踏瓣与个人天赋的绝技，无论从乐质方面还是比喻层次，我还真作尽了蒙混世人耳目的能事。”

在沙克礮度假期间，鲁宾斯坦经常早晨锻炼与外出散步。别墅四野的风光旖旎，景色秀丽，加上经常跟淳朴的山民们交往，陶冶了心胸，对他产生了“极好的影响”，有助于深夜的“勤奋补课”。与此同时，他也结识了不少来沙克礮度假的人士。他们多半是对鲁宾斯坦略有所闻或听过他演奏的人，因此在闲聊中就不免有人会问及他今后的打算。鲁宾斯坦听得多了，也就不无腻味地信口冒出了一句：

“我要到巴黎去！”

谁知这一语竟然成谶。

一天早上，玛黛琳娜给鲁宾斯坦看了一封信，使他不胜惊愕，继而又无比兴奋。原来那封信是从巴黎的一个叫史卡辛斯基的人寄来的。信中写道：

“我有一个关于年轻的鲁宾斯坦的喜讯相告。一位音乐协会的经纪人贾伯瑞·亚斯楚先生，为了向巴黎听众大量介绍新的音乐与音乐家，特发起组织了音乐协会。他刚与波兰女竖琴演奏家温黛·蓝道夫斯基签署了首场音乐会的合同。我想他一定会乐意邀请年轻的鲁宾斯坦来演奏的。你何不劝他来沙维尔跟我住上一两个星期，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把他引荐给亚斯楚先生和巴黎其他著名音乐家的。”

这可真是人间奇迹，重大机遇！

鲁宾斯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那句“信口开河”的话，竟会弄假成真！

哈曼一家人对这条意外的“喜讯”自然高兴极了，力促这位少年钢琴家尽快启程。

说干就干，鲁宾斯坦立即行动起来。他决定先举办一次音乐会，通过卖座来筹措所需的路费。他租下了当地惟一的大会场——莫斯科奥可旅社的小剧场。音乐会定在两周之后举行，演出的节目全都是在沙克礮勒练的乐曲。

这次幸运女神又再度垂顾了这位全靠自我奋斗而小有成就的“雏鹰”，门票几乎预售一空，演出结果也还算成功。他演奏了刚学会的曲子，虽说还没有能彻底消化好，夹带了一些瑕疵，也少了一些润饰，但因为“小天才”倾注了全副精力，心情又极其昂扬，所以听众也都把它们忽略掉了。

但不管怎样，这笔去巴黎的旅费总算筹集到了手。

音乐会落幕才过两天，玛黛琳娜和她的爱子佛德立克便驾车送鲁宾斯坦去火车站。同行的是一位他在沙克礮新结识的年轻波兰作曲家卡洛·许马诺夫斯基。后者陪同鲁宾斯坦去克拉科夫，然后再转道回乌克兰探亲。

火车启动后，两个新交的朋友在车上找了个无人的小隔间，准备夜晚躺下歇息。这时，鲁宾斯坦突然号陶大哭起来，哭了好几个小时。这时他宣泄心胸的“积闷”：与巴斯先生决裂，心有余痛；未完成的学业，苦恼着他；而更主要的，是哈曼一家对他施展的堕落淫邪的诱惑魔力——他一度热恋过老哈曼的小女蓓莎而受侮；儿子为母亲拉皮条，勾引天才美少。真是富贵人家丑事多！不仅如此，鲁宾斯坦后来还与老哈曼的长女波拉有过较长时间的

蓓莎只比鲁宾斯坦大三岁，但她却时不时地对后者挑逗，飘洒出“银铃般的笑声”，使少年鲁宾斯坦一见着迷，再见倾心。“娇小身材”、“乌黑秀眸”、“丰满朱唇”、“闪亮贝齿”、“高雅气派”——使年方十五六岁的鲁宾斯坦销魂。但她却早已有“画家”朋友，害得鲁宾斯坦好苦，暗骂她是个“难以对付的小妖精”。

暧昧关系。好在这次他总算挣脱出了魔窟！

许马诺夫斯基默然不语，他脱下自己身上的大衣，垫在鲁宾斯坦的脑袋下，然后用报纸给他盖了个严实，只说了一句话：“这样你就不会挨冻了。”从此，演奏家与作曲家之间开始了永恒的友谊。第二天早晨话别时，他们亲如手足地拥抱了好一阵。

鲁宾斯坦继续往前行驶，从克拉科夫直接去柏林，然后再转车抵达巴黎，再乘郊区小火车抵达史卡辛斯基伯爵的家乡沙维尔。他受到亲切的迎接。伯爵接过客人的行李，双双坐进他那考究的老式汽车，朝他的别墅疾驶而去。

伯爵的别墅并不太大，鲁宾斯坦安顿好后，便去饭厅与伯爵夫妇共进早餐。伯爵夫人妙龄时代，也曾经是一度走红的名歌剧演唱家。正是她在华沙发现了鲁宾斯坦的天才，才去信特邀他来的。夫人在餐桌上说道：“午饭以后，我先生将带你到巴黎城里观光，明天再带你去见亚斯楚先生。”

当天下午，史卡辛斯基伯爵果然领着鲁宾斯坦驱车到了巴黎市中心。他们到达康考特广场时，伯爵停下马车，领着鲁宾斯坦爬上广场中心的著名埃及石塔，从那里俯瞰万象美景：右方是圣母院；左方是下议院，两座建筑物巍然耸峙；前方是宽阔的香榭丽舍大道，大道的尽头是法王拿破仑一世兴建的凯旋门（1806—1836）；背后是杜维丽花园，一直延伸到罗浮宫。

接着，宾主又乘坐马车，徐徐驶过香榭丽舍大道。星形广场向四面八方辐射开 12 条宽阔大道，气势雄奇磅礴，令人叹为观止。眼前的美景把鲁宾斯坦的双眼都看花了，他暗暗地起誓：除了这座美好的城市之外，今生今世将别无他求，只求在这里定居……

第二天，热心艺术、爱惜人才的史卡辛斯基伯爵亲自带领鲁宾斯坦去拜访贾伯瑞·亚斯楚先生。他们在巴黎音乐协会所在地见到了年约 40 多岁的经纪人，双方当面敲定：明天下午约请这位年轻人去普莱耶钢琴公司面试，他将聘请“几位音乐界的高手听听”，“面试之后再行定夺”。

第二天一早，伯爵俩离开沙维尔，来到那个坐落在若施绍大街的普莱耶钢琴公司，等候主试官和“音乐界的高手”的来临。

面试在钢琴公司的客厅里进行，亚斯楚先生介绍了莅场的三位“音乐界的高手”。他们是：管弦乐曲《魔法师的弟子》的作者拉罗·杜卡、著名的小提琴家贾克斯·狄博和另一位当时尚默默无闻的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鲁宾斯坦发现这三人中没有一个是职业钢琴家，狄博又是一位老相识，早年在柏林他俩曾经在一起共进过午餐，所以心里也就十分踏实。他先弹了一首布罗卡的协奏曲，它是狄博在柏林成功演奏的曲目之一。紧接着，鲁宾斯坦又弹了蒙特威尔地的小提琴协奏曲，选弹的是最动人的那一段。这一幕开台锣鼓，使得另两位法庭陪审员似的“高手”肃然起敬，默然激赏，他们原先的那种漠然冷峭的神色，霎时荡然无存，变得兴致盎然，开始对这个 17 岁的少年另眼相看了。稍后，琴手又抖擞精神，弹了巴赫的触技曲、贝多芬奏鸣曲中的一个乐章和肖邦的某些曲子。“高手”们听得连连点头，一致向亚斯楚先生大加推崇，认为此子前途无量，应该予以接纳等等。亚斯楚听了大喜，当即拍板成交。

随后，亚斯楚、伯爵和鲁宾斯坦一道返回巴黎音乐协会，共同磋商合同

拉罗·杜卡（1865—1935），法国作曲家。

布罗卡（1876—1946），乌拉圭作曲家，长期客居法国。

内容。双方最后签约：规定合同期五年，每月工资 500 法郎（折合 100 美金），但每场演出所得，经纪人均将抽取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的净收益。后一条件是严苛的，但鲁宾斯坦却并不介意。因为他早就急不可待，一心要独立创收，他早年对佛德立克在柏林的优裕生活曾经羡慕不已。如今这 500 法郎在他的面前亮晶晶，仿佛五百颗金星在向他抛媚眼呢！

双方在分手时说妥，合同在经过鲁宾斯坦的父母签字，并征得法国驻华沙领事馆批准和相应公证后，即行“生效”。为此，鲁宾斯坦曾专程回罗兹和华沙一趟，办好了一应手续。

返回巴黎后，鲁宾斯坦才得知他的经纪人已为他安排了一大堆计划；由管弦乐团协奏，将他隆重地介绍给广大的巴黎琴迷。

首次演奏会定于 1904 年 12 月中旬举行。管弦乐团将为鲁宾斯坦伴奏两首他自选的协奏曲，另由演奏人独奏几首曲子。为充实演奏会内容，亚斯楚还邀请了一位女高音歌唱家玛丽·嘉登演唱三首歌曲。此外，这位巴黎乐协经纪人还成功地促请了葛瑞福女伯爵牵头组织了“法国贵族试听会”，成员全是法国贵族社会中的头面人物，宗旨是培植并赞助他们喜爱的一些戏剧和音乐活动。

在女伯爵同意出席“法国贵族试听会”的首演之前，鲁宾斯坦曾应邀去葛瑞福的宝德兰林阴别墅接受面试。当仆人将面试少年引到女伯爵跟前时，正碰上她在音乐厅同一名高大英俊的青年闲聊，这人原来就是她的朋友唐·鲁佛道·凯丹尼，是特地请来作评判的。

葛瑞福女伯爵先是朝来面试的少年投去傲慢的一瞥，然后吩咐试弹。鲁宾斯坦于是先弹了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女伯爵听了，只矜矜地哼了一声，以示认可。不过，这时她的朋友倒是听得入神了，还说他在翡冷翠学习音乐，正在谱写一出歌剧。这个青年无意中透露出他是一个“瓦格纳迷”。鲁宾斯坦听了，马上回到钢琴边为他弹了《名歌手》的整个序曲，博得了凯丹尼的连连赞赏。女伯爵的脸色也随之大为改观，粲然一笑，当即表示她将出席鲁宾斯坦在“法国贵族试听会”的首演仪式。临别时，她还欣然说道：“我为你准备好了晚餐，还备下马车送你回去。”

在亚斯楚先生的协助下，鲁宾斯坦在巴黎卡丁尼大街的一所寄宿公寓租下了一间二楼住房，宽敞明亮。不久，法国钢琴制造商伊登·佳符又为他送来了一架钢琴。这样，这个跃跃试飞的“雏鹰”终于在巴黎展翅了。

鲁宾斯坦搬进住所的同一天，亚斯楚先生邀请他在家就餐。席间演奏者向经纪人交出拟好的音乐会节目单：先演奏肖邦的 F 小调协奏曲，接着是一首勃拉姆斯的作品和肖邦的两首练习曲；幕间休息之后，为女高音玛丽·嘉登演唱的三首抒情歌曲伴奏；终场演奏圣—桑的《C 小调协奏曲》。

听到“圣—桑”的乐曲后，经纪人立即准备安排他们会晤，并希望这位法国资深作曲家能亲莅演奏会。

鲁宾斯坦终于见到了这位乐坛老前辈，并且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接待。只是因为老人年已 69 岁高龄，晚间从不外出。但他后来还是出席了鲁宾斯坦的预演。

在正式演奏的那天晚上，一个 17 岁的少年新手面对世界级水平、一贯娇纵的巴黎听众，内心难免不十分惶恐。鲁宾斯坦登台后，首先弹奏肖邦的协奏曲，感到不很理想，因为平时优美、圆浑的琴声，都在音乐微弱、又没有用惯的佳符大钢琴中消失一空，其缓板中的细腻纤巧几乎听不真切。随后，

少年钢琴家开始弹起勃拉姆斯间奏曲的独奏部分，弹得颇具功力。到最后演奏肖邦作品时，表演者为追求演出效果，不得不改弹肖邦作品第二十五号之十一的A小调练习曲，先用左手强力击出了英雄主题，再借助踏板，整出了那一段的高音部分，最后圆满地结束了这首名曲，赢得了观众席上的群起欢呼。鲁宾斯坦由此省悟到，喧闹激烈的演奏，虽说从乐理上来说并不可取，但却能迎合音乐素质较低的听众胃口。

玛丽·嘉登的歌喉赢得了观众席上的稀疏掌声。最后演奏圣—桑乐曲，由于钢琴出了毛病而不能把那段诙谐曲中隐含的灵性表露无遗，最后一个乐章也缺乏应有的力度。尽管演奏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瑕疵，却仍然博得了听众的热情欢呼。在“再弹一曲”的盛情要求下，鲁宾斯坦又演奏了一首肖邦的华尔兹舞曲。总之，他的这次演奏会基本上是成功的。谢幕九次之多，就是一个明证。

媒体对鲁宾斯坦的首次演出反映不一，毁誉参半。巴黎《费加罗报》以首页报道了演奏会的盛况，并预言少年演奏者的前程远大。但有的乐评家却认为鲁宾斯坦的“功力”，“尚未成熟到大肆捧场、向巴黎听众广泛介绍的程度”。同时认为少年琴师“具备了以性情和技巧来哗众取宠的天才”。

亚斯楚先生对类似的尖锐抨击不加理睬，又决定在1905年元月再安排三场演出，还要求鲁宾斯坦届时“真正露一手”。

鲁宾斯坦为这三场演奏会准备了一整套节目，包括两首贝多芬奏鸣曲（《韦尔·兹坦奏鸣曲》与D大调《田园奏鸣曲》），舒曼的《蝴蝶》和《狂欢节》，肖邦的两首练习曲和一首狂想曲，李斯特的《魔鬼圆舞曲》，几首蒙特威尔迪的过时曲子，以及许马诺夫斯基和杜卡的作品。

这一回，又是鲁宾斯坦的神奇记忆力起了作用，三次音乐会的演奏节目终于苦练成功。抒情部分可说是得心应手，碰到难点，就用华丽的技巧一笔带过，凭借踏板的支撑去掩饰漏掉的音符。结果，这三场演奏会的结果都还可以。巴黎的乐评家们开始认识到，这个少年鲁宾斯坦虽说还不够成熟，却也算是一位真正的钢琴家了。

小小雏鹰，终于从波兰的沙克礮试飞到了巴黎的凯旋门。

3 首登大洋彼岸

在巴黎“谋求自立”的期间，鲁宾斯坦认识了乌克兰爱乐人士约瑟夫·贾洛辛斯基。俩人结成了终生不易的好朋友。

贾洛辛斯基当时30出头，身材高大。他曾经是基辅大学法律系的学生，父亲去世后便辍学在家，除继承一大片田地和一座大型制糖厂外，还买进了一大批土地。他是个独身主义者，平生酷爱音乐和旅游。当他听到鲁宾斯坦弹奏肖邦、许马诺夫斯基等的曲子时，便高兴得像个孩子，用一个劲儿的狂吼、疯跳、在地上翻筋斗来表达内心的喜悦。

鲁宾斯坦在巴黎每月有500法郎的津贴，却很经不起花，付去房租、洗衣和其他杂费之后，他手头便所剩无几。

偏偏天公又不作美，他害了一场猩红热。大病几乎夺去了他的小命。好在大姐嘉薇格专程从波兰来巴黎探望小弟，在病榻旁精心护理，他总算死里逃生。不料祸不单行，他又患上了耳炎。这两次大病之后，鲁宾斯坦欠下了一大批医药费，加上拖欠的房租等，生活陷入了严重困境。

结交上财大气粗的贾洛辛斯基，鲁宾斯坦又享受到了巴黎的富裕阶层生活，包括看戏、出席音乐会和去高级餐馆美食。

1905年夏，鲁宾斯坦应哈曼家人的邀请，去瑞士的蒙特勒度过了两个月的避暑生活。在度假期间，他认识了英王爱德华七世的皇弟康诺德公爵的侍从武官柯莱登上校。在一次“丰盛的晚餐”上，上校邀请他去伦敦观光。鲁宾斯坦当即接受了邀请。

这年的11月，鲁宾斯坦怀着几分喜悦和几分敬畏的心情，动身前往伦敦，下榻于伦敦波特兰广场大道78号的柯莱登上校私邸。当天，鲁宾斯坦即随同上校夫妇参加了莫莱男爵招待的晚宴。

晚宴的规模虽不很大，总共才10个人，但却十分气派，隆重正规。进入餐厅的贵宾，必须成对入席，每位男士的手臂都得挽住一位女士。入座之后，大家都眼观食物，谈话十分节制。食物的味道并不十分出众，但是侍者和礼仪则堪称一流。

当宾客们正在吃最后一道甜食时，主人起立，为“我王万岁！”祝酒。大家同时起立，默然啜酒。晚宴之后，莫莱男爵夫人领着女士们退到客厅，留下男士们浅饮咖啡。大家谈笑风生，热闹了半个小时，主人才提议大伙儿去客厅与女士们会合。

柯莱登夫妇待人和气，对待鲁宾斯坦优礼有加。他们这次邀请他来，名为“来伦敦小住数日”，其实是“为康诺德公爵及其女儿柏翠西亚公主献奏一场”。为此，他们特意负担小贵宾的来往旅费，并准备重金酬劳。柯莱登上校英武潇洒，其夫人是一位法国女伯爵，也风韵不俗。

为使青年钢琴家有机会观光伦敦的名胜，柯莱登夫妇在参加莫莱男爵的晚宴之后的第二天，又邀请鲁宾斯坦于第二天同去参观国家画廊和大英博物馆，观赏了不少旷世杰作：巴森农神殿中的白色大理石镂纹石柱、维纳斯裸像等。对比巴黎的罗浮宫，鲁宾斯坦认为英国的展品集中紧凑，参观者能一览无余，就近都看个够。而参观巴黎的罗浮宫则“会把人累掉半条命”，据说要想一下子看尽所有的珍品，“得奔走好几英里的路”才行。

两天之后，柯莱登上校决定举行家宴，恭请皇弟康诺德公爵大驾光临。那天整个住宅布置一新，大件家具全部换掉，厅客室被装点成音乐演奏厅，厅堂四角摆满了鲜艳的花盆。为了不致影响当天晚宴的准备工作，柯莱登夫妇带上鲁宾斯坦专程去伦敦毕卡德里广场上的著名史考特餐厅，饱餐了一顿龙虾，据说在这里才能吃上爪子比尾巴还粗大的新鲜龙虾。

当天晚上，柯莱登夫妇和鲁宾斯坦全都一身盛装，在楼下备有鸡尾酒席的会客室中恭候“皇亲国戚”的光临。八时整，贵宾们准时来到，康诺德公爵领着亚瑟王子和柏翠西亚公主走在最后。这次宴会随随便便，不拘礼仪，没有莫莱男爵家的那种严肃和庄重的气氛。柯莱登夫妇把鲁宾斯坦介绍给了贵宾们，并对他的演奏天才大加称赞。客人们对音乐所持的评论，说明他们都具有很高水平的艺术修养。当老管家通报入席时，柯莱登夫人首先挽起康诺德公爵的一只胳膊，柯莱登上校则陪柏翠西亚公主大步跨入餐厅，其余人紧随他们的背后，鱼贯而入。

鲁宾斯坦被安排坐在公主的对面，俩人在席间很谈得来。公主问到他对伦敦的观感和在巴黎的生活，鲁宾斯坦都回答得十分得体，逗得公主芳心大悦。其余贵宾都是来自伦敦上流社会的知识界人士，都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和艺术素养。他们经常出入伦敦的高级音乐会和正统戏剧场所。

由于柯莱登夫人是法国人，所以当天的晚宴办得丰盛美味。晚宴之后，大家为“皇帝陛下健康”举杯敬酒，然后男士们留下小饮片刻。紧接着，宾主双方都纷纷登楼去大厅欣赏钢琴演奏，一时济济一堂，坐满了人。鲁宾斯坦为嘉宾们献奏的节目主要是瓦格纳的曲子，是当时伦敦的时兴音乐。公爵和公主都熟知并喜爱瓦格纳作品，其余观众也像波兰人一样都对这些乐曲大表赞赏。

音乐演奏一结束，大家又共享了一顿丰盛的自助餐。等到最后一名贵宾离去时，已是午夜时分。

晚会结束，柯莱登夫人对鲁宾斯坦赞誉有加，还亲吻了他的面颊。柯莱登上校也笑眯眯的，同远道而来的钢琴新秀握手道贺。

那个周末，柯莱登夫妇把小钢琴家带到乡下勃恩翰爵士家，以了解英国风土人情的另一面。他们受到了这位犹太人的热情欢迎和良好的接待。英国也有很多犹太人，只要事业有成，英王陛下照样对他们封爵赠勋。勃恩翰爵士就是一例，他是英国影响力很大的《每日电讯报》的董事长。这次下乡，鲁宾斯坦大长了见识，他那强烈的种族荣誉心理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那天在勃恩翰爵士家晚餐后，立即举行了一个小型音乐会和舞会。鲁宾斯坦弹奏了几首严肃乐曲，然后再为伴舞弹奏了几首轻松的曲子。大家玩到了午夜之后，才尽兴而散。

第二天一早，他们仨由乡下返回了伦敦市区。

最后一天，柯莱登夫妇举行了饯别宴会，为小客人送行。柯莱登夫人还赠送给他一件贵重礼物，以资留念。礼物是一副珐琅质的金袖扣，上面缀满了小红宝石，中心则是一颗熠熠闪光的小钻石。

鲁宾斯坦这次英国之行，结交了英国皇室成员、上层贵族和报业大亨，耳闻目睹，收获不小。

雏鹰终于从塞纳河飞到了泰晤士河，风光了一个星期。

鲁宾斯坦在巴黎客居期间，不仅钢琴演技日臻成熟，而且由于他广结人缘，智力超常，好机遇接踵而至。

一天早上，亚斯楚先生给鲁宾斯坦留了一张字条：“速来见我，有要事相商。”

俩人一见面，老板便兴奋得大声叫嚷：“年轻人，恭喜你交上好运，有人要请你去美国演出了！”鲁宾斯坦一听，不由半信半疑，因为他在美国没有一个熟悉的人，本身的琴艺又不见得会传得那么远。

亚斯楚先生见对方满脸惊愕，便笑着解说道：“今天下午，你就可以在我的办公室里与这位美国先生见面了。到时候你就会一清二楚的。”

下午，那位美国人果然来到了老板的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对鲁宾斯坦说道：“我是巴尔的摩奈博钢琴公司的代表。我公司总裁威廉·奈博先生曾听过一位乐评家对你的琴艺赞不绝口，说他在瑞士巴德瑞夫斯基的家里听过你弹琴。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一直想跟你取得联系。”

鲁宾斯坦这才忆起几年前根据约克琴教授的指示，专程去瑞士洛桑附近的莫吉斯会晤巴德瑞夫斯基的经过。当时那位音乐界前辈住在莫吉斯的里昂宝桑别墅，他高高兴兴地热情接待了小客人。初次见面，鲁宾斯坦便给大师弹了他还没有练熟的勃拉姆斯《巴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的第二部分，加上一

巴德瑞夫斯基（1860—1941），波兰钢琴家，以善奏肖邦乐曲著称。

路疲惫和临阵紧张，很多地方都给弹错了。少年来访者自知表演不佳，一时羞得无地自容。好在大师并不见怪，还诚恳地鼓励他晚宴时再好好弹几首曲子听听。

出席晚宴的有一位瑞士男子和两对美国中年夫妇。他们都用英语交谈。当时鲁宾斯坦虽然听得懂，但还说不太好。

宴会之后，大家在客厅里喝咖啡，巴德瑞夫斯基先生邀请小鲁宾斯坦弹琴。这回，少年琴手早已有了思想准备，又休息好了，所以倾注全力弹奏了他最拿手的两首勃拉姆斯的狂想曲、一首间奏曲和一首肖邦的即兴曲，赢得了宾主双方的好评。巴德瑞夫斯基先生甚至跳将起来，跑上前去，一把抱住鲁宾斯坦，说道：“我早就知道你很有天分。我一定要写信给你的约克琴教授，把我今天听到的都告诉他。”

这就是美国客人所提到的当年旧事了。

鲁宾斯坦一时高兴极了，赶忙告别了美国客人和亚斯楚先生，让他们去洽谈去大洋彼岸的演出合同。他独自一人跑到卡波辛大街上的咖啡馆，一口气连吃了两份巧克力布丁。

亚斯楚先生和巴黎音乐协会的同仁们，都为这则飞来的喜讯乐得心花怒放。顿时鲁宾斯坦身价大增，人们把他看成是一棵摇钱树。音乐协会特地聘请了一名年轻画家，给这只又将飞上大洋彼空的雏鹰画了一幅素描，供媒体宣传用。

去美国演出的合同签好后，给鲁宾斯坦看了一下。他这才知道：三个月中要举行 40 场演奏会，美方承担钢琴家的来回旅费，生活费则完全自理；演奏报酬 4 000 美元，还得扣除百分之四十的佣金。这点酬金自然少了点，鲁宾斯坦显得很失望。亚斯楚先生便安慰他说：“年轻人，看开一点吧。这趟赴美演出必定会对你的事业大有帮助的。”

1906 年除夕，鲁宾斯坦启程去美国，坐的是法国远洋客轮“吐伦号”。

八天之后，“吐伦号”安抵纽约港。

上岸时，鲁宾斯坦受到奈博钢琴公司派来协助他在美巡回演出的经理人尤里克先生的欢迎，被安排在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的一个套间下榻。套间有舒适的卧房和设备齐全的浴室。这是鲁宾斯坦有生以来头一次享受到那完全属于自己的住房。

经过与尤里克先生协商，双方同意首次演奏会定在两天之后举行，地点在卡乃基大会堂，由费城管弦乐团伴奏。演出节目选了圣一桑的《G 小调协奏曲》，同样节目还将在巴尔的摩、费城和华盛顿等地演出。另由管弦乐团伴奏的音乐会，也将在芝加哥、辛辛那提、明尼阿波利斯等地举行，其余城市举行的仅是他个人的独奏。

经过试琴、预演之后，一切良好。

正式演出的当晚，尤里克先生很早便到华尔道夫大饭店接鲁宾斯坦去卡乃基大会堂，同时通知青年演奏家说：“大会堂已经坐满了观众了。威廉·奈博夫妇和他的弟弟恩尼斯特夫妇都专程从巴尔的摩赶来聆听。演奏一完毕，他们将设宴为你洗尘接风。”

鲁宾斯坦到达卡乃基大会堂后不到 20 分钟，就被请去上台（因为前奏曲很短）。在灯光照耀下，台下黑压压的尽是人，整个大厅比上午预演时似乎大了一倍。鲁宾斯坦一登台，便迎来了一阵热烈掌声。青年钢琴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演奏厅愈大，听众愈多，他的信心便愈足，愈能镇定自

若。他认为，这个特点最有利于他的演奏生涯，无疑也是他的另一天赋。许多卓越的表演家身受其害的怯场毛病，跟鲁宾斯坦毫不搭边。所以当他向台下鞠躬致敬时，内心激情澎湃，但又神色镇定。正因为这样，这回钢琴家就能以最大的冲击力弹出圣——桑的《G小调协奏曲》。每弹完一个乐章，听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当他弹完乐曲那辉煌的结尾时，听众全都起立，掌声不绝。鲁宾斯坦两次请乐团指挥、德国音乐家佛列兹·席尔先生出面答谢听众，还与乐队首席握手致贺，可是台下的掌声势头依旧不减，还夹杂着大声呼喊：“妙！再来一个！”“精彩！再来一首！”这时鲁宾斯坦已经谢幕三四次了，最后又乘兴弹了一首肖邦的《降A调波兰舞曲》。紧接着，听众又掀起了新一波的鼓掌、喝彩声，气势不可阻挡。鲁宾斯坦无奈，只好再弹了一首《恩可》曲。这下总算平息了大厅里的滚滚声浪。

正当鲁宾斯坦洋洋自得、兴冲冲地走进后台休息室时，不料费城管弦乐团指挥佛列兹·席尔先生竟冲上前去，朝他怒吼道：“你怎敢弹《恩可》曲（按：指答谢听众的再弹曲）？！你破坏了整个演奏会，我不许你再在我的管弦乐团里演奏了。”说罢，他把门儿砰的一声关上，扬长而去。

鲁宾斯坦这下吓懵了，不知如何是好。他的确不知道，在交响乐演奏会上不能应听众要求弹《恩可》曲。按照惯例，在欧洲倒是可以这样做的。席尔的怒吼和恫吓，对这个初登美洲大陆，才19岁的“雏鹰”来说，哪曾见过这样的暴风雨？他原先的那股子高兴劲儿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在无限懊恼中，房门猛然大开，一大帮人蜂拥而入，为首的自然是尤里克先生了。只见他笑嘻嘻地一把抓住青年钢琴家的手，猛摇个不止，又重击了一下他的背脊，高声嚷道：“了不起，你真了不起呀！成功了！”说完，他才忙着介绍起了奈博的家人。这一家人都十分热情、友好，奈博兄弟向鲁宾斯坦连连祝贺，还热情拥抱了他。他们的夫人在跟他握过手后，分别吻了一下他的面颊。奈博笑逐颜开，一迭连声说道：“别忙，别忙！你且歇一会儿，我们将好好地请你吃一顿夜宵。”

这当儿，鲁宾斯坦一时高兴，便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他们听了，都觉得席尔做得太过分。奈博先生说道：“他有义务继续跟你合作演下去，我们都付给他钱了。”鲁宾斯坦这才安下心来，为大批拥上前来的听众签名留念。

随后，他们一行分乘三辆豪华型英式两轮大马车，来到当时纽约最气派的德蒙尼可夜宵餐厅，美美地享受了一顿夜宵。奈博兄弟为鲁宾斯坦的初战告捷而频频举杯祝贺。这兄弟俩都30出头，一表人才。他们的夫人也都年轻貌美，楚楚动人。

第二天，纽约各报刊都登载了对鲁宾斯坦演奏的评论文章，其中有两位乐评家对鲁宾斯坦大加称赞，认为年轻人的前途远大，技法超群，同时还指出他的音乐造诣还有待提高。另有一位叫柯瑞贝尔的乐评人士，对鲁宾斯坦则持全面否定态度。以后的巡回演出，他也没有轻易停止抨击过。后来，鲁宾斯坦在回忆柯瑞贝尔先生的评论时，曾经说道：“有许多年，我们俩是水火不相容的死敌。”

第二天，鲁宾斯坦对纽约市区作了一次周游。在鲁宾斯坦看来，本世纪初期的纽约，“还是个很丑陋的城市……街道都用数字标示，显得单调乏味。那时还没有盖起摩天大楼，最高的佛莱第龙公寓大楼才21层。最好的两个市区当推百老汇和第五大道，其他地区则都显得杂乱无章，难以掩饰贫穷的面

貌：街道肮脏而又恶臭，挤满了衣衫不整、奔忙不息的劳苦大众。至于华尔街、唐人街和河岸大道等市区的出现，那已是多年之后的事了。”

第三天一大早，奈博兄弟及其夫人陪同鲁宾斯坦乘坐火车前往巴尔的摩演出三天。他们乘坐的车厢在当时是最豪华的普曼列车，欧洲还没有出现这种高档旅行设备。

奈博兄弟在他们的家乡举行了盛大的酒会，将青年钢琴家介绍给他们的亲朋好友。接着，他们又联袂去了费城和华盛顿首府巡回演出，三天中接连举行了三场音乐会，成绩与纽约大致相仿。不过，在这三场演出中，鲁宾斯坦面对听众的喝彩，已不再表演《恩可》曲了。他跟席尔先生的关系虽然不算是很融洽，也总算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调琴师乔治·霍志曼认真负责，工作效率高。他在巡回演出时始终陪伴着鲁宾斯坦，帮助很大。

三天巡回演出之后，鲁宾斯坦回到了纽约，准备举行独奏会。

根据合约，鲁宾斯坦必须在全美巡回演出40场，为期三个月，即差不多每隔一天便要演奏一场。预定在芝加哥、辛辛那提和明尼阿波利斯第城市由第一流的管弦乐团为钢琴演奏家做搭档，而波士顿的那一场演出还选在正统的音乐厅隆重举行。在纽约市的两场独奏会则安排在舒伯特兄弟钢琴公司拥有的一家戏院中。

巡回演出的头一站是芝加哥市。鲁宾斯坦和调琴师霍志曼抵达该市时，已经过了预演的开始时间，好在管弦乐团的乐员们都守候在舞台上。鲁宾斯坦不敢延误，把外衣往台上一丢，赶紧奏起了圣—桑协奏曲的第一个八度音程。在以后的半小时内，钢琴师和乐团团员们配合良好，如行云流水般练完了这支曲子。年轻的乐团指挥佛德立克·史塔克从指挥台上一跃而下，高高兴兴地拥吻着这位青年才俊。其他团员们也起劲高呼：“妙！精彩！”他们深深佩服的是，这位年轻的钢琴家经过旅途劳顿之后，还能有这等的精力和锐气！不过，鲁宾斯坦更需要同仁们的大力协作和真诚鼓励。以后的演艺实践也表明，只要有同仁们的热情鼓舞，他准能爆发出自身的最大能量，显示出永不衰竭的战斗意志。

芝加哥是一座著名的风城。那天寒风凛冽，街头积雪滑溜，鲁宾斯坦不得不放弃徒步游览市区的初衷。当天晚上，他去了歌舞剧院，观看了轻松的歌舞、闹剧、轻歌剧、短小滑稽剧等，欣赏了“典型的美国娱乐表演”，有时他竟给逗得捧腹大笑。

当巡回演出到了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时，出了一场小小的事故：鲁宾斯坦刚弹起一首贝多芬奏鸣曲中的第一乐章，不小心大拇指的指甲被夹在两个白色键隙中而被撕裂，顿时鲜血冒出，键盘上也沾染了斑斑血液。但他竟然没有察觉指头受伤，依旧全神贯注，继续弹奏下去。直到第一乐章奏完，他才骤感疼痛难忍，只得去后台匆匆包扎一下伤口。待他返回舞台时，键盘已经擦净，他立即继续弹奏。台下随即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听众原以为钢琴家不会弹完这支奏鸣曲呢。第二天晨报及时登载了钢琴家带伤演出的讯息，极力赞扬他那“坚忍的斯巴达精神”，对他的演技反而不予置评。

在巡回演出途中，鲁宾斯坦还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场劫难——改变了原定去旧金山的演出。

旧金山，亦译为“圣弗兰西斯科”，是美国西海岸仅次于洛杉矶的第二大都。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华侨称为“金山”。后来为别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华侨称为“新金山”）而改称旧金山，别称三藩市。

1906年市区曾一度被地震毁掉。那天正是鲁宾斯坦预定去旧金山巡回演出的一天。好险啊！后来多亏奈博钢琴公司临时改变计划，鲁宾斯坦一行才没有去旧金山，而是再去芝加哥加演了一场，他也才得以逃脱这场血光之灾。

巡回演出已接近尾声。应听众的盛情邀请，鲁宾斯坦在巴尔的摩、辛辛那提、普罗维登斯等城市又加演了几场。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他这次旅美演出还是相当成功的。

通过去各地巡回演奏，鲁宾斯坦对美国的总体印象是良好的：来自欧洲各地的移民，在这块新大陆汇成了一个有无限发展前景的欢乐大家庭。不过，这位钢琴家也看到了1906年美国那“丑陋的”一面——除几座大城市外，中小城市都很“单调”；在供人休息或娱乐的公园和广场上，“几乎看不到座椅、喷泉和树木”；乡村尽是“一望无际的荒野，平淡无奇”；铁路两旁则是“堆积如山的垃圾”……

而最令鲁宾斯坦失望的是，美国的乐坛人士似在抵制他个人和他的演出。他们虽说也承认这位波兰的犹太青年很有天分，而且前程远大，但技艺“欠熟练”，还认为他“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这，鲁宾斯坦也是承认的。

由于不善理财，加之又挥霍无度，这位试飞不久的“雏鹰”已自感生活难以为继，因为他把合同中应得的那份酬金全都花光了。这样，他不得不拍电报向亚斯楚先生求援。威廉·奈博先生也及时伸出了慷慨的援手，指示尤里克为他支付了华尔道夫大饭店的最后一笔账。

1906年4月底，鲁宾斯坦终于结束了旅美活动，照旧搭乘“吐伦号”海轮返回巴黎。奈博、尤里克和霍志曼等都亲自去码头送行。许多在美结识的新朋友，还为他送来了鲜花、水果和美酒。八天之后，鲁宾斯坦安抵法国的哈佛港。

正当“吐伦号”的乘客们忙着打点行装，跟岸上来迎接的亲友们频频招呼的时候，鲁宾斯坦却心头郁闷，因为他此行返回巴黎之后，前途未卜：下一次公开演出遥遥无期，钱又快用光，而房东柯德威纳斯先生那里尚欠下三个多月的房租钱没有还，另外挂账成衣费也悬在那里。这将如何是好？怎样想办法还呢？

想到这里，这位青年钢琴家开始忧心如焚、焦急不安起来。

4 “音乐救了我一命”

回到巴黎音乐协会，老板亚斯楚劈头便问：“他们以后还会请你去演出吗？”愁绪满怀的鲁宾斯坦随即回答说：“不会的，他们请了布索尼。我这次去，只不过是检测一下，他们现在知道得请国际高手去了。”老板感到很失望，鲁宾斯坦也更是沮丧万分。

鲁宾斯坦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卡丁尼街42号公寓，因为他拖欠三个多月的房租钱还拿不出来。柯德威纳斯先生原以为一个音乐家去了一趟美洲大陆，必然满载而归，谁知他回来后竟两手空空，连房租钱都还不起，不由心头纳闷。好在这位房东心肠好，充分谅解了这个不善理财、挥霍成性的年轻人，知道他确实有难处，所以不仅表示以后可以慢慢还，还要求他暂时在他那里住下没事。

鲁宾斯坦在随后的一个星期内没找到一个熟人，经常饥肠辘辘，好不难熬！

在百般无奈之际，他找到了在旅美途中结识的一个法国青年伯爵阿曼·耿陶毕荣。这人是一个汽车推销商，在巴黎一所公寓里过着优裕、闲散的公子哥儿生活。他有一伙好朋友，都是巴黎“金色年华”中的贵族子弟。这些少爷们的生活重心全放在赛马、吃喝和追求异性等逍遥玩乐上。阿曼跟他们稍稍不同，因为他多少还有点儿上进心，而且酷爱音乐。

当下阿曼把鲁宾斯坦请去一家高级餐馆吃饭，并要这位才认识不久的钢琴家搬到他家里去住。他惟一的哥哥路易结婚之后，已经搬了出去、另立门庭了。如今他的屋子空着。阿曼还表示，他的寓所雇有仆役，可以提供简单的早点，中餐和晚餐则在外头吃；衣服有人会拿去洗，每周两次。

鲁宾斯坦到此绝路逢生。他很快筹足了一个月的房租，还给了柯德威纳斯先生，保证余款以后陆续归还。当天下午，他就搬进了克伯大街的阿曼寓所。路易的那间屋子对鲁宾斯坦来说，不啻是个天堂：有设备齐全的卧室，里面有带一架普莱耶钢琴的小客厅和小餐室，以及宽大的浴室、厨房和杂物室等。鲁宾斯坦一进门，男管家佛狄南就接过他的行囊，同时把衣物拿去浆洗。

从这一天起，鲁宾斯坦在阿曼的带领下，被接纳为这个“金色年华”的群体之一，过着纸醉金迷的公子哥儿生活。他们每天晚睡早起，早点在床上吃，中、晚餐则在名贵的馆子里享受。晚上从不错过音乐会，深夜通常是在最时髦的夜总会里消磨。鲁宾斯坦也不例外。不过，每天下午这群纨绔子弟去看赛马或去赌场玩牌的时候，他才能一个人静下来弹琴或看书。成名之后，这位艺术家也只好承认，这种生活虽说对他“在艺术上和道德上异不可取，但对一个19岁的大男孩来说，的确是一段令人兴奋神驰的人生旅程”。

但是，这“一段短暂的青春，充满神奇和快活”的日子，随着阿曼·耿陶毕荣去纽约经商，也就永远结束了。老管家佛狄南也被带了去。这样，鲁宾斯坦的生活担子一下子就加重起来，一切一切的花销，都得自掏腰包，没有人可以依靠，谁也不会慷慨解囊了。而他所赚得的那一点儿钱，全都挥霍在购买名贵的衣服上，里里外外简直是一副公子哥儿的时髦包装。

怎么办？他费尽心机，一筹莫展。不料亚斯楚先生又来了个釜底抽薪，训令他的下属收紧账面，只给这个浪荡子一些零花钱。他明知鲁宾斯坦早已手头枯竭，甚至债台高筑，但对这个年轻人行为放荡不羁，早就怨言啧啧，十分恼火了。

鲁宾斯坦有时穷到不名一文，夜晚经常空着肚皮上床。早点顶多也只能在便宜的小食摊上买块三明治或一杯咖啡，有时在街头干脆买点儿水果充饥。

生活潦倒落魄，使鲁宾斯坦歧途彷徨，莫知所从。

正在这紧急危难之时，好友佛德立克来信邀请他去华沙消夏。他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急匆匆地返回了波兰。当他得悉哈曼一家人都去国外疗养去了，只剩下佛德立克一人留在华沙近郊的友人卜瑞奥斯基夫妇家，他也就欣然下了乡。

1906年的整个夏天，鲁宾斯坦都是在华沙乡村度过的。他同好友佛德立克和卜瑞奥斯基一家人待在一起，每天练琴、看书、骑马、钓鱼、打球，过得实在开心！

秋天，佛德立克把鲁宾斯坦带回了华沙，恰巧哈曼夫妇也从国外度假归来。玛黛琳娜虽然仍是那么热情，但鲁宾斯坦却从她的眼神中察出了一丝儿

淡淡的冷漠。老哈曼倒是十分殷勤好客，鲁宾斯坦的美国之行显然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当时波兰报纸都报道了鲁宾斯坦在法、美两国的“成功”，并送给了他一个“波兰著名钢琴家”的雅号。有了名气，利也就随之而来了。

华沙交响乐团团长兼首席指挥艾密尔·莫林纳斯基立即邀请鲁宾斯坦演奏三场，酬金丰厚。紧接着，罗兹的一位音乐协会经纪人也请他去家乡独奏两场。这几场的演出都极为成功。他第一次结识了莫林纳斯基，觉得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家，而且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乐坛导师。在三场协奏曲的演出中，他给予了鲁宾斯坦许多宝贵的指点。

这次故乡之行，初步缓解了鲁宾斯坦的困境。他挣到了一大笔钱。但是，鲁宾斯坦一贯出手大方，除将这次演出所得的一半金额给了年老父母外，还资助大姐嘉薇格，出钱帮助从事反俄革命活动的三哥艾纳西出逃巴黎。扣除这一切开支，余下的钱也仅够鲁宾斯坦自己在巴黎一两个月的生活费。

这次波兰之行表明，鲁宾斯坦与玛黛琳娜的暧昧关系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冷却了下来。倒是这时却爆出了他与其长女波拉的风流韵事，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

不久，佛德立克去了巴黎，在一位英国老太太的寓所定居下来，还来信邀请鲁宾斯坦也去那里投宿，因为还有一间房子尚待出租。这次佛德立克计划将他自己谱写的协奏曲带去巴黎，以便“试试自己的运气”。他虽说存在着某种生理缺陷，但对音乐事业的追求却始终如一，执着虔诚。

1907年初，鲁宾斯坦返回了巴黎，随即去劳瑞斯顿25号找到了好友佛德立克。他们开始又住在一起，房东考尔太太是一位60多岁的英国老妇，心地善良，对她那惟一的两位房客都和蔼可亲。

生活安顿下来之后，鲁宾斯坦便去看望亚斯楚先生。此后一个时期，他们之间合作得挺不错：鲁宾斯坦成功地举行了一系列的演奏会，他又再度受到了巴黎上流社会的青睐。

他与佛德立克居住在一起，俩人经常切磋琴艺，交流乐理，这对鲁宾斯坦日后成名提供了难以衡量的新的推动力。

在那一时期的巴黎乐季，亚斯楚先生在众多的音乐会中，至少有两次是重头演出，鲁宾斯坦则在其中显示了自己那斑斓的艺术技艺：

——亚斯楚在为鲁宾斯坦举办了两次音乐会（一次是独奏，另一次是义演）之后，又组织了一次为年迈演员筹募基金的演奏会，应邀参加的有三人：卡鲁索、美国女高音杰拉婷·法拉尔和鲁宾斯坦。演出地点选在可容纳3000名观众的楚卡德罗音乐厅。卡鲁索和法拉尔演唱的选曲相当精彩。作为压轴演奏，鲁宾斯坦选了李斯特的编曲歌剧《崔斯坦与易梭德》中的选曲《爱之死》。全场听众听得十分入神，甚至如醉如痴。那天的演唱会上，莅场的还有著名作曲家卡密·圣—桑。他在散场时对鲁宾斯坦夸赞说：“这首曲子由钢琴演奏，显得比演唱动听多了。”这场音乐会之后，三位演员都被媒体冠以“三大国际巨星”的称号。所以，在日后的艺事生涯中，鲁宾斯坦就常常弹奏这首歌剧的编曲。

——紧接着，亚斯楚先生把理查·施特劳斯的新歌剧《莎乐美》引进巴黎，由原班人马演出。他当时这样做是冒着极大政治风险的，因为德语在普

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歌剧演员。1894年开始艺事生涯，以洪亮的嗓音和高度呼吸调控歌技见长。

法战争之后首次在法国公共场合中使用，加上奥斯卡·王尔德在其剧本《莎乐美》中有涉嫌猥亵的内容，可能引发法国天主教徒的愤怒。亚斯楚摒弃了这一切的世俗偏见，力排众议，坚持上演。他凭借自己的巧妙“公关”活动，不仅赢得了葛瑞福女伯爵及其“法国贵族试听会”的大力支持，而且争取到了当时法国总统阿曼·法拉瑞参加首场公演的承诺。

《莎乐美》演出六场，地点选在沙特勒戏院。演出阵容是：音乐指挥为理杰·施特劳斯，女主角为著名的女高音艾美·戴丝汀，鲁宾斯坦则参加团体排练并协助独角排演。通过排演，记忆力超强的鲁宾斯坦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把全剧的乐曲记得烂熟于心了。

这六场《莎乐美》的演出盛况空前：尽管每张门票创 100 法郎的新高，也被抢购一空。亚斯楚自然沾沾自喜，情绪昂扬。

最后一场演出落幕之后，女主角艾美·戴丝汀特邀鲁宾斯坦去她下榻的女王饭店的套房中晚餐。她与姐姐同居一室，俩人都换上了一袭晚褙，三人一起喝着香槟，品尝冷盘，气氛融洽。鲁宾斯坦向戴丝汀表达了对她那高超的演唱功力的钦佩，他说道：

“你的演唱方法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你教会了我如何正确运用弹性速度，而这种自由表达乐曲的定义早先却遭到了普遍的曲解。我很想把你那完美的换气控制引用到我那演奏的句法中去。我相信当年肖邦在他那作曲中采用弹性速度时，必然也是这么想的。”

这一期间，鲁宾斯坦依靠天赋记忆能弹奏出《莎乐美》歌剧中的全部乐曲。这种特技日后也就成了他稳赚大钱的一种功力。当时巴黎的乐迷们都把这出歌剧奉为走俏的重头剧，纷纷来聘请鲁宾斯坦为他们作室内乐演奏，每次还给予酬金 500 法郎高价侍候。这位青年钢琴家当然喜不自胜，来者不拒，因为这种演奏氛围与一般音乐大宴迥然有别：听众不会超过十个人，而且都是清一色的施特劳斯迷。他们常常对着乐谱和歌词，惊叹鲁宾斯坦那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的弹奏。

声名远播，好事纷至沓来。

一位美国富婆名叫波特·珀模的，为了给当时在位的英王爱德华七世安排一次《莎乐美》片段演出，特出价 100 英镑的酬金把鲁宾斯坦请到伦敦去。地点是她租下的伦敦沙泽尔王子宫邸，方式是茶话会后加一演奏会，并请来一位名叫奥莉芙·傅兰丝德的美国女高音伴唱《莎乐美》的最后一章——全剧中最困难复杂，也是最为精彩的部分《七重纱舞》。

出席这次演奏会的英王，着实英俊潇洒，气宇轩昂。他的服饰堪称最佳上品：一袭大翻领、单排扣的深色长礼服；两个钮孔上端分别缀有一枚蓝莹莹的宝石，系在一条纤细的小金链子上；礼服下摆拖出一道弧线，显得飘逸柔媚。英王说话声音低细，但音域却异常宽宏，稍带德国口音。他对演奏家和女高音都给予了称赞和道贺。

从英国回到巴黎后，鲁宾斯坦才发现佛德立克去了美国，而一向喜爱佛德立克的英国太太考尔也决定去美国消夏，同时关闭她在巴黎的寓所。这么一来，鲁宾斯坦又陷入了生活困境：无处容身，加上债台高筑，欠下考尔太太一个月的房租钱，以及裁缝成衣费和以前房东柯德威纳斯的钱未还。他手

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其主要作品之一为剧本《莎乐美》，剧中莎乐美对圣徒洗礼者约翰表示了狂热的爱，甚至热吻盛在盘子里的约翰首级。

头的钱已经花光，而从亚斯楚先生那里领取的工资，也委实透支太多。怎么办呢？

为了求得生存，鲁宾斯坦又不得不像过去那样，到处混饭吃，在极端贫困与挥霍无度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着。这一时期，他又荒废了严肃的琴艺，只顾削尖脑袋挤进贵族之家的“音乐晚会”献奏，挣点儿酬金，同时饱餐一顿美味。

这一期间值得一提的，是鲁宾斯坦为巴黎显要贵族洛斯契尔德男爵和波多基伯爵献奏。在后者的一次家宴上，他还结识了一位银行家艾德华·魏斯伟勒。1907年的7月，鲁宾斯坦因考尔太太的寓所关闭，被迫搬至卡诺大街上的一家房租低廉的旅馆。后来又因拖欠房租，他被赶了出来，在大街上熬了一个整夜。直到第二天被魏斯伟勒发现，才不得不接受收容，在这位银行家的一间小房子里栖身。魏斯伟勒还是患难中的鲁宾斯坦的钢琴弟子。这一期间鲁宾斯坦的惟一收入，全靠教魏斯伟勒弹琴，每周上三次课，每次一个路易金币，总算缓解了燃眉之急。

在鲁宾斯坦落魄之际，一般都能得到一些好心人士的大方施舍。打来巴黎起，他老是在一家报摊子跟前买报纸。一天，他去当铺典押衣物，不巧吃了闭门羹——当铺关门歇业。午后，饥饿的肚皮只填进了一杯咖啡和一小块点心。由于饿得心慌，他便信步来到这家报摊前，只想看看报上的大标题，其实当时也买不起一份报纸了。那位卖报老妇见鲁宾斯坦这个老顾客没有买报，却一副狼狈相，面色憔悴，便大大方方地送给了他一份报，还趁势把5个法郎塞到了他的手心里，淡然一笑说：“年轻人，快拿去买点东西吃吧！将来方便再还好了！”鲁宾斯坦不由一阵脸红。

5个法郎哪里经得起他花，一转眼便没了。在万般无奈之际，他只好熬起脸皮去找亚斯楚的会计碰碰运气了。想不到他还真碰上了好运：会计笑吟吟地交给了他一封信，原来竟是华沙发来的邀请函，请他回国参加一项慈善义演，酬金为400卢布。好心的会计也知道这个浪荡钢琴家又一贫如洗，便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20法郎借给了他，说：“我只能资助你这些了。”

但是，这区区20法郎哪里够鲁宾斯坦回华沙的开销？思来想去，为了筹足300法郎的路费，鲁宾斯坦决定向波多基伯爵借了。他在平日交往中，总觉得这位波兰贵族出手大方。例如伯爵曾慨然捐出10万法郎，作为亚斯楚先生兴建壮丽的香榭丽舍大戏院的部分基金。又如不久前这位伯爵还慷慨地给鲁宾斯坦一对镶有四颗天然蓝宝石的白金袖扣，可惜这件无价之宝早就给这个落魄青年贱价卖掉，以填肚皮了。

此前，波多基伯爵的秘书曾经向鲁宾斯坦透露过，伯爵虽然为人慷慨大方，但却很不喜欢别人开口向他借钱。好在伯爵的表弟蓝毕林斯基这时伸出了援手，给鲁宾斯坦以全力资助。

一周之后，鲁宾斯坦回到华沙。他这次在华沙、罗兹和俄国首都圣彼得堡都举行了多场演出，结果都很成功。在罗兹举行的那场1000卢布酬金的演奏会上，鲁宾斯坦的一家人全都到场聆听，会后照例又举办了一次丰盛的家宴。儿子顺便将演奏所得的一半交给了年老的父亲。

从圣彼得堡返回华沙后，鲁宾斯坦和小提琴家保罗·高占斯基联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演奏三首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华沙著名指挥家艾密尔·莫林纳斯基负责指挥，他要求这两位意气相投、友情日增的青年才俊事先把选定的节目试奏给他听。接着，这位后来成为鲁宾斯坦的岳父的首席指挥针对

两人演奏乐器的平衡、句法和进行速度都作了绝妙指点，使鲁宾斯坦终生难忘。莫林纳斯基说道：

“演奏时要能舒放开，但却要模塑自己的句法；不要为求表现而演奏，而应让乐曲流泻个人的心声；要牢记：徐缓的乐章要演奏得稍快一些，而急板快弦则要演奏得稍稍缓慢，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要练习，练习，不停地练习！”

为此，他们便开始了苦习勤练。这次演奏会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乐评人士对小提琴——钢琴合奏的完美和风格一致倍加称颂。此后，他们又在华沙和罗兹分别举行了各一次的同场演出。鲁宾斯坦还在波兰各地举行了巡回独奏，收入颇丰。1907年的岁尾对鲁宾斯坦来说，是够紧张张张的，但又是十分愉快的。他总算暂时走出了生命的低谷，正在挣扎着往上爬升。

1908年元月，鲁宾斯坦告别了华沙的亲友，只身来到了柏林，下榻于波茨德玛广场上的贝利夫大饭店。他预计在波兰所赚到的钱，约可供在当地两三个月的用度。

由于羞怯与大志交混的自卑感作祟，这次鲁宾斯坦没有去拜访1904年告别柏林后的众多老朋友。他只去看望了姨妈莎罗蜜娅·梅耶和姨父赛格佛瑞。由于姨妈的去信，大姐嘉薇格特地赶来柏林陪弟弟看戏、逛商店和参观博物馆。原先这位大姐还受了“蒙蔽”，以为小弟弟真个去了巴黎呢。

嘉薇格住在姨妈家中，经常来贝利夫大饭店与小弟同桌吃饭，来往车费和饮食费用统由鲁宾斯坦支付。这样的“潇洒”生活，显然维持不了多久。

一天，大姐说她带来的钱都快花光，准备回家去了。临别时大姐告诉老弟，她当了一只手镯和一枚胸针，当场给了他300马克，还要他收好当票，将来有钱时再把这两件饰物赎回来。

的确，这时鲁宾斯坦也感到手头拮据。零花钱已所剩无几，饭店的账单却越积越多，区区300马克也难填他那无底洞。生活又冒出了“怎么办？”的疑团。在山穷水尽之时，鲁宾斯坦被迫又给好友约瑟夫·贾洛辛斯基求援，恳请他在接信后即速汇来5000马克（相当于1250美元）。他这时已真的打算回巴黎了。

大姐走后，鲁宾斯坦孤寂难受。他一心只专注着一件事，急切地盼望着贾洛辛斯基能回信寄钱来。因为这时饭店老板梅兹格先生眼看这位旅客积欠过多过久，早就难以容忍，取消了他的餐厅签账，还几乎要下逐客令了。

在面临绝境之际，鲁宾斯坦不得不再给贾洛辛斯基发出第二封告急信，向他要钱吃饭兼回华沙去。他在写出这第二封挂号信时，深感自己“像是要淹死时猛喊救命似的”。

转眼间两周又过去了，去的两封信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饭店老板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讨债单据越来越多，而荷包里又没有一分钱。这时他省去了每天的早点，中、晚餐也只能去阿森纳自助商店花两分半钱购买一个又干又冷的面包裹香肠充饥了。

到了这时，这位青年钢琴家开始觉得自己业已走进了生命的死胡同。“自杀”的意念，开始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并慢慢地扎下了深根，剩下的问题只是思考着如何了此残生更好过一些。

思索来考量去，他最终决定上吊，而且说干就干。他从一件旧睡袍子上

当初鲁宾斯坦在华沙放出的“烟幕弹”，是说去巴黎的。

取下了一根腰带，打了个死结，再在浴室里找了个挂衣服的铁钩子，然后搬了一张椅子，把腰带牢牢地套在铁钩子上，接着便把脖子伸进了腰带的环扣中。谁知当他一脚蹬开椅子时，腰带竟“啪”的一声断裂，他一下子摔落到地板上。

作为这场悲剧的死里逃生者，鲁宾斯坦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号啕痛哭，然后昏昏然爬回到钢琴边，用音乐来哭出自己的心声，为他那险些儿出壳的灵魂带来了片刻的平静。“在那令人羞辱的一天”，确实是“音乐救了我一命”，“我从此生命得到了净化”，——多年之后鲁宾斯坦不无后怕地写道。

在这次“自杀未遂”之后，青年钢琴家突然觉得饥肠辘辘。他在去阿森纳自助商店购买他急欲吃到的“两个香肠面包卷”时，突然又觉得街头的一切，包括尘世的喧闹和人群的熙来攘往，都令他无比着迷。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也太可爱了！人生也遽然变得十分美丽，值得活下去去了！鲁宾斯坦的脑海里涌现出了一个无价的真理：“一个人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都必须无条件地珍惜自己的宝贵生命。”

那天晚上，鲁宾斯坦从阿森纳自助商店回来的头一件事，便是火速给大哥史丹尼斯拉夫写信，恳请他设法筹到1000马克，把自己救出困境。长兄一贯心地良善，他瞒过了父母，独自出资300马克（这是他所能拿出的全部积蓄），再向姐夫毛利塞借到了必需的余额，立即电汇去了柏林。鲁宾斯坦收到汇款后，付清了饭店的半数欠账，余额写了一张“日后还清”的借条，便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华沙。

事后查明，贾洛辛斯基确实收到了鲁宾斯坦寄来的两封求援信。但他却没有重视，以为又是好友在搞那套“恶作剧”，猜想对方“准是在柏林乐昏了头”，或是“要钱只是要过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所以一直没有当真。因为在这事以前，鲁宾斯坦也曾经多次给贾洛辛斯基写过类似的求援信，贾洛辛斯基每次都给了毫不延宕的资助。这次仅属例外罢了。大家用“狼来了”的童话来解释，也就消除了朋友间的一场可怕误会。

为了给好友来个惊喜，贾洛辛斯基事后给了鲁宾斯坦一个大信封。哟！信封鼓鼓囊囊的，里面装的竟是4000卢布！贾洛辛斯基说道：“我想起前段对不起你的事，这点意思权当补偿。我只希望你能回巴黎去，重整旗鼓。”

鲁宾斯坦半个多月前住进贝利夫大饭店时，著名的钢琴制造商贝司坦先生就曾经免费借给了他一架小钢琴备用。

第三章 驶上演艺快车道

1 重整旗鼓

中国有句俗语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通过柏林事件，鲁宾斯坦充分理解了生命的重大涵义，懂得要“无条件地珍惜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的具体行动便是一如好友所希望的——重整旗鼓。

所以，在从 1908 年至第一世界大战期间，鲁宾斯坦确有忙不完的演奏会，有结识不完的朋友，有跑不完的演出地点。与此同时，他的手头也慢慢地宽裕起来，而且他还开始有了自己的音乐会经纪人了。

鲁宾斯坦在得到贾洛辛斯基馈赠的 4 000 卢布之后，突发“有乐同享”的奇想，于 1908 年春伙同保罗·高占斯基和约瑟夫·贾洛辛斯基去了柏林、巴黎、伦敦等三大城市观光游玩，到处大吃大喝，住高档旅馆，充分享受人生。鲁宾斯坦振振有词地说：“有钱不就是为了享乐吗？而享乐才是真正的人生，其余都不过是为了享乐所做的准备工作而已。”这次在柏林，鲁宾斯坦跑去当铺赎回了大姐的首饰。

随后，他们三人又结伴两度去世界瓦格纳迷的朝圣地——巴伐利亚的拜雷特，聆听歌剧《巴西法尔》。接着，他们在卡尔斯巴德举行了一次演奏会：保罗和鲁宾斯坦合奏了一首贝多芬的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又轮流独奏了一些曲子。这次票房收入特丰：净得 3 000 多奥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不小的数目。

鲁宾斯坦与两位好友分别后，只身返回华沙。不久他便接受当时奥属克拉科夫和热舒夫两地发来的关于举办演奏会的邀请函。演奏会办得很成功，并成为他在波兰境内这个“外国统治区”广受欢迎的起点，这以后从未衰去过。

1909 年秋，鲁宾斯坦巧得奥地利王子拉德斯拉斯·鲁勃莫斯基兄弟的资助，去维也纳、罗马、柏林和巴黎等大城市演奏。在柏林最大的演奏场地——柏林音乐厅演出时，他的恩师巴斯教授也曾莅场聆听，还给鲁宾斯坦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呼昔日的弟子为“亲爱的鲁宾斯坦先生”，他还赞誉鲁宾斯坦在表演勃拉姆斯协奏曲中所显示的“威力”和“韵律上的精湛”，不过他也同时指出：“你应该注意细节，少用踏瓣”。

1910 年 2 月，鲁宾斯坦在他的音乐经理人朱皮沃斯基的协助下，插花式地在克拉科夫和热舒夫等地演出。在热舒夫的那场演出中，恰逢肖邦的百年华诞，热舒夫市的有关当局在歌剧院举行了盛大的肖邦作品发布会，由艾格纳斯·符利曼和鲁宾斯坦两位钢琴家出任节目演奏。上半场由符利曼演奏肖邦的《丧葬进行曲》，下半场由鲁宾斯坦演出肖邦的《B 小调奏鸣曲》，中间系这两位钢琴家合演的回旋曲。当晚八时演奏会开始，但台下观众只坐满了五成的位子。符利曼也只好将就登台演出了。接着是两人合奏回旋曲，听众反应一般。幕间休息之后，台下观众已是人满为患，上流人士的包厢附近尽是一簇簇鲜花。这时鲁宾斯坦二次登台，灯光一暗，剧院顿时鸦雀无声。这位天才钢琴家当即觉出自己与听众之间涌起了一股神奇的电流，这种神奇的电流一旦撞击他的心扉，便会迸发出一股神异的灵感来。那天晚上，是鲁宾斯坦演奏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成功，也成为他在极度挫折之后的新崛起。所

以，从那次演出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止，热舒夫市始终是鲁宾斯坦稳保极高卖座率的惟一城市。

这一期间，鲁宾斯坦曾多次应邀为贵族府第（如蓓德嘉·波多卡女伯爵、杜拉·鲁蒂妮女侯爵、鲁意莎·卡赛提侯爵夫人等）作私家室内乐演奏，每场酬金 3000 奥元或 2000 里拉，并享受到了一次次的高级宴饮。

此外，在去罗马演奏时，鲁宾斯坦还曾利用空余时间游览了意大利的各个名胜古迹：

他参观了古罗马议坛和圆形竞技场，整整游玩了一天。

他观赏了西斯廷大教堂中米开朗琪罗的顶画杰构，久久地躺卧在地上仰望，暗自惊叹这一旷世佳作的内涵和完成的艰辛。教堂墙壁上挂的其他石画，在米开朗琪罗的超人天才的辉映下，都显得黯淡无光。但是，素有“画家中的莫扎特”之称的拉斐尔，却在其所作的壁画和四行韵诗中表现了一种质朴温婉风格，给鲁宾斯坦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此外，他还在艺术馆中观赏了众多收藏的雕像。

他抽空专程去了一趟那不勒斯，目睹了从庞贝和赫库兰尼姆废墟中挖掘出来的大量古青铜器。真是超级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此外，他还参观了博物馆和绘画陈列馆，看到了许多的名贵画和织锦画。接着，他又驱车去那不勒斯东南 10 公里的维苏威火山。当他爬近火山口边缘，正探身朝洞里窥探时，猛然一声惊雷巨响，熔岩从火山洞底喷出，凶焰险些儿吞噬了鲁宾斯坦，地下泥土连连颤抖。他吓得惊叫一声，手中的那根巴德瑞夫斯基赠送的手杖一下滑落烈火中，所幸人完好无损。由此他才体验到维苏威火山永远是“活”的道理。

他加入了“卡波里一日游”，观赏了这个蓬莱仙岛的旖旎风光，游览了著名的“蓝洞”，还坐马车观赏了这座古城那充满诗情画意的街道、广场和喷泉。在一家饮食店里，鲁宾斯坦正在吃冰激凌时，突然发现俄国大文豪高尔基也坐在一张小桌子旁，手里握着一只装有柠檬茶的高脚杯，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

他游览了翡冷翠，深深呼吸着这个可爱小城的浪漫气氛，在大街小巷、公园、市场和维奇诺桥上徜徉了好几个小时，观赏了艺术史上一些巅峰时期的杰出作品，其中米开朗琪罗的巨大雕像《大卫》，在他的脑海中流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鲁宾斯坦把翡冷翠称为“珍宝之城”。

他还去了“以舟代车”的水上城市威尼斯。鲁宾斯坦一下火车，立即乘上了一条两头尖尖的平底船，匆匆赶到了大运河。接着，他又赶往圣马可广场，但见圣马可大教堂圆形屋顶上那金色的光轮，在璀璨的晚霞中熠熠闪光。他花了两天时间，在这个天堂般的小街窄巷中留连忘返，在数不清的小桥流水上踟蹰徘徊。在与这座“爱之城”告别时，鲁宾斯坦遗下了一句戏言：“威尼斯对我来说，确实有宾至如归之感。我爱这座城市犹如我爱一位少女似的。”

同一期间，鲁宾斯坦又二度去柏林演出。当鲁宾斯坦去音乐厅练琴时，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艺术上具有坚强的毅力和雄伟的气魄。在西斯廷教堂 800 平方米的天花板上，连续工作了四年，独立完成了《创世纪》的巨型天顶画。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建筑师。

有人告诉他关于拖欠贝利夫人饭店的房钱一事。他听了暗暗吃惊，等试过钢琴和坐凳之后，就径去饭店向梅兹洛先生作解释。他先还了部分欠款，又送了六张门票，总算平息了这场风波。当天下午，他去看望了启蒙导师亨利克·巴斯教授，受到了殷勤接待。教授表示晚上会去听演奏的同时，还问了当晚上演的节目。学生据实相告：贝多芬作品第五十三号、舒曼的交响乐练习曲和肖邦的叙事曲与两首练习曲。恩师听了都连连点头赞许。最后鲁宾斯坦还谈到了德彪西的两首作品。不料巴斯教授听了竟勃然大怒起来，只见他双手猛擂桌子大吼道：“粗俗不堪！你怎么会演这等蹩脚的破烂货的！”随后又絮絮叨叨地埋怨了老半天。当天晚上，鲁宾斯坦去音乐厅演出时，一路上有一种“去奔丧的感觉”。但当他一登上演奏台，情绪当即舒坦下来，信心也有了。他扫见梅兹格先生及其家人都端坐在头排座位上，心中窃喜，他要用高超的绝技来让这位贝利夫大饭店的老板亲眼瞧一瞧，台上的人“除了会欠账之外，也能弹琴”。所以这场演奏的结果极佳。就连德彪西的两首曲子竟也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事后得知，巴斯教授十分欣赏，还说了一句：“这小子准是下了点功夫的！”

同是1910年，鲁宾斯坦参加了俄国圣彼得堡为纪念安东·鲁宾斯坦而举办的钢琴家与作曲家大赛，并赢得了该项大赛的“第一特别奖”。大赛评审委员会由12人组成，主席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格拉祖诺夫。对这次大赛中未能一举夺冠（两名冠军各得2000卢布，折合美金1000元），鲁宾斯坦的解释很坦率，他说道：“我一向只能将乐曲轮廓弹得宛转动听，却始终忽略了细节和技巧上的润饰，而这正是我多年来的恶习。”

紧接着，鲁宾斯坦接受了俄国交响管弦乐团总经理、闻名全欧的最佳低音提琴家赛尔其·库塞威茨基的邀请，去俄罗斯和乌克兰各大城市（包括圣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哈尔科夫等）巡回演奏，还领到了预支的2000卢布的订金。库塞威茨基后来出任美国波士顿交响管弦乐团的指挥一职长达25年。在这趟巡回演出中，鲁宾斯坦结交了一些王公要员，包括乌克兰的贵族领袖、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外甥德密屈·戴维杜夫及其内弟高丁·李可维志，后者是当时乌克兰省长崔勃夫的女婿。

1912年的1—2月，鲁宾斯坦与作曲家卡洛·许马洛夫斯基和乐团指挥葛利格·费特博格在柏林、维也纳和莱比锡三地举行了十分轰动的演出。此前，他还在波兰举行了几场演奏会，并履行了在俄国演奏五至六场的契约，包括接受俄国羊毛产地阿斯特拉罕的一位富商希金先生在他家乡举办一场音乐会的邀请。

之后，鲁宾斯坦又应邀去伦敦演出，结识了不少好朋友，其中的一个是靠石油发迹的富翁约翰·博甘及其夫人。此后，每次来伦敦，鲁宾斯坦都是住在博甘夫妇家，伦敦北郊贝尔赛斯公园小街拐角上的一幢三层小洋楼。后

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受瓦格纳影响，创作力图摆脱前人的窠臼，开启音乐上的印象派风格。作品多以诗、画、自然景物为题材，刻意表现其感觉世界中的主观印象。

安东·格利高列耶维奇·鲁宾斯坦（1829—1894），俄国钢琴家、作曲家。俄国第一所音乐学院的创建人（1862）。与本书的传主毫无亲缘关系。

亚历山大·康斯坦京诺维奇·格拉祖诺夫（1865—1936），俄国作曲家。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院长。后定居国外，卒于巴黎。

柴可夫斯基（1840—1893），俄国作曲家。

来博甘先生不幸因车祸丧生，但其夫人仍秉承先生遗志，大力支持这位钢琴家的艺事活动。

1912年秋乐季，鲁宾斯坦的音乐会是在老家罗兹揭开帷幕的。由于他此时雇到了一位能力超强的音乐会经纪人鲁道夫·艾森巴赫，他此后在波兰、德国、奥地利、俄国、意大利等地的演出频率都相当高，收入也十分可观。财源滚滚而来，标志着鲁宾斯坦的演艺事业已正式驶上了快车道。

1913年春夏之间，鲁宾斯坦在伦敦贝司坦音乐厅举行了两场独奏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美国歌唱家保罗·德瑞柏及其夫人莱丽儿。这对夫妻在伦敦艾狄斯丛林大街19号拥有一幢惬意、舒适的寓所，寓所后边还辟有一间高雅、宽敞的方形乐池。在那一时期，艾狄斯丛林大街19号经常有一些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提琴家和钢琴演奏家聚会。他们时常在这里举办音乐会，培植友谊，切磋琴艺，畅谈人生，欢歌达旦。在鲁宾斯坦的心目中，艾狄斯丛林大街19号几乎成了世上的极乐瑶圃，甚至是他“毕生至高无上的音乐仙乡”。

一天晚上，鲁宾斯坦去德瑞柏夫妇家，在门口骤然听见了贝多芬第五十九号作品F大调四重奏第二乐章的主题曲，乐声宛转悠扬，把每个钢琴家直听得入了迷。就在这次的乐池中，鲁宾斯坦结识了几位乐坛新朋友，其中三位是西班牙人，即小提琴手兼指挥家的恩立克·阿博斯和大提琴手奥格斯丁·鲁比奥（这两人都是西班牙皇家音乐学院的教授），第三位是中提琴手彼得洛·莫瑞勒斯。此外，还有一位是柏林的小提琴手兼作曲家尤金·古森斯，他后来又发展成为著名的指挥家。当时，由才华卓著的青年亚伯特·山蒙斯领导的伦敦弦乐四重奏，正崛起为这类多种乐器合奏的一个最佳乐团。当下，这四位演奏家邀请“不速之客”鲁宾斯坦跟他们来一下五重奏。他们先奏响了勃拉姆斯的五重奏，随后又演奏了舒曼的五重奏，赢得了众人的喝彩。这时鲁宾斯坦兴犹未尽，又恳请古森斯和鲁比奥一道演奏舒伯特的三重奏。这首《降B调三重奏》演奏得美妙极了，大有演奏会的水平。众人的音乐胃口一经吊起，便一发不可收拾，随即又奏起了舒伯特的《降E调三重奏》，较之前一首曲子更胜一筹。最后，保罗·德瑞柏又在鲁宾斯坦的钢琴伴奏下，用他那训练有素且表情深沉的尖细嗓门，几乎唱遍了舒伯特《冬之旅》中的系列组曲。他唱完后，鲁宾斯坦又接着独奏他所喜爱的勃拉姆斯和舒曼等大师的乐曲，直到兴尽而散。

鲁宾斯坦及其乐坛好友们在德瑞柏家的聚会，其演奏盛况更是值得大书特书了。参加者除原班人马外，还有在女皇音乐厅演出时参加管弦乐团伴奏的小提琴家贾克斯·狄博，以及亚伯特·山蒙斯及其好友、中音提琴手里昂纳·特提斯。演奏会先由贾克斯、山蒙斯、特提斯和鲁比奥四人合奏德彪西的一首四重奏。第一个小节一经奏响，鲁宾斯坦就觉出他们合奏中有一股新颖而又响亮的力量脱颖而出，那是出自里昂纳·特提斯那如泣如诉、强劲和委婉的中提琴。这位钢琴家甚至觉得，那“是一位我毕生有幸认识并听过的最了不起的演奏家。我跟他那终生的亲密友谊也就在那时奠定了基础。”鲁宾斯坦一时技痒难耐，随即加入了进会，合奏了勃拉姆斯的《C小调钢琴四重奏》。特提斯在第一乐章中所勃发的独特妙音，简直摄人精魂，沁人心脾。鲁宾斯坦多年之后，觉得那美妙乐声“仍在耳边回荡”。那真是一次辉煌的音乐之夜。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鲁宾斯坦总爱用最美丽的词藻去讴歌艾狄斯丛林

大街 19 号那醉人的音乐晚会，认定它们具有“最高境界”词义的“启示”作用，因为“聚在一起的这群音乐家们对他们所表达的纯艺术作了至高无上的奉献，同时也丰富、升华并颂扬了在场的朋友们（包括演奏者和听友）的生命”。

1913 年冬至 1914 年春，鲁宾斯坦在经纪人艾森巴赫紧锣密鼓的策动下，曾经马不停蹄地在加里西亚、克拉科夫、热舒夫和布加勒斯特等地巡回演出。仅在圣诞节前后，他才偷空休息了两周。1914 年的新年伊始，鲁宾斯坦和艾森巴赫又风尘仆仆地去俄国各大都市和维也纳、罗马、柏林、伦敦等地巡回演出，忙得个不亦乐乎。这时，鲁宾斯坦的演艺生涯就更是兴旺，在快车道上迅猛疾进了。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鲁宾斯坦自英国去巴黎参军但没有录用，成为烽火中的幸运儿。随后他又返回伦敦，成为博甘夫人家的座上客。以后他的生活又几度陷入了困境。好在这时结交了比利时的小提琴大师尤金·易沙意，并与之在伦敦同台演出，他的演艺事业才再度出现了一丝亮色，进而蒸蒸日上。在 1915 年伦敦的音乐季中，鲁宾斯坦与易沙意一共联手举办了 20 多场演奏会，其中多半是为红十字会、比利时人、波兰人或其他战时工作所作的慈善义演。

总之，从“柏林事件”之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七八年间，是鲁宾斯坦“重整旗鼓”的时期。尽管这一时期他也有过起落，但已不再穷得丁当响，不再生活不下去了。

2 广结爱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二个年头，伦敦与空城巴黎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的居民几乎疏散一空，而伦敦却人口激增。欧洲大洲逃避战乱的难民们纷纷西渡英吉利海峡，来到这个较为安全的英伦三岛。于是伦敦的演艺事业空前繁荣，戏剧院、音乐厅和电影院每晚爆满，各种音乐会也如雨后春笋，比战前吸引了更多的听众。

广结爱心，多交朋友，是鲁宾斯坦成就事业的奥秘所在。

在这次伦敦居留期间，鲁宾斯坦通过画家好友约翰·沙金特的穿针引线，认识了一个在他演艺事业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一位智利外交官的下堂夫人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女士。正是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将鲁宾斯坦引进了另一艺术天地，并使他从那里发迹，成为名副其实的“钢琴大亨”。从此，鲁宾斯坦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演艺事业上不再大起大落，在生活上也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贫困潦倒，不再像一战初期在巴黎“充当模特儿供人画像”，也不必在伦敦屈就“一户子女钢琴的教学工作”了。

早在 1906 年，鲁宾斯坦那时还是巴黎的一个“陷于生活困境”的落魄演奏家。一次，他曾同好友阿曼·耿陶毕荣一起午餐，席间他就与伊拉苏瑞丝女士及其女儿有过一面之识。那时，伊拉苏瑞丝女士对鲁宾斯坦演奏的《狂神之午后》十分倾倒，对他本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此后，这位已过“天命之年”的妇人非常想见到这一钢琴演奏才俊，多年来一直在寻寻觅觅，多方打听他的下落。

事隔九年之后，这位当年在巴黎曾有“绝代美人”之誉的伊拉苏瑞丝女士终于如愿以偿，在伦敦找到了鲁宾斯坦。那时她与外甥荷西·安东尼奥·甘

达瑞拉斯夫妇一起住在泰德街和河堤大街的交汇处，距离沙金特的画廊不远。荷西的夫人温妮泰十分富有，是智利驻伦敦大使的胞妹。

那时节，鲁宾斯坦在福兰路上租到了一间“给煤油灯熏得又脏又臭的廉价陋室”，为的是住所距离艾狄斯丛林大街19号很近，与博甘太太的寓所则相隔甚远。

命运之神又一次垂顾了鲁宾斯坦，他在伦敦与伊拉苏瑞丝女士得以重逢。此后，这位女士便以一种神奇、诡谲的方式潜入了钢琴家的生活：常常邀请他去她们家吃饭，赠送礼品，还给他在皇家医院路与泰德街口新租了一间带浴室和一架贝司坦大钢琴的套间，让这位的钢琴家住得舒适自在。

作为小小的回报，鲁宾斯坦也把自己的朋友博甘夫人、德瑞柏夫妇和易沙意等人介绍给了甘达瑞拉斯一家人。一天，艺术家们欢聚在甘达瑞拉斯家中演奏室内乐，画家约翰·沙金特、智利大使夫妇、西班牙大使夫人、画家奥古斯特等人也都在座当“听友”。

又一天，荷西·安东尼奥·甘达瑞拉斯夫妇在自己家中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客人中有两对大使夫妇、外交部的哈洛·尼柯逊和画家约翰·沙金特等人。鲁宾斯坦坐在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女士的身旁。他在席间向这位女士谈到了对西班牙的仰慕之情，后悔当初没有跟洛赛四重奏乐团一道去西班牙演奏。伊拉苏瑞丝对他说的话听得很认真，听着听着，她突然拍了拍鲁宾斯坦的肩部，说道：“啊，明天，明天你就会去西班牙了！”

果然，第二天有一名音乐会经纪人打电话来，询问鲁宾斯坦能否跟恩立克·阿波斯大师合作，去西班牙圣塞瓦斯提安演奏勃拉姆斯D小调协奏曲。鲁宾斯坦当即表态，说：“试试看吧，下午再打电话联系。”当时西班牙是个中立国，而鲁宾斯坦却是抗击德国的俄国臣民，要取道法国去西班牙，谈何容易！

困难时刻，又幸得伊拉苏瑞丝女士伸出了援手。她通过俄国驻伦敦大使班肯朵夫伯爵的一位朋友，拿到了大使亲手签发的去西班牙的专访签证，再通过好友、外交部的哈洛·尼柯逊找到外交部主任秘书葛瑞爵士。这位葛瑞爵士准许鲁宾斯坦搭乘一艘英国后备战舰前往西班牙的第二大港毕尔保。

去毕尔保的航程委实艰难，海上风高浪急，又怕德国潜艇偷袭，所以乘船的人一个个都奉命穿上了救生衣，以防不测。好在那是一场虚惊，在音乐会举行的前一天，鲁宾斯坦终于安全地抵达了毕尔保，然后转乘火车赶到了目的地——圣赛瓦斯提安。艾狄斯丛林大街19号的老朋友、小提琴手兼指挥家的恩立克·阿波斯早就为鲁宾斯坦在大陆饭店预订好了一间客房。

在阳台上喝咖啡时，阿波斯对鲁宾斯坦说道：“西班牙人也和法国和意大利两国人民一样，很讨厌勃拉姆斯。为了反击这种愚蠢的偏见，我这才决定在圣赛瓦斯提安举办了这个纯属勃拉姆斯作品的音乐会。首都马德里是不会允许我这么搞的。但在这里，我说了算，我的交响乐团可以作主行动。”

第二天一早，鲁宾斯坦去参加惟一的一次预演，发现街头张贴的海报上，演奏者的名字是临时用笔添加上去的。这说明他们原先对他是否能如期赶来参演，把握并不很大。音乐会选用的场址是一家赌场的小戏院。这次预演进行得十分成功，乐团成员对鲁宾斯坦的琴艺也赞不绝口。他们用西班牙语向他大声欢呼：“棒极了！精彩！”

正式演出时，小戏院只卖出了五成座。但在这首超凡端庄的作品一演奏完毕，全场的掌声骤起，经久不息，没有一首圣-桑、李斯特或肖邦的乐曲

曾令听众如此风魔过。鲁宾斯坦在听众的一再鼓掌下，多次鞠躬答谢，却都难以平息台下的汹涌激情，最后回报了他们的一阕《恩可》曲，总算勉强收了场。赌场经理当下拍板，请求鲁宾斯坦加演三场音乐会；一场与交响乐团合作，另两场是独奏。

轰动的音乐会把西班牙皇太后玛丽亚·克丽丝汀娜也给惊动了，她把鲁宾斯坦请到了她的密拉玛夏宫，表示她将去聆听他的音乐会。

第二场与交响乐团合作的演奏会来了个满堂红，戏票在一小时内全给买光。正式演奏前的一小时，买不到票的人占据了楼梯，阻塞了入口和通道。鲁宾斯坦这次应阿博斯先生之请，演奏了圣—桑的G小调协奏曲。

一名西班牙交响乐团协会的代表眼看鲁宾斯坦的演出大受欢迎，当即与他签订了一份合同，规定从1916年1月起，在西班牙的各主要大城市举办20场音乐会。

由于另两场独奏要在两周之后举行，鲁宾斯坦立即抓住了这一大好时机，去游览西班牙的名胜古迹。他接受了阿博斯先生的建议，买了一本2000公里的游程票册，计划去马德里等重要城市参观。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也是鲁宾斯坦这次游程的头一站。他在马德里待了两天，大部分时间是参观草原美术馆，亲眼观赏了一些“举世无双的伟大杰作”，亲身体验到那个美术馆的确是“世间最完美的画廊”。

托莱多是西班牙中南部的一座小城，距马德里约70公里。这个小城的中古风味最令鲁宾斯坦为之倾倒。而最令这位犹太青年感触良多的是，市中心的宽阔广场曾经是西班牙大审判年代大举残杀犹太人的屠场。

所以，鲁宾斯坦真正喜爱的西班牙名城，首推科尔多瓦、赛维利亚和格拉纳达三个城市。他认为那才是想像中的西班牙，也是他向往已久、情有独钟的美好国度。这位后来跻身于世界级钢琴演奏大师之列的青年才俊并不讳言，他对西班牙的终生眷恋，最初是始于他对莫扎特的《唐璜》和《费加罗的婚礼》的热爱，还有就是对比才的《卡门》、夏布里埃的《西班牙狂想曲》、罗西尼的《赛维勒的理发师》、阿尔贝尼斯的《伊贝利亚组曲》和其他名曲的感情专注。这些来自各国的作曲大师受到了西班牙民歌的启发，才创作出了各自不朽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也才唤起了人们对以塞维利亚为中心的安达卢西亚的音乐、生活格调和风土人情的美好感情和无限喜爱。伊萨伯拉女王对格拉纳达和西班牙其他地区的解放，以及这位女王资助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远见卓识，很早很早以前便激荡着鲁宾斯坦那颗幼小的心灵。而他对西班牙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塞万提斯的经典名著《堂吉珂德》所产生的厚爱，是因为它所用的千钧笔力无人堪与之匹敌。

比才（1838—1875），法国作曲家。歌剧《卡门》系描写出身农家的龙骑兵下级军官唐霍赛，在吉卜赛烟草女工卡门的诱惑下堕入情网，成为走私贩，最后在情场角逐中手刃卡门的故事。音乐多用舞蹈歌曲与分节歌，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西班牙色彩。

夏布里埃（1841—1894），法国作曲家。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阿尔贝尼斯（1860—1909），西班牙作曲家、钢琴家。

伊萨伯拉（1451—1504），西班牙卡斯提尔王国女王（1474—1504）。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作家。长篇小说《堂吉珂德》广泛描绘了当时西班牙的社会生活，是欧洲最早的优秀现实主义佳作。

塞维利亚是西班牙西南部城市，是一座古都。市内有建于 1502 年的大学，还有希拉尔达大教堂。向导带领鲁宾斯坦观赏了圣塔·克鲁斯区那保存完好的 17 世纪城区。他给这位钢琴家指着一条角落里的长凳子说道：“唐娜·艾尔薇拉就是在那条长凳子上等过唐璜的。”

科尔多瓦是西班牙南部城市。市内很多罗马时代和摩尔人的遗迹。鲁宾斯坦在游览多处之后，又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一户人家跟前。那家的房屋角落里有一架钢琴，鲁宾斯坦曾用它一口气弹了西班牙音乐、《卡门》歌曲和维也纳的一些华尔兹舞曲。音乐征服了周围的听众，他们扑上前去，将钢琴家团团围住，请求他在钢琴上签名留念。鲁宾斯坦满足了群众的意愿，这架钢琴也就成了鲁宾斯坦在炎热的 1915 年 8 月来科尔多瓦一游的物证。

格拉纳达是西班牙东南部的一座古城，建于公元 756 年。市内有 13—14 世纪摩尔人阿尔汗布拉宫等古迹。鲁宾斯坦游览了浓荫密蔽、清凉幽深的美丽公园。他下榻于阿尔汗拉宫大酒店，从酒店的阳台上可以俯瞰全城，绿野、山峦、寺院和教堂都尽收眼底，给人以一种宁静祥和的世外桃源之感。接着，他又步行到了摩尔人回教国王那著名的阿尔汗布拉宫殿，发现这一建筑依然雄姿不改，好像当年最后一位摩尔国王包巴底尔在伊萨伯拉女王与斐迪南国王协同夺回格拉纳达而被迫败走时的那个模样。它雄踞高山之巅，纯摩尔式造型——圆屋顶、尖尖高塔、凉廊和通道，以及华丽迷人的内部设计。在鲁宾斯坦看来，阿尔汗布拉宫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愁云，深深渗入到亚瑟的心房。这种古老的史迹，令来此一游的钢琴家既迷茫又神往。随后，鲁宾斯坦又在向导的怂恿下，去了阿尔汗布拉宫对面的阿尔白辛山，观赏了居住在山洞里的吉卜赛人所表演的狂歌劲舞。歌舞女郎那无比优美的身段和激情的舞蹈，给了鲁宾斯坦以一次纯美的享受。

周游西班牙一圈后，鲁宾斯坦返回了马德里和圣塞瓦斯提安。当他被告知两场独奏会的门票已预售一空时，不由精神振奋，两周来的旅途疲劳被一扫而光。结果这两场独奏会都演奏得十分成功，听众像敬奉偶像似的一个劲地朝鲁宾斯坦热烈鼓掌。随后，阿博斯先生高高兴兴地为他设宴饯行。

正当欧洲大陆漫长、可悲的阵地战和残酷、惨烈的血腥屠杀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沐浴着爱心的幸运灵光的鲁宾斯坦却取道法国，平安地回了伦敦，受到了伊拉苏瑞丝女士一家人的热情欢迎。

回到伦敦后，鲁宾斯坦得知莱丽儿已去了美国。她在艾狄斯丛林大街 19 号寓所，那里已由立陶宛人希尔维亚·史帕罗租下。不过，那里照旧笙歌不绝，仙乐袅袅。波兰著名指挥家莫林纳斯基取道瑞典，前来苏格兰举行音乐会，他也成了艾狄斯丛林大街 19 号音乐会上广受欢迎的听友之一。

在伦敦休息了一些时候，鲁宾斯坦曾应邀在格拉斯哥和艾丁堡等英国北部城市演出，伴奏的是苏格兰交响乐团，指挥是他日后的岳父艾密尔·莫林

唐璜，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一名青年贵族，也是欧洲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如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英国的长诗、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的歌剧等。

阿尔汗布拉宫意译为“红宫”，系中世纪摩尔人国君在西班牙建立的格拉纳达王国的宫殿，始建于 1354—1391 年。宫殿位于地势险要的山上，由许多院落组成。其中狮子院以其轻巧的券廊和雕有 12 只狮子簇拥着的喷泉著称。室内布满色彩鲜艳的石膏几何形纹饰和阿拉伯文字图案。伊萨伯拉于 1469 年与亚拉冈王子斐迪南结婚，后来伊萨伯拉于 1474 年即卡斯提尔王位，斐迪南于 1479 年即亚拉冈王位。两国正式合并，基本上统一了西班牙。

纳斯基。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对鲁宾斯坦说来还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遭。莫林纳斯基以长者的身份，曾就这首严谨乐曲的音乐本身和技术上的处理等问题作过宝贵的指导：他要求删去作品中一些由钢琴表现的一连串极强音，适当地添加一些乐句中的渐强音，这样不仅听起来清新自然，还能突出乐曲的整体效果。这位卓越的指挥家还证实了第二乐章的圆舞曲部分演奏过快实在是严重失误的道理，鲁宾斯坦在以后每次演奏这首曲子时，都永远铭记在心。

3 美梦成真

1916年新年刚过，鲁宾斯坦便启程前往西班牙履行20场演奏会的合约。

他先在萨拉戈萨、奥维亚多和毕尔保三个城市各举行了一场演奏会，接着又开始了对帕伦西亚、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三地的巡回演出。这次在西班牙首都的演出产生了轰动效应：三场音乐会的门票都被抢购一空，拉若剧场的经理见演出大受欢迎，立即要求加演两场。首场演奏会便产生了辉煌的效果，答谢的《恩可》曲演奏了四五首之多，观众仍迟迟不愿散场。伊萨伯拉公主、阿房索国王三世的老姑妈也驾幸剧场。她在包厢中召见了鲁宾斯坦，并约请他于次日下午去皇宫饮茶。这位皇姑妈说道：“明天下午五时，我将在宫中迎候你的到来。维多利亚·尤金妮亚皇后希望能聆听你的演奏。”那次茶会可以说是这位钢琴家与西班牙皇族建立终生友谊的开端。这份友好“情谊”历经西班牙革命和内战而从未改变，一直延续到了阿房索国王和尤金妮亚皇后的第三代。

打皇宫献奏的那一天起，鲁宾斯坦在马德里的声誉日隆，他的演奏会更是场场爆满。皇室成员几乎每场必到：尤金妮亚皇后、伊萨伯拉公主、玛丽亚·克莉丝汀娜皇太后和两位小公主都经常光临，其中尤金妮亚皇后很有音乐素养。就连对音乐不太爱好的阿房索国王，也不时驾临演奏会场，而且喜欢跟鲁宾斯坦交谈。在这股皇室旋风的驱动下，马德里的政坛显要、外交使节、文艺团体等方面的爱乐人士都逐渐成为鲁宾斯坦音乐会中的座上客。

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一家人特地从伦敦赶来协助举办鲁宾斯坦的最后一场演出。伊拉苏瑞丝女士经常活动在西班牙的上层社交界中，有很多的显赫朋友，她把她们一一介绍给了鲁宾斯坦。

那一时期，鲁宾斯坦经常去皇宫献奏。每次进宫，他都能得到国王和皇后的厚赏，其中有一副镶嵌小钻石的袖扣、一个刻有“维多利亚·尤金妮亚”签名和日期的金质烟盒，一条白金项链和一块金表。

这次鲁宾斯坦在西班牙物色到了“一位很有才干的音乐会经理人”。这人名叫艾纳斯图·桂萨达，曾经在当年柏林著名的娱乐界大亨赫曼·乌尔夫事务所做过事，很有实际经验。他是古巴人，30岁出头。鲁宾斯坦立即聘请他出任自己在西班牙演出的经纪人。这位经纪人也当面表示，一定要拟定出一项庞大的巡回演出计划。

1916年6月初，鲁宾斯坦到达了圣塞瓦斯提安，准备迎接预定7月举行的巡回演出。

巡回演出的首站是巴塞罗那和卡达隆尼亚省的一些城市。他每到一处，都赢得了满堂彩。在马拉加港，鲁宾斯坦受到了钢琴家兼作曲家阿尔贝尼斯的遗孀的招待。她育有两个女儿，长女已出嫁。晚餐以后，阿尔贝尼斯夫人

和小女儿罗拉邀请鲁宾斯坦弹奏一些先夫亡父创作的曲子。起先鲁宾斯坦再三婉拒，但经不起母女俩的一再恳请，这才面有难色地说道：“夫人，我演奏他的作曲，注入的全是我自己的情感。实不相瞒，我个人觉得《伊贝利亚组曲》的音乐结构过于繁密，以致阻碍了旋律的流畅。我演奏时会省去某些音节，您听了可能会感到吃惊，可我的目的却是在于保存原曲的精粹。”

母女俩其实都是钢琴家，听了对方所作的解说丝毫不感到惊诧，反倒连声催促，极力鼓励，说道：“就按尊意弹得了！我们都想听听你是怎样阐释这支曲子的。”

鲁宾斯坦于是奏起了《崔安娜》，并将自己对西班牙韵律的挚爱尽情地倾注了进去。弹完一曲之后，母亲对女儿说道：“弹得妙极了！他的弹法跟你爹完全相同。”女儿也情不自禁地说道：“是的！爹也把许多无关紧要的伴音给删掉了。”听了这两位母女的对话，鲁宾斯坦也就壮起了胆子。他随即又弹奏了三四首《伊贝利亚组曲》中的曲子，也全然是信手弹去，悉凭个人感受。母女俩不时惊叹出声：“可不是么！爹在这儿用的正是抢板，结尾部他也是用的最弱音，他们弹奏的速度也一模一样。”绪如此类的赞叹话，都是出自原作曲家的亲人嘴里，这就使得鲁宾斯坦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对阿尔贝尼斯夫人说道：“假如您肯赏脸，去参加马德里或巴塞罗那这首曲子的首演式，我将乐意在我的音乐会上演出全部《伊贝利亚组曲》中的12首曲子。还请多多指教。”这两位女士都不约而同地答应下来。

离开马拉加之后，鲁宾斯坦继续自己的巡回演出行程，沿途抽空勤学苦练这部极为艰深的组曲，始终没有停止过。

一个月之后，鲁宾斯坦在马德里举行了三场演奏会，每一场节目单上都标出了这部组曲的4首曲子。由于此前无人演奏过《伊贝利亚组曲》，因此，鲁宾斯坦的试弹，不仅给了听众以全新启示，也成为他本人艺事的真正分水岭。每当他奏完组曲中的一首，台下便会响起一片春雷，呼叫“再来一首”，直逼得钢琴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弹这些乐曲。音乐会甫告结束，听众又是一阵阵掌声，声声震耳，“给了他一生中所获得的最大最多的欢呼”。他至少答谢了10多次《恩可》曲，鲜花一束束地从台下飞来，掷到钢琴家的脚边。阿尔贝尼斯夫人、罗拉、法雅和阿波斯也高度称赞鲁宾斯坦，说：“你弹这首曲子就像是一个天生的西班牙人似的。”

从那一天起，鲁宾斯坦便享有“西班牙音乐最佳阐释者”的美名了。他在其他城市演奏这些曲子时，也得到了同样的成功。后来，鲁宾斯坦还演奏了阿尔贝尼斯身后发表的作品《纳瓦拉》。这支曲子后来也成了他演奏生涯中大受欢迎的《恩可》曲了。每次音乐会如不弹这支曲子答谢，据说“听众就不许他下台”。

这一时期的鲁宾斯坦在扬长避短、博采众长的道路上，确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次，曼纽·法雅领着鲁宾斯坦去欣赏著名的吉卜赛女歌唱舞蹈家柏丝朵拉表演她那自编自演的芭蕾舞剧《巫师的爱情》。该剧是描写一名少女中了一位巫师的魔法而堕入情网的故事。鲁宾斯坦对本剧中的《火舞》乐曲很感兴趣。他请法雅把那首曲子改编成一首钢琴演奏曲，在下一场音乐会上用作《恩可》曲演出。结果听众听得简直着了魔，非要他再三再四地重复演奏

曼纽·法雅（1876—1946），西班牙作曲家。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1940年起定居阿根廷。

不可。

从 1916 年至 1917 年的乐季中，单是西班牙这个国家，鲁宾斯坦就举行了一百多场演奏会，足迹遍及西班牙的大小城市。而更重要的是，他那时已经能用西班牙语与朋友们交谈了。

从 1908 年至 1917 年的 10 年期间，鲁宾斯坦经历了人生的重大转折：他从困居巴黎一隅的潦倒生涯，到遍及欧洲大陆的大起大落，一直到西班牙的美梦成真，他的演艺事业已驶上了快车道，正在芝麻开花节节高。

一天，正当鲁宾斯坦在马德里的拉若剧场举行钢琴独奏会时，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富商正在台下聆听。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最大的巧克力工厂的老板，这次专程来马德里聘请最佳剧团，去振兴他妹夫的惟一戏院生意。他先是见全场听众满座，已是心中暗暗称奇；继而见皇后和公主们都坐在包厢里，还频频向钢琴家的演出鼓掌喝彩。他于是决定把鲁宾斯坦请到国内去。鲁宾斯坦听了，并没有立即表态，只是说要同自己的经纪人商议后再作回答。

艾纳斯图·桂萨达听了鲁宾斯坦的情况介绍之后，便劝他说：“你且先别答应他，等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的柯隆剧院经理佛斯丁诺·罗沙或其他剧院重金聘请你再作决定好了。”按照桂萨达的看法，罗沙靠得住，他是当地惟一能把鲁宾斯坦介绍给阿根廷听众的人。鲁宾斯坦对自己经纪人的话完全相信，所以当第二天那位富商再来找他时，便一脸冰霜，希望三言两语就把来人打发走。谁知富商不达目的，硬是不肯走。最后两人话说崩了，也就不欢而散。

几天之后，这位富商又找上门来，还打开随身携带的一只小箱子，把亮晶晶的金币倒满了一桌，含笑说道：“这是给你演奏会的定金。在阿根廷和乌拉圭演奏 15 场，我们愿意支付给你 4 500 金币（折合 2.25 万美元），说话算数。”说着说着，他便在桌上数出 500 金币，先行成交。这时，鲁宾斯坦几乎看花了眼。这些黄灿灿的金币俨如阿里巴巴的宝藏，弄得人眼花缭乱，心痒难耐。鲁宾斯坦当天便同富商签下了一纸合同。于 1917 年 6 月初合同生效，另加两张头等来回船票。

到南美去开辟演艺的新天地，这是鲁宾斯坦多年来的梦想。如今万事齐备，只欠东风——护照了。

为了弄张去南美的护照，鲁宾斯坦先是通过好友、美国驻西班牙大使魏乐先生的关系，拿到了这位大使写给美国驻阿根廷大使的一封推荐信，请求他在必要时提供帮助。

接着，他想到了西班牙国王的“垂青”。在豪华戏院举行的一次交响乐团演奏的幕间休息时刻，鲁宾斯坦在皇家包厢中觐见了阿房索国王陛下，向他禀报了弄张护照的难处。这位国王听了，龙心一动，当下钦定次日中午请钢琴家去皇宫一行。第二天，鲁宾斯坦应召去了寝宫，好心的国王给他介绍了一位英俊男士，说道：“他是我的警察总长，他将发给你一份合法的西班牙护照，证明你是一位波兰籍国民，虽说在我宫廷内没有外交头衔，但我可以亲自保证你的身份。我想，有了这份文件，你就可以自由出入任何一个国家了。”接着，他亲切一笑，表示领受了这位钢琴家的感谢，并送给他一帧银框玉照，上书：“给永远的鲁宾斯坦，西班牙的一位好朋友。阿房索·R。”后来，鲁宾斯坦把这帧玉照连同皇后赐给他的另两帧芳照一并珍藏多年，不幸在二战期间遗失。

多亏这张御赐的西班牙护照，鲁宾斯坦的多年美梦终于成真：他成了这

个伟大国家所确认的第一位自由波兰公民。从此，他才有可能飘洋过海，闯入南美。

1917年5月中旬，鲁宾斯坦在艾纳斯图·桂萨达的陪同下，乘坐西班牙邮轮伊萨伯拉公主号从西南部港口城市加的斯启航，一路乘风破浪，直驶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到达目的地的前两天，鲁宾斯坦收到了那位阿根廷富商的妹夫拍来的电报，大意是说他已将所签演出合同转让给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柯隆剧院经理佛斯丁诺·罗沙，罗沙很想钢琴家能在他的另一奥登戏院演出。接到这份电报后，鲁宾斯坦简直心花怒放，他把这一千载难逢的佳遇当成是他“这一辈子所遇上的最美最美的神助”。

桂萨达看过电文，也不无激动地说：“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这恰恰是我们原先梦寐以求的结果嘛！你啊你，你可真是个幸运儿！？”

鲁宾斯坦听到他提及“幸运儿”一词，不由无限感慨地说：

“没错，艾纳斯图，我真算得上是个‘幸运儿’！不过我对‘运气’的说法，倒是有自己的见解。我从个人的经历和观察中得出：神的眷顾，大自然、上帝或我常说的造物主，对那些接受人生并无条件地热爱人生的人似乎特别宠幸。我正是这种无限倾注、当之无愧的一员，我由此也发现了一个我只能称之为奇迹般的事实：只要我下意识中有某种内在的追求，生活总是能垂顾于我，恩惠于我的。”

4 拉美，发迹之地

从踏上拉丁美洲大陆时起，鲁宾斯坦便开始了真正赚钱的职业演艺生涯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两年，这位青年钢琴家都是在西班牙度过的。他举办的100多场音乐会几乎场场爆满，西班牙的广大听众、王室成员、外交界和新闻媒体都对他极为器重，而且认定他是能真正演奏并正确阐释西班牙音乐的惟一钢琴家。这一良好声誉在1917年他30岁时竟然远涉重洋，被传到了拉丁美洲，他也就正式接受了阿根廷的一份报酬丰厚的合同。

当鲁宾斯坦一行二人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受到了当地拥有两家大剧院（柯隆和奥登）的娱乐界大亨佛斯丁诺·罗沙先生派来的秘书的热情迎接，被安排在该市第一流的广场大饭店安歇。

1917年7月2日，鲁宾斯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奥登戏院举行了首场演出。富丽堂皇的戏院爆满，座无虚席，连包厢都挤得水泄不通。全市的贵族豪门几乎全部出席。门票早被抢购一空。

听众对鲁宾斯坦弹的最初几支古典乐曲反应冷淡，对他弹奏拉威尔《加斯巴之夜组曲》中的《水妖》一章是普遍沉寂。而当他奏起阿尔贝尼斯的《纳瓦拉》和李斯特的《第十二幻想曲》时，全场的反应就不同了。待到演奏完毕，掌声遽然雷动。他答谢的《恩可》曲共有四首之多。佛斯丁诺·罗沙和票房人员对钢琴家的首场演出深表满意。

第二天，全市新闻媒体对鲁宾斯坦的演技贬褒不一：《民族日报》的首席乐评家荷赛·奥海达大唱赞歌；该报的对头《新闻报》的乐评家拉瓜迪亚

拉威尔（1875—1937），法国作曲家。

则批评鲁宾斯坦演奏巴赫触技曲和贝多芬奏鸣曲不够成熟，肖邦乐曲虽弹得不错，但结尾的《幻想曲》充其量只是画廊中的展品；另一家《论坛晚报》刊载了一篇署名密奎尔·马斯楚吉安尼的评论，指责票价太贵，却叫听众去聆听一个年纪轻轻而又不成熟的钢琴家的演出。看来评论的火力很猛，大家都为五天之后的第二场音乐会忧心忡忡。

正当鲁宾斯坦心神不安的时候，他在第二场演出之前收到了两封对他的演艺前景关系重大的来信：一封来自阿根廷已故总统的遗孀曼纽·昆塔纳夫人的便笺，邀请他出席她家的茶会；另一封是作曲家阿伯图·魏廉斯的请柬，特邀他莅临他家的晚宴。

原来这位年近八旬的昆塔纳老夫人有个最小的女婿，是当时阿根廷驻西班牙的公使（那时还没有大使衔）莫瑞诺，他是鲁宾斯坦在西班牙的琴迷之一。通过昆塔纳老夫人的荐引，鲁宾斯坦还结识了阿根廷的骑师俱乐部主席米奎·马丁尼斯和他的女儿妮娜·萨拉曼加伯爵夫人等。这位妮娜的夫君路易·萨拉曼加伯爵也是鲁宾斯坦在西班牙的挚友。

有了莫瑞诺先生和萨拉曼加伯爵二人从西班牙的大力推荐，要求他们在阿根廷的亲人（全都是阿根廷外交界中的顶尖人士）向鲁宾斯坦大开方便之门，积极当好他举办的音乐会的热情支持者。所以，鲁宾斯坦一到阿根廷，就有宾至如归之感。这对他的演艺事业帮助极大，尤其是昆塔纳老夫人对鲁宾斯坦的那种“慈母般的关爱”，使他终生受益不浅。首场演出时包厢坐满，贵族人士济济一堂，也跟他们的积极推动有关。本来，严苛的阿根廷上流人士是不轻易出席任何音乐会的。

鲁宾斯坦在应邀出席作曲家阿伯图·魏廉斯的家宴时，被介绍给了其他来宾，其中有以主人名字命名的“阿伯图·魏廉斯音乐学院”的教授，还有一些著名的演奏家和业余音乐家，以及《论坛晚报》的乐评家密奎尔·马斯楚吉安尼和另一位满含敌意的乐评家荷赛·佛莱雅斯等。在宴会后喝咖啡时，魏廉斯音乐学院的一位小提琴教授与鲁宾斯坦合奏小提琴——钢琴奏鸣曲，而且不看乐谱。他们先合奏了《克罗采奏鸣曲》，随后又献奏了勃拉姆斯《D小调奏鸣曲》，赢得了在座客人们的同声喝彩。这时，那两位原先持否定态度的乐评家也向鲁宾斯坦深致谦意，这两位先生从此对他另眼相看，一变而成为鲁宾斯坦在该国最热心的支持者。

从此以后，鲁宾斯坦经常去昆塔纳老夫人家和萨拉曼加伯爵夫人家，成为她们餐桌上的一名常客。

从此以后，鲁宾斯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就站稳了脚跟，以后几场的演出效果极佳，卖座率都很高。

为了履行与巧克力富商所签订的合同，鲁宾斯坦在结束了阿根廷的各场演出之后，又匆匆赶往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在那里的苏里斯戏院演出了4场。

两周之后，鲁宾斯坦结束了乌拉圭的演出，返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通过经纪人桂萨达的巧妙安排，鲁宾斯坦又在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共巡回演出了12场。其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奥登戏院主演的4场中收益最高，因为可以直接从票房中提成。

时来运转，财源茂盛。经过多年经济上的拮据之后，鲁宾斯坦突然发觉自己十分富有，既可以买鲜花赠送亲友，还可以买昂贵珍品馈赠德高望重的恩人。他还给自己买下一块超薄白金表，一件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品。

在返回西班牙之前，鲁宾斯坦完成了两桩大事：一是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骑师俱乐部主席米奎·马丁尼斯在骑师俱乐部演奏了一场，得酬金 2 万阿根廷比索（时值 1 万美元）。二是跟佛斯丁诺·罗沙签下了 1918 年乐季的演奏合同，包括去巴西、乌拉圭、阿根廷、智利、秘鲁、古巴等地巡回演出。经营单位负责钢琴家的旅费和宣传费用，还提供给他一位私人秘书，鲁宾斯坦的酬金是从全部票房总收益中提取百分之五十五。

这样一来，鲁宾斯坦首闯拉美，就在这里留下了响当当的名声。在多年潦倒落魄之后，他已向职业钢琴家——“钢琴大亨”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拉丁美洲业已成为他那演艺事业的“发迹之地”了。

值得一提的是，曼纽·昆塔纳老夫人赢得了这个远方游子的无限感激和竭诚爱戴。这位终生浪迹天涯的钢琴演奏大师在自己的《自传》中，把这位老夫人称作“一位伟大的女性”、“像母亲似的照顾我”，“几乎每天请我去同她家人一道用餐”。老夫人除了殷勤关照他的日常生活外，还帮助他把赚来的大批款项存入阿根廷银行，享受高达六分的银行利息。

临别时，这位昆塔纳老夫人赠给鲁宾斯坦一颗带虹晕的美丽珍珠，那是她珍藏多年的先夫遗物。此外，她还给了他一只装满最上等雪茄的银质烟盒。在以后 65 年的余生中，这位功成名就的钢琴演奏大师每天系上领带，总也忘不了佩戴昆塔纳老夫人馈赠的这颗彩珠。

鲁宾斯坦这样做，纯粹是为了纪念个人演艺事业的“发迹之地”，纪念在拉美遇上的这位可钦可敬的恩人。

第四章 功到自然成气候

1 再闯美洲南北

鲁宾斯坦在返回第二故乡——西班牙之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去各地巡回演出。

1918年，鲁宾斯坦因为秘书兼音乐会经纪人艾纳斯图·桂萨达辞职，另组织了他自己的“丹尼尔”音乐会，不得不改聘焕·亚威拉随行，一道再闯南美。

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鲁宾斯坦和亚威拉仍然下榻于广场大饭店。他此行在巴西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智利的圣地亚哥、秘鲁的利巴和古巴的哈瓦那等地巡回演出，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琴迷们遍及南美洲各地，他们都把鲁宾斯坦奉为“演奏大师”。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鲁宾斯坦接受了亚威拉的建议，雇用了一名随身仆役加利哥·恩立克。佣工的月薪不高，任务是干点杂事儿。

在利马第二场音乐会正在进行的时候，戏院中爆出了一阵骚动。“休战了”的呼声此起彼伏，听众边叫喊边往外边直冲。他们把音乐会都全给忘了。那一天利马倾城出动，市民们高唱着《马赛进行曲》，载歌载舞，欢庆达旦。

也就在这里，亚威拉辞了职，独自去了西班牙。作为替代，罗沙戏院派来专人白卡曼诺·路陪送钢琴家。

为了欢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鲁宾斯坦决定取消预定在利马上演的几场音乐会，专门为法、英、美三国组成的“红十字会”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慈善义演。这场义演筹集到了一大笔钱，都分别交给了这三国驻秘鲁的大使先生。

在哈瓦那第二场音乐会结束之后，鲁宾斯坦又跟一位名叫姜森的美国音乐会经纪人联系上了。后者请这位钢琴家去美国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等地巡回演出15场，每场酬金400美元，而且旅费和宣传费用统由他们包下。不过，姜森先生的这次电请鲁宾斯坦去美国演出，并非缘于他在南美洲闯出的名气，而是因为比利时小提琴家尤金·易沙意的大力举荐。这也许就是鲁宾斯坦的“广结爱心”的又一成果了。

从1906年初首闯美利坚合众国起，鲁宾斯坦在相隔12年之后，又再闯北美这个伟大的国家。

鲁宾斯坦在抵达美国纽约后，姜森先生在卡乃基音乐厅为他安排了首场演出。演出节目为贝多芬的《C大调华尔斯坦奏鸣曲》、肖邦的几首短曲、德彪西的三四首作品、阿尔贝尼斯的《崔安娜》，最后以舒伯特和陶西克的《军队进行曲》终场。每天早上，他都要练几小时钢琴，希望在多年演奏之后，给予这些作品一些新的、更严谨的探讨。从到达纽约起到首场演出，鲁宾斯坦有10天的准备时间。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告捷，胜利为纽约市民带来了狂欢的高潮。这10天他都抓得很紧，有时整天都守在钢琴边上，不肯轻易离去。

这一期间，鲁宾斯坦曾应邀参加了好友亚道夫·鲍姆的一次宴会。他们

1918年11月1日，德国与协约国在巴黎东北的康边森林区签订了投降休战协定。规定德国停止军事行动交出部分武装，放弃其占领的土地，退出莱茵河左岸地带等。

是在西班牙圣塞瓦斯提安认识的，当时鲍姆先生在戴基雷夫芭蕾舞团中以饰演《伊果王子》的野蛮射手而名噪一时。就在这次宴会上，鲁宾斯坦被介绍与普罗科菲耶夫认识。俩人大大有惺惺相惜的相见恨晚之慨。鲁宾斯坦认定普罗科菲耶夫是“俄国最重要的作曲家”。他还说：“俄国其他作曲家总令人感到缺乏普罗科菲耶夫作品中的那股纯俄罗斯的民族特色。”这种评价无疑是相当高的。

首场演奏会按合约如期举行。演出结果尚可，尤其是几首短曲。姜森先生当场拍板，为钢琴家再安排了一场演奏会。

朋友们都到后台来祝贺鲁宾斯坦，也为他的下一场演出善意地提供了不少参考意见。

那天纽约的重要乐评人士都出席聆赏。当时最具权威的乐评家詹姆斯·胡尼克对鲁宾斯坦颇为赏识，只不过把他称为了不起的“工笔演奏家”，使他一时较难接受下来。其他的舆论褒多于贬，持论尚属公允。

当时纽约正风行着“自动钢琴”的时尚，即把穿了小孔的纸卷塞入一架“自动钢琴”中，钢琴家就能经由另一架钢琴听到自己所演奏的乐曲。鲁宾斯坦跟纽约风神艺术公司草签了为期5年的合同，每年净得6000美元，灌制3卷自动钢琴演奏。此外，他又跟安比歌公司灌制了3卷，酬金也相当高，头3卷中包括了阿尔贝尼斯的《崔安娜》。

鲁宾斯坦在卡乃基音乐厅举行第二场独奏之前，在辛辛那提还有两场：一场由尤金·易沙意担任指挥，另一场是跟他合演小提琴——钢琴奏鸣曲。

到达辛辛那提的第二天一早，鲁宾斯坦和易沙意练奏贝多芬的G大调协奏曲。易沙意是属于老派的指挥家。他这次跟鲁宾斯坦配合得欠佳，缺乏那种由慢而快的速度渐进的特色，以致这一乐章在预演和以后的正式演奏时都显得较为沉闷。好在第二乐章双方配合得极为美妙，所以当地的听众仍对他们的演出作了较为积极的评估。

他们的另一场奏鸣曲的演出才是真正的成功合演了。这位大师在其中表现了他那真实的功力：演奏《克罗采奏鸣曲》就如一头雄狮，《勃拉姆斯D小调》则流露出曲中蕴藏的非凡尊严，另对弗兰克早期奏鸣中那古派的魅力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次演奏会获得了听众的一致好评。

鲁宾斯坦返回纽约之后，即专心准备自己的第二次独奏会。上演的节目包括一支巴赫的《触技曲》、肖邦的《B小调奏鸣曲》、《伊贝利亚组曲》中的四首最繁难的曲子、两首许马诺夫斯基早期的练习曲和李斯特的《魔鬼华尔兹舞曲》。不过，这一次演奏会上的听众较上一次的要少一些，姜森先生颇感失望。

鲁宾斯坦在卡乃基音乐厅举行了第二次演奏会之后，就再也没有得到演出的机会了。不过，姜森先生还是为他争取到了1920年作15场巡回演出的机会。

其实，当时纽约的音乐界人才辈出。全球最佳的乐团指挥、第一流的演奏家和杰出的歌星都逃避欧洲的一战烽火，纷纷涌来了美国。被称为纽约钢

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俄苏作曲家、钢琴家。早期创作融会古典音乐传统技法，而又显示出立异创新的意图。

弗兰克（1822—1890），法国作曲家、管风琴家。

琴演奏“铁三角”的巴德瑞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和霍夫曼，仍然雄踞美国乐坛，无人能与之匹敌。巴德瑞夫斯基在出任波兰联合政府总理（1919—1920）之前，曾举行过两场不同凡响的音乐会。拉赫玛尼诺夫在一战期间从瑞典辗转到达美国，立即成为众口交誉的钢琴家和作曲家。鲁宾斯坦“特别钦佩他那钢琴演奏中罕见的美妙歌喉”。他把霍夫曼称为“仍然是震撼力超强的鬼才”，却又觉得听霍夫曼的演奏“无法得到预期的乐趣”。

纽约的演出结束之后，鲁宾斯坦去了一趟墨西哥。他此行的最大收获，是聘请到了一位名叫赖佛尔·山加士的律师，让他负责有关演出事宜。

山加士经过努力，与亚碧奥戏院老板达成了协议：鲁宾斯坦演奏两个月，双方8：1.5分成，钢琴家提成百分之八十，老板得百分之十五。他还负责一切宣传事务。条件之优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样，鲁宾斯坦在墨西哥市亚碧奥戏院一共演出23场，场场爆满，后来又补加了7场；另3场则是在市郊的一家大电影院中，门票是属于大众化型。琴迷们都十分赞赏鲁宾斯坦的精湛演技。他们用鲜花和礼品来表达对钢琴家的敬意和谢忱。

通过在墨西哥的33场演出，鲁宾斯坦从中得到了“一袋金币”（共250枚金币，折合5000墨西哥比索）的定金。回到伦敦后，鲁宾斯坦托友人将50枚金币捐给了远在罗兹的父母，另外还给了母亲一件驼毛披肩，以及包括优质奶粉在内的一大堆食物。这自然是后话了。

且说鲁宾斯坦从墨西哥返回纽约后，曾去波兰共和国驻纽约领事馆，呈上西班牙阿房索国王于1917年签署的“独立波兰公民”的御赐证书，换取到了一份领事馆开具的临时护照，而西班牙的那本“珍贵的护照”则由副领事柯瓦皮兹夫斯基先生代为“保管”，因当时“领事尚未到任”。

2 “真正的巴黎人”

从1919年至1920年，鲁宾斯坦曾横渡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在英国、西班牙、美国、南美等地进行穿梭式的巡回演出。

鲁宾斯坦回到伦敦，受到古道热肠的博甘太太的迎接。她友好地说道：“亲爱的，你一定得在我家住下，我的家也就是你的家。”这位英国太太的厚道、真诚，并没有因为一战灾乱和艰辛岁月而有丝毫的改变，鲁宾斯坦心怀感激地接受了她的一番好意。当这位夫人亲眼看到他的两只大皮箱和一大堆行李，还有一个仆人恩立克在一旁侍候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比这位钢琴家过去的穷困潦倒和囊空如洗，博甘太太惊得半天合不拢嘴来。

博甘太太在伦敦北郊贝尔赛斯公园的住宅并无改变，管家维琴丝依然健在。老朋友久别重逢，自然有诉说不完的话儿。老太太对鲁宾斯坦事业上的长进，感到无比高兴；对一战时的浩劫谈得很少，充其量也只说了一些居家的困难：茶、糖难以买得到，花房里的暖气不足等。

为了显示自己的阔气，鲁宾斯坦特地跑到邦德街的亚斯勃利精品屋，给博甘太太买了一只鳄鱼皮坤包，给租下艾狄斯丛林大街19号的新主人希尔维亚·史帕罗买了一瓶法国香水，又买了一大包鲜花分送给其他好友。此外，他还在艾狄斯丛林的音乐室里，与昔日好友亚伯特·山蒙斯、里昂纳·特提

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俄国作曲家、钢琴家。

斯、韦立克·伊文斯等举行了一次效果辉煌的室内乐演奏。

待西班牙的巡回演出—结束，鲁宾斯坦又返回了伦敦。这次，他没有在博甘太太家投宿，而是下榻于丽池大饭店。这样，他就陷入了一连串的上流社会的相互应酬中。

在一位著名律师家，鲁宾斯坦认识了一对年轻夫妇——乔治·路易斯和威廉·乔维特·李丝丽。路易斯是英国最高法庭的一位出庭律师，身材高大，仪表不俗。夫人李丝丽，是一位苏格兰美女，二战之后出任英国最高大法官。这一对夫妻后来都成了鲁宾斯坦的莫逆之交。

李丝丽曾经听过鲁宾斯坦的一次演奏会，极为钦佩，她在自己的日记中留下了热情的赞语。这样，鲁宾斯坦很快便成了伦敦社交圈中的焦点人物。他的照片也经常刊登在伦敦流行的画报上。尽管如此，他在伦敦音乐会上的卖座率却不很高。当地的乐评家所持的观点是：“鲁宾斯坦弹奏西班牙乐曲还算在行”，其他的曲子就不那么好了。他的乐坛同行则忌妒他在社交界左右逢源，也发表了类似的想法。因此，伦敦始终是鲁宾斯坦难以驾驭的地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二战之后，他才一改受伦敦听众奚落的局面，转而赢得了他们的真心爱戴。鲁宾斯坦甚至还说“可能比其他城市更受欢迎”。

在这次伦敦期间，正碰上博甘太太再嫁，新郎是来自墨西哥的一位英国绅士。他们共同享有她在贝尔赛斯公园的那幢美丽住宅和芬芳花房。

应博甘太太之请，鲁宾斯坦为她那盛大的家宴举办了一次室内乐演奏会。为了演出四重奏和五重奏，这位钢琴家请来了几位响当当的乐坛同仁：小提琴家贾克斯·狄博、伦敦弦乐四重奏领队亚伯特·山蒙斯、中音提琴演奏家里昂纳·特提斯、大提琴家佛烈克斯·赛孟等，此外，鲁宾斯坦还请来了一些名声显赫的好友，使博甘太太的这一家宴平添异彩。晚宴丰盛，演出也十分成功。

1919年除夕，鲁宾斯坦是在同甘达瑞拉斯夫妇、威廉·乔维特·李丝丽和伦敦社交名媛克莉丝泰宝·麦克拉伦一起在喜筵中送走的。他们在亚伯特厅共享了一年一度的彻夜欢娱中迎来了1920年。

1920年初，鲁宾斯坦又横渡大西洋，重新返回了纽约。他此行是为了履行与姜森先生签订的在美国作15场巡回演出的合约。

纽约市的钢琴演奏家特别多。音乐经纪人士都把青睐投向雄踞纽约乐坛铁三角中的约瑟夫·霍夫曼和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另一角巴德瑞夫斯基当时担任波兰联合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直到1922年才又重操钢琴演奏生涯。所以，当时一般钢琴家要想走俏美国演艺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不过，在社交圈子中的确有左右逢源能耐的鲁宾斯坦，倒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跻身纽约乐坛，不仅是单纯依靠姜森先生，而且能自谋发展，独家赢得接二连三的邀请。

例如，纽约市一位爱乐人士查尔斯·蓝尼尔先生就创立了“音乐之友社”，开始时这个社还默默无闻，后来便声誉日隆，变得极为活跃。这次，蓝尼尔先生又再度邀请鲁宾斯坦为他的“音乐之友社”演奏。

又如有人向荷兰指挥家威廉·孟其保推荐鲁宾斯坦担任他指挥下的勃拉姆斯《D小调协奏曲》的钢琴独奏，孟其保对这位钢琴新秀的表现十分满意。

再如在大都会歌剧院担任过指挥的亚佛烈·贺兹也邀请鲁宾斯坦在他那旧金山交响乐团的两场音乐会中担任独奏。而为了使钢琴家远道前往西部演出能获利多一些，他还保证为他另行安排两三场独奏会。

这正是：功到自然成气候。

这时的鲁宾斯坦已能自行接洽音乐会的演出，谋取到高额赚钱良机，而不必仰人鼻息，听人摆布了。

纽约的乐季一结束，鲁宾斯坦又不顾旅途劳顿，重返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乌拉圭的蒙得维亚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地巡回演出。

这一期间，鲁宾斯坦请到了一位非常诚实的音乐经纪人弗兰西斯哥·茹易兹。这人不仅陪伴他跑遍了南美各个城市，赚的钱也多，真可谓是良朋益友。

南美的巡回演出—结束，鲁宾斯坦便又风风火火地返回了伦敦。他在月台上受到了阔别6年之久的好友保罗·高占斯基和夫人苏菲亚的双双迎接。波兰小提琴家高占斯基夫妇在柯克街上租了一幢小公寓，又帮鲁宾斯坦在附近找到了一间住房。因为博甘太太再婚，她的第二任丈夫“并不喜欢”鲁宾斯坦，所以后者和那位热情的英国太太的关系也就“有了相当大的改变”。

鲁宾斯坦从高占斯基口里得知，十月革命之后，好友贾洛辛斯基、许马诺夫斯基和鲁勃莫斯基王子等都已丧失了一切田产和私人所有，正在四处流亡着。鲁宾斯坦的大姐嘉薇格一家人在革命前一直客居莫斯科，大姐夫毛利塞·岚道发了大财，他们的大女儿玛娜嫁给了阮格尔男爵。

这次在伦敦，鲁宾斯坦又请了一位忠实可靠的音乐会经纪人密契尔。这位先生为他安排了两次演出：一是为女歌星伊丽莎白·舒曼的巡回演唱伴奏；二是为他和保罗在魏格摩音乐厅作一场小提琴——钢琴的联合演出。

跟女歌星舒曼的那次巡回演出，在艺术上十分令人满意，鲁宾斯坦有机会听到了她在艾佛·纽顿伴奏下的美妙、杰出的歌喉。

在魏格摩音乐厅举行的那场小提琴——钢琴演奏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鲁宾斯坦和高占斯基演奏两人最拿手的贝多芬的C小调、勃拉姆斯的D小调和弗兰克的作品。这两位音乐家完美的合作，似乎没有受到阔别6年的影响。音乐厅爆满，掌声经久不断，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次演奏会之后，鲁宾斯坦又到了巴黎。

这次在巴黎，鲁宾斯坦见到了一些新老朋友。他们是作曲家卡洛·许马诺夫斯基和伊果·史塔温斯基，以及当年在巴西结识的达立奥·米约。当时米约是法国驻巴西公使、剧作家保罗·柯劳德的私人秘书。

上次鲁宾斯坦跟米约见面，是在米约和保罗·柯劳德从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路过纽约的时候。这一次，两位好友又在巴黎握手言欢，重叙友情，自然无比高兴。

达立奥·米约在巴黎组织了一个“法国六大乐派”，成员有米约、年轻钢琴家金·魏纳、奥立克、普朗克、奥涅格和贾媚妮·泰勒菲。米约把他们全都介绍给了鲁宾斯坦。

伊果·史塔温斯基离开瑞士的家，只身来到巴黎。普莱耶音乐公司不仅为他安排了住处，还跟他草签了一纸灌制唱片的合同。他这次在巴黎邂逅鲁宾斯坦，畅谈甚欢。他谈到了他的诸多困境，还给好友看了要灌制唱片的作

达立奥·米约（1892—1974），法国作曲家。“法国六大乐派”的成员之一。

弗朗西斯·普朗克（1899—1963），法国作曲家。善于创作艺术歌曲和形式短小的器乐曲，部分作品追摹古法兰西风格。

奥涅格（1892—1955），瑞士作曲家，后定居法国，致力于作曲。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

品和他在瑞士谱写的一些曲子。当他得知好友在事业上已大有起色，而且赚了大钱时，自然是满心喜悦。这位作曲家接着谈了一些发人深省的话，他说道：“饥寒交迫的莫扎特和舒伯特、发了疯的舒曼、积劳成疾的肖邦，还有病魔缠身的贝多芬等，都留下了许多不朽的作品，供你们钢琴家们演奏。结果你们个个发了大财，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或腰缠十万贯超级富豪。”鲁宾斯坦听了，也很有同感。他自己也承认，他们这些钢琴演奏家都尽是些吸血鬼，是靠吮吸那些伟大音乐天才的鲜血为生的。

卡洛·许马诺夫斯基是在鲁宾斯坦到达巴黎之后的第三天赶到的。虽说在一战时受了不少的折磨，但是身体和气色都还挺不错。他谱写了不少美妙的小提琴曲和三首被称为《化装舞会》，带有异国情趣的钢琴曲，其中的一首名叫《唐璜小夜曲》，就是专门献赠给鲁宾斯坦的。这确是一首气势非凡的生动的钢琴曲，后来，鲁宾斯坦每当演奏它时，都会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在巴黎小住了几天，鲁宾斯坦便带上仆人恩立克，匆匆赶往圣塞瓦斯提安，准备履行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等城市的巡回演奏合约。

在马德里，曼纽·法雅将他的新作《贝迪卡幻想曲》献赠给了鲁宾斯坦。

紧接着，鲁宾斯坦又去了纽约和伦敦作了近四个月的巡回演出。随后，他又风尘仆仆地折返巴黎。

一到巴黎，他就通过三哥艾纳西的口信，惊悉父母双双亡故。可怜的老母死于癌症，从未生过病的老父两个月之后也追随她而去。据说他是死于肺炎，鲁宾斯坦很不相信。真实的原因应当是，父亲丧失了厮守 52 年的老伴，难以独自存活下去罢了。

鲁宾斯坦这时的心情异常悲痛。他让恩立克留在巴黎，只身赶去罗兹奔丧。

波兰独立之后，恢复了在欧洲国家中的应有地位，变化是很大的。不过，鲁宾斯坦却发现罗兹市异常贫困，过去享有“曼彻斯特第二”的黄金岁月看来已一去不复返了。

过去父母健在时，鲁宾斯坦回家乡演出，总要同家人小聚那么一两天。这次他再与家人团聚，不禁有物是人非、冷冷清清的凄凉感。这位钢琴家记得十分清楚，当父母健在时，总有那么一股子大家长的凝聚力与亲和力，如今都成了过眼烟云。老家的房舍，仍由大哥史丹尼斯拉夫和两位姑妈合住，其中一位姑父业已作古，另一位姑父是楠山·傅尔曼，即那个在外甥三岁时曾写信给音乐大师约克琴院长作过推荐的好心人。大哥也是个大好人，鲁宾斯坦对这位“父亲般的长兄”可说是感激不尽。不过，那时的史丹尼斯拉夫却活得并不宽裕，他丢掉了献身多年的俄国银行的高薪工作。

当工程师的二哥大卫·塔迪亚斯结了婚，生了两个女儿，经济情况不佳。

二姐海勒和三个子女住在华沙。

三姐佛兰妮亚嫁了个赌鬼丈夫里奥·赖克尼可，生有一子一女：儿子专攻医学，因就读的大学极端反犹太人而被迫辍学；女儿贾薇嘉，是个很有天分的钢琴人才，曾获华沙音乐学院的金奖。

鲁宾斯坦一家人中惟一的富户，也仅只大姐夫毛利塞·岚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带上家小逃往莫斯科，在当地发了财。1917 年之后，他

此指英国棉纺织业中心，在英格兰西北部。

又设法携带全家逃到了柏林。他在那里依靠一位百万富翁发了迹，又再度赚了大钱。他买下了罗兹市的最大一家纺织厂，又在克罗地区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也买下了一家厂子，把全家人安置在法国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尼斯，那里有他的宽敞别墅。从此，大姐夫把工厂交给了儿子经营，自己则过起了悠闲的退休生活。

大哥史丹尼斯拉夫原在大姐夫工厂里当出纳，因外甥继承了他老爸的一切劣根性，而且显得更为阴险毒辣和傲慢自大。大哥不得不另谋生计，他找了个合伙人做生意，鲁宾斯坦还给了他一些本钱。不料那个合伙人卷款潜逃，又落得个两手空空。大哥无路可走，只好重返大姐夫的工厂里做事。

鲁宾斯坦聊以自慰的是，他资助了外甥在蒙帕利尔完成了他的医学专业课程，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华沙大学却又不承认他的学历，所以他不能在波兰挂牌行医。这个外甥、他的姐姐贾薇嘉和他们的双亲，以及鲁宾斯坦全家人，后来都在希特勒的集中营中惨遭杀害，只有少数几个外甥和外甥女逃过了这场大浩劫。

华沙和罗兹两地的娱乐界经纪人利用鲁宾斯坦回家乡奔丧之便，邀请他在这两个地方举行几场演奏会。鲁宾斯坦欣然接受了邀请，交换条件有二：一是将来还要回家演出；二是酬金一概以美元计发，因为当时的波币已大为贬值。

在波兰的几场演奏一结束，鲁宾斯坦便又马不停蹄地赶往西班牙的马德里，在那里演出了两场。

这次鲁宾斯坦为了答谢西班牙广大听众对自己的深情厚谊，决定把第二场在豪华大剧院的演出所得，全部捐献给了维多利亚·尤金妮亚皇后作慈善事业之用。这一义举博得了西班牙朝野的同声致谢。

一天，鲁宾斯坦在马德里收到焕·亚威拉的一封来信，大意是：“巴黎香榭丽舍大戏院经理贺伯楚特先生邀请你在下周内演出三场不同节目的音乐会，酬金以法郎支付，折合400美元一场。”对这一邀请，鲁宾斯坦欣然电复接受。

这将是17年后鲁宾斯坦在巴黎的第二次演出了。第一次是在1904年，当时少年鲁宾斯坦只身独闯巴黎谋求“自立”。虽说当时巴黎音乐协会经纪人贾伯瑞·亚斯楚曾把那次演出吹嘘为“盛大演出”，毕竟稍嫌稚嫩。这一次，鲁宾斯坦决心“盛大”地表现自己一下。

鲁宾斯坦到达巴黎后，即在亚威拉的引领下，会见了贺伯楚特先生。后者把钢琴家欣然应邀，当成是自己经营娱乐事业的前进里程碑。这位娱乐界大亨高兴之余，特地为他的三场演出大造了舆论，如在报章上大肆宣传，还为鲁宾斯坦接受媒体采访提供了方便。

这时，焕·亚威拉也大显身手，结识了巴黎第一流大旅馆—美琪大饭店的老板陶柏先生。这位热爱音乐的奥地利人出于对鲁宾斯坦的崇敬和关爱，特地将该店一侧楼下的豪华套间以最低租金拨给了鲁宾斯坦个人专用。这个豪华套间计有大客厅、小巧卧室和一间备有现代化设施的宽大浴室，实际是一个公寓式的套房。许多年来，这个套间一直是这位钢琴家在巴黎的下榻寓所。

巴黎香榭丽舍大戏院的建成，充分显示了贾伯瑞·亚斯楚先生的远见卓识，他通过集资方式将这座戏院改造成极为完美的音乐演奏厅，背景仍沿袭原先的建筑风格，只在舞台上加盖了一个穹式顶篷，增强了音响效果。普

莱耶钢琴公司特地为香榭丽舍大戏院提供了一架音质优美的演奏用钢琴。此外，该公司还给鲁宾斯坦下榻的套间送来了一架极佳的钢琴。三天演出的节目都经过鲁宾斯坦的精心筛选。

三场演出都极为成功，贺伯楚特邀请到了巴黎的知名人士和乐坛精英，他还把那些大名鼎鼎的巴黎乐评家和钢琴演奏家一一请来共赏。这样，鲁宾斯坦便在一夜之间被授予了“真正的巴黎人”的光荣头衔。

通过长期艺术实践，鲁宾斯坦深为感叹的是，“巴黎的上流社会”具有极大的威力，它既可以造就一名艺术家，又可以毁掉他。鲁宾斯坦亲眼目睹了这三场演奏会给巴黎所产生的极深印象，他不无自豪地说道：“他们接受了我，这是我的幸运。”

三场演奏会之后，各方纷纷邀请鲁宾斯坦参加他们的盛宴、酒会、舞会等。其中就有巴黎社交界的顶尖人士爱德华·洛斯契尔德男爵夫人，她对“功到自然成气候”的犹太艺术家尤其怀有至深的敬意。

这位男爵夫人住在协和广场和佛劳伦汀大道的街口，是一座宫殿式的私邸。鲁宾斯坦曾参加他们家举行的盛宴，并为其贵宾们献奏，高酬自不必说了。

这次在巴黎，鲁宾斯坦聘请了马赛·华玛赖特做音乐会经纪人，双方签下了三年的合约。这位经纪人立即为他争取到了几场音乐会。这样，鲁宾斯坦便开始在巴黎的艺坛中站稳了脚跟，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这次在巴黎，鲁宾斯坦还结识了一位以“掠富济贫”为己任的女强人艾尔莎·麦克丝威尔。艾尔莎来自纽约，早先曾与鲁宾斯坦有过一面之识，当时她是巴黎星形广场附近一条小街上那家“我的姊妹花园”舞场的主管。此人其貌不扬，身躯矮胖，但双眼却闪烁着智慧、狡黠的灵光，是个活动能力极强的女士，并成为巴黎、伦敦和威尼斯等大城市上流社会中的佼佼者。鲁宾斯坦对这位舞场主管的评价是：“她的年龄和身世讳莫如深，无人知晓，外貌又全无可取之处，更没有任何出众的才华，仅凭其个人的超凡活动能力，居然在半个世纪中，点燃了数百名志士的生命之光。”

艾尔莎的“超凡活动能力”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她常跟巴黎贵族夫人或寡妇打桥牌，赢来的钱就接济贫困的艺术家。

二是为贵族和豪门大户主办音乐会，赚取高额酬金。例如她请鲁宾斯坦为一位贵族夫人康淑乐·鲍珊的家宴献奏，得酬金 2.5 万法郎。艾尔莎只截留了其中的 1 万法郎，用于周济贫困大众，其余 1.5 万法郎的支票则交给了鲁宾斯坦。

三是骗取豪门富婆钱财。一天，艾尔莎在为她的老朋友贝尔蒙夫人的儿子威廉·范登毕尔特生日庆祝会中又搞起了投机钻营的把戏。这位贝尔蒙夫人打算送给儿子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并承诺支付 4 万法郎酬金给演奏家。艾尔莎瞅准了这一时机，将一架“老掉了牙的伊拉德钢琴”卖给了母子俩，尽管儿子并不喜欢音乐。鲁宾斯坦也因为给那个“十分乏味”、“来宾仅 8 个美国人”的生日庆典胡乱演奏了一场，而轻易地拿到了 2 万法郎的报酬，另外的 2 万法郎则归艾尔莎作了义举。

这次在巴黎，鲁宾斯坦和好友伊果·史塔温斯基曾一道去滨海城市白雅丽茨休养，相互研究作曲，每天早上用功练琴。也就在这里，鲁宾斯坦辞退了仆人恩立克，因为后者手脚不干净。也正是在这里，史塔温斯基将他已谱

写好了的《彼得罗什卡》奏鸣曲献赠给了鲁宾斯坦。这首奏鸣曲共有三个乐章——《俄国舞》、《在彼得罗什卡》和《丰盛的礼拜》。作为酬谢，鲁宾斯坦则为支援这位作曲家的姐夫白林金开办了一家取名为“俄国屋”的夜总会餐厅，花掉了一大笔钱。随后，史塔温斯基继续留在那里谱写他的《马富拉》，鲁宾斯坦则返回了巴黎。

此后，鲁宾斯坦又往返于大洋两岸，在巴黎、伦敦、纽约、罗马、马德里、布宜诺斯艾利斯、里约热内卢等地作走马灯式的巡回演出。在巡回演出中，大事和趣闻连续不断：

鲁宾斯坦与好友高占斯基夫妇一道从英国的利物浦登船，顺利地到达美国纽约。从这时起，保罗·高占斯基即正式出任茱丽亚音乐学院的教授，并很快成为该校的教学台柱。此后，这位小提琴家经常与鲁宾斯坦在各地举行小提琴——钢琴奏鸣曲的巡回演奏会，双方配合默契，听众反应良好。高占斯基夫妇已决定长期留居纽约了。

在巴黎，鲁宾斯坦与好友毕加索五年后又重逢。他曾应邀去宝泰路的毕加索寓所作客，还经常去毕加索的画室参观。他发现这位世界级大画家的婚姻很不美满。据鲁宾斯坦在《自传》中所叙，毕加索的画在二战之后出卖到了惊人的高价，一幅画“竞标以20万美元”。鲁宾斯坦的另一位好友尤琴妮亚·伊拉苏瑞丝在巴黎的蒙泰茵大道上也有一幢寓所。寓所的会客室里除了毕加索的两幅画外，什么也没有摆设。其中的一幅是她女儿的肖像，另一幅是极佳的风光画。

这次在巴黎，鲁宾斯坦听腻了好友史塔温斯基关于作曲家赚钱奇难的抱怨，便建议他谱写一些简易的协奏曲自演，力争在交响乐团中独奏。不久之后，史塔温斯基果然写好了一首钢琴和吹奏乐器的协奏曲。这是一首很精巧的乐曲，用的虽然是巧妙的打击乐形式，却带有一般歌曲的徐缓调子，听来很像是一首巴赫模仿曲。此后，欧洲许多的音乐经纪人便争相以重金聘请他登台演出。在鲁宾斯坦的推动下，伊果·史塔温斯基走上了作曲兼演奏的两栖生涯。他先是在巴黎一地担任独奏，继而与一位富有小提琴家山姆·杜什肯合作，联袂去美国巡回演出，用的就是他自己谱写的小提琴——钢琴协奏曲。最后，伊果更上一层楼，又以指挥家的身份出现。他在指挥自己的作品时，据说“其锋芒盖过了许多知名的乐坛指挥”。顺带捎一笔，史塔温斯基献赠给鲁宾斯坦的《彼得罗什卡奏鸣曲》，不仅在巴黎的献奏中“具有非凡的魔力”，在鲁宾斯坦以后南美的巡回演出中，也成了“最吸引听众的曲子”。有时鲁宾斯坦也常以其中的《俄国舞》作为答谢曲。

在里约热内卢演出期间，鲁宾斯坦在其下榻的荣光大饭店里接待了巴西作曲家希托·魏拉—罗伯斯。这位作曲家的短小作品在巴黎深受听众的喜爱，但在巴西却不走俏，常常遭到台下的嘘声和冷场。但是，鲁宾斯坦却对这位巴西新秀评价甚高，认为这位罗伯斯和法国作曲家达立奥·米约“的确是我那时代中最多产的作曲家”。为了帮助这位在巴西郁郁不得志的作曲家，鲁宾斯坦再次表现了他那助人为乐的精神：他找到了这次在里约热内卢新结识的好友卡洛斯·昆勒先生，这位人品极佳的巴西绅士当时是市内最新赌场旅馆——克巴纳大饭店的老板，家资巨万，慷慨大方。鲁宾斯坦恳请昆勒先生资助魏拉—罗伯斯去巴黎待上一年，让他在那里举行一些音乐会，发表自己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1904年起定居巴黎，曾为世界和平大会作《和平鸽》宣传画。

的作品。昆勒在被晓以情理后，慨然拿出了一大笔钱，不附加任何条件，足够作曲家寓居巴黎的全年之需。当魏拉—罗拉斯再次面晤鲁宾斯坦并告知这一喜讯时，这位巴西作曲家第一次真情实意地拥抱了钢琴家，感激的泪花点点滴滴地洒落在他的面颊上。

后来，希托·魏拉—罗伯斯从巴西来到巴黎，在佳符音乐厅的首演成绩斐然。他同时推出了几首供交响乐演奏的大部头曲子。他那乐声中所含有的稍带变化的气质、表现主旨的非正统手法、歌曲与乐器独奏方面的新奇处理，都受到了巴黎乐迷们的热烈欢迎。

当时音乐界的一些名人，如拉威尔和普罗科菲耶夫都曾光临魏拉—罗伯斯的演奏会，这两位乐坛大师对巴西音乐表现出了特大的兴趣。而对这位巴西作曲家中的新秀真正推崇的，则是在巴黎极具影响力的乐评家兼作曲家佛劳伦特·施密特。

出席演奏会的，除巴黎各界人士外，还有大批的南美听众。资助魏拉—罗伯斯来巴黎成名的卡洛斯，昆勒先生及其夫人姬尔达女士也端坐在包厢里聆听。演奏会结束时，魏拉—罗伯斯受到听众的热情欢呼。当鲁宾斯坦奔赴后台向他表示祝贺时，两人拥抱自不在话下。魏拉—罗伯斯显得神采奕奕，满面春风，他有理由为自己前来巴黎的决策而倍感兴奋。

但是，魏拉—罗伯斯成名后，却有两件事做得“不近人情”：一是他竟然向那位热情资助他来巴黎、还不远万里赶来聆赏他首演的昆勒先生索取门票钱；二是他在赠给朋友的名片上，除注明地址和接待时间（每月第二个星期天在家）两条外，还附上一句：“请自备食物”。就这样，连一贯乐于助人的鲁宾斯坦也为这种荒谬反常的行为而“替他脸红”了。

同是在那次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演出期间，鲁宾斯坦结识了美国新任驻巴西的大使莫根先生。这位外交官喜爱音乐，甚至“爱屋及乌”，把鲁宾斯坦也看得像上宾一般，常在他演奏之后，设宴请客。

一天早上，鲁宾斯坦在首都大戏院的第三场独奏之后，一觉醒来，突然觉得全身动弹不得，像是瘫痪了似的，手也不听指挥，指头僵直，不能屈伸。这位钢琴家吓懵了，急忙用尽平生之力，挣扎着按铃召来侍者，要他把巴西音乐经纪人裴拉斯先生和医生请来。待这两人匆忙赶到，来一番急救处理，鲁宾斯坦总算下了床，又缓慢地恢复了一些动作：能挪动几下虚弱的双腿，还能自行进饮食，手也觉得有了点劲，但弹琴的声音则极为微弱。接着，他又试着穿衣，每穿一件，都得艰难地换取不同的姿势。最后在裴拉斯先生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来到了戏院后台休息室。这时的鲁宾斯坦简直累瘫了，像是一连举行过十场演奏似的。

预定该场演出的头一个节目是舒曼的管弦练习曲。鲁宾斯坦弹奏的头一个音节微弱到依稀莫辨的程度。在第一次变奏之后，他的精力竟霍然勃发，又开始弹奏自如了。结果这场演奏成绩特好。经过一整天的灰心绝望，此时鲁宾斯坦的激动与兴奋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次，莫根大使又在他那使馆的花园中摆下了圆桌盛宴，招待钢琴家鲁宾斯坦。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系列演奏会中，鲁宾斯坦遇上了一位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就是杰出钢琴家艾德瓦·瑞勒斯。此人曾经是当年柏林交响乐团指挥亚瑟·尼基希最中意的独奏家。这时由桂萨达请来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10场，演奏贝多芬的32首奏鸣曲。瑞斯勒的到来，激起了阿根廷乐迷们的

巨大兴趣。

鲁宾斯坦之所以认定艾德瓦·瑞斯勒是自己强有力的劲敌，是因为他演奏贝多芬晚期的《热情奏鸣曲》、《告别奏鸣曲》和《汉马克拉维奏鸣曲》都是那么婉转悠扬，无人堪与匹敌。他的确弹得自然动听，俨如曲子在向人倾诉，将这些名曲中那蕴藉的高度浪漫主义的内涵宣泄无遗。在这一点上，鲁宾斯坦与瑞斯勒一脉相通，他极端反对把贝多芬与“古典”二字混淆起来，而认定贝多芬首先是第一位“浪漫主义”的作曲家。正是这位他无比推崇的作曲家，运用其创作的才华，在自己的作品中尽情地表达绝望、欢乐、悲愤和爱恋。鲁宾斯坦对那个被公认为最擅长弹奏贝多芬奏鸣曲的钢琴家亚瑟·史奈柏那近乎炫耀的手法，从来就不曾心悦诚服过，只觉得他在弹奏时像是给听众上课似的，十分枯燥乏味；反之，当艾德瓦·瑞斯勒弹奏《汉马克拉维奏鸣曲》中的慢板，《告别奏鸣曲》中的那份茫然感和第三十一号作品之二的D小调，竟会催人泪下。当然，瑞斯勒对鲁宾斯坦也是十分佩服的。他在听了后者弹奏舒曼、肖邦和阿尔贝尼斯的作品，以及史塔温斯基的《彼得罗什卡》奏鸣曲和拉威尔的《伤感圆舞曲》之后，也曾被深深感动过。他曾对鲁宾斯坦说道：“我喜欢听你演奏。”

正是在这种相互倾慕的情况下，这两位青年钢琴家决定联袂举行一场双台钢琴演奏会。两方的经纪人茹易兹和桂萨达的德籍代表恩耐斯特·史兰莫尔立即谈妥以宏伟的柯隆歌剧院作为演出场地，一时琴迷们都趋之若鹜，争相购买门票。当地的音乐家们全都到齐了，包括波兰钢琴家艾格纳斯·符利曼和奥地利指挥家费利克斯·范·温加纳。经过多次认真练奏后，他们俩在充分沟通的情况下，演奏了莫扎特动人的《D大调奏鸣曲》、舒曼的《变奏曲》、圣—桑的《贝多芬主题变奏曲》，最后以夏布里埃改编的《西班牙狂想曲》终场。这次音乐会征服了全场听众。在柯隆歌剧院演出之后，鲁宾斯坦和瑞斯勒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两个城市各演出了一场。两位音乐家的愉快合作，也平息了各自琴迷们的敌对心态。

在纽约巡回演奏期间，鲁宾斯坦经常能跟保罗·德瑞柏见面。这位早已回国，并跟莱丽儿离了婚的美国歌唱家，在格林威治村找到了一间幽雅别致的木房。房里有一架钢琴，他们有时便一弹一唱，以音乐自娱。

一天，德瑞柏先生给鲁宾斯坦介绍了一位金发小美人，说她很想当演员。正当这两位男士喝咖啡之际，她请求鲁宾斯坦弹几支曲子听听，钢琴家有意冷她，以“无兴趣”来一口回绝。不料这位小姑娘竟挑衅似地打趣问道：“假如我来个拿顶给你瞧瞧，你肯弹么？”鲁宾斯坦也很不正经地答道：“那兴许会打动我的。”这位小美人一听，便毫不犹豫地在地上拿起了大顶，裙子霎时倒翻到了头部，暴露出了她那赤裸隐私。鲁宾斯坦得意一笑，立即起身弹奏起来。这位小姑娘就是日后纽约百老汇和好莱坞的著名红伶泰露拉·班克海德。从那一次起，她每次只要见到鲁宾斯坦，便会用同样的方式来作交易。

在这一轮的巡回演出中，鲁宾斯坦最后又回到了始终令他“心旷神怡”的巴黎。

与巴黎音乐会经纪人马赛·华玛赖特一见面，他便被告知了很多喜讯：除在罗马的几场演奏会外，在法国的巴黎、里昂、马赛和图卢兹等地都增加

夏布里埃（1841—1894），法国作曲家。自幼习钢琴，后从事作曲。

了演奏场数，报酬金额也大为提高。

“真正的巴黎人”这时深深体会到，功到自然成气候。

这不，伊斯坦布尔的一位娱乐界大亨阿第提先生也来信邀请鲁宾斯坦首闯中东，去土耳其、希腊和埃及等地巡回演出。

3 人生——美丽的神话

首闯中东，鲁宾斯坦是从西班牙的马德里三场独奏会开始的。

这次演奏会令这位钢琴家无比震惊：当演奏华尔兹舞曲时，听众席上响起了一片嘘声和忿怨的抗议；而当演奏到李斯特第十二狂想曲时，全场却爆发出了雷鸣的鼓掌，好像前面的不快全都一扫光了似的。其中的一场，维多利亚·尤金妮亚皇后曾亲临聆听。

结束了在西班牙的演出后，鲁宾斯坦抵达了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在那里他举行了两场演奏会，结果都不坏。

随后，鲁宾斯坦在希腊首都雅典、埃及首都开罗和全埃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港，以及特拉维夫—雅法等地做了巡回演出。

在土耳其，鲁宾斯坦认识了业已退休的富商裴美山先生及其夫人莎弗。这位可亲的亚美尼亚人愿意充当钢琴家在伊斯坦布尔的导游。他们经常徒步走过那座通往安卡拉的长桥。

在开罗，鲁宾斯坦曾应邀出席英国驻埃及总督派西·罗伦爵士的午宴。他们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就曾同住一家旅馆的同一层楼上，常常一道出去野游。眼下这位仪表出众的英国绅士官运亨通，却仍然打着光棍儿。他深谙人生，喜爱音乐。鲁宾斯坦早就对埃及的名胜古迹着迷，这次他观赏了埃及那美丽的回教寺、数以百计的尖塔、埃及古代艺术馆，以及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等。

在雅典，鲁宾斯坦抽空去参观了雅典卫城的神殿。那一整天，他都在瞻仰这些完美无瑕的殿宇，用颤抖的双手去抚摸神殿的巨柱，无端勾起了对斜阳衰草下的古陵寝的遐思，久久不愿重返红尘生活。此外，鲁宾斯坦还结识了雅典银行家史提法尼达斯。这位热心的年轻人不仅邀请钢琴家去他家里作客用餐，还带领他去观看伊庇道鲁斯剧场和诺普利亚古城废墟。伊庇道鲁斯剧场可以容纳几千人，回音效果极佳。从剧场顶部可以清晰地听到剧场内的说话声，就像在身旁似的。这证明古希腊人对回音壁的音响原理早就完美地掌握了，而令鲁宾斯坦大惑不解的是，“这种学问始终不曾传给我们的音乐世界，先知的这种秘诀我们至今还没有发掘出来”。

此后，鲁宾斯坦又不惮辛劳，在巴黎、罗马、翡冷翠、马德里、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等地巡回演出。

1923年的早春时节，鲁宾斯坦结束了巡回演奏，返回了巴黎。他眼见全市满目青翠，加上好友的欢迎，使他那颗永远跳动不息的心儿感到温暖。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宝贵才华，而且他又总能以新的目光来看待这个生养着他的大千世界。这位钢琴演奏家不由大发感喟：

“人生，过去和现在都一样，对我来说始终是个美丽的神话；我每天无不感谢上帝恩准我生活在这人世间。”

对近年来在大洋两岸频繁的巡回演出，鲁宾斯坦不仅不引以为“苦”，反而“乐”在其中。这位在世界琴坛上正冉冉升起的明星有一段精彩的自白：

我的放荡生活方式，对异性毫无止境的痴迷，每天晚上与知识界朋友的长谈、上剧院、看表演，餐餐讲究美食，尤其是对这一切享乐毫无抗拒的意志，都使我无法专心工作。每次演出全靠我积累的一些熟练的乐曲，却从无努力改进的内在需求。我不太注重原乐曲的章法，单凭个人记忆力和如何运用一些恩可曲去适时地把听众的热情推到最高潮。总之，我不敢夸口说我曾忠实于原作，毫无瑕疵地认真演奏过一首曲子。尽管如此，我在音乐上的惊人天分和我在钢琴这一乐器所特有的才华，可说是未曾丝毫消减。不管我有些什么缺点，但我演奏每一首曲子时，总能注入深厚的感情和热爱，一旦灵感来潮（这又是我的一大天赋），这种感情和热爱也能传递给广大听友。往往长时间的苦练，虽也能使演奏的每一细节达到炉火纯青和十全十美，但给予观众的却是一种疏冷的感觉，这就是因为丧失了音乐的最主要的素质。

正因为对自己有一个全面的估计，所以鲁宾斯坦在与故乡阔别多年之后，打算在重返华沙进行巡回演出时，能有较高的演技表现。

1924年8月，鲁宾斯坦应温妮·波丽格娜克王妃的邀请，去威尼斯小住两周。在那一期间，他抓紧时间勤弹苦练，决心重新认识将在华沙上演的曲子，注意自己曾经疏忽、极需长时间补课的一些艰深细节。

预定在华沙演奏三场。第一场演奏肖邦的E小调和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由葛利格·费特博格担任指挥；另两场独奏主要是选弹西班牙乐曲，波兰的听众还是头一次聆赏。《纳瓦拉》和《火舞》仍然最受听众欢迎，而且每场都得演一次。这次回波兰，演奏酬金提高到了每场5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额。媒体充满了一片赞扬声，听众都认为这位波兰儿子是“最受西班牙和拉美欢迎的钢琴家”，是“在美国赚了大钱”，又是“巴黎、伦敦上流社会的骄子”。当时持批评的只有华沙音乐学院执教合声学的教授彼图·赖德，他就唱出反调，认为鲁宾斯坦“毫无才华”。

应罗兹音乐厅的邀请，鲁宾斯坦回家乡作了两场独奏，盛况空前，罗兹市的头面人物全到齐了，连台上都坐满了人。鲁宾斯坦的两个姑妈和大哥史丹尼斯拉夫都像父母生前那样，在演奏会之后在家里摆下了盛筵庆贺。但这时的鲁宾斯坦却黯然神伤，连连叹息道：“情景与往日一般美好，而我却无心消受，因为我的双亲已没有福气分享他们天才小儿子那衣锦荣归的光华了！”

当鲁宾斯坦此行赚了2500美元的时候，他想到的头一件事，便是还报恩人的恩情。其中之一是约瑟夫·贾洛辛斯基。他们在热情拥抱和共同用餐之后，谈起了各自的近况。这位当年的老朋友不仅不扯起大嗓门抱怨他失去的田庄和家产，而是热心谈论钢琴家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那几首西班牙曲子。而当鲁宾斯坦对他战时的损失表示一些同情和关怀时，这位老朋友反而以波兰获得了自由独立而引为自豪，认为那才是“最好不过的补偿”。这令他的钢琴家朋友“感动得几乎流出了泪水”。随后，鲁宾斯坦把自己所赚得的美金全部赠给了他，以报答他当年对自己的义行，贾洛辛斯基认为却之不恭，只好权当礼物收下。他请老友放心，说他的生活美满幸福，结了婚，妻子美丽贤惠，有绘画天资，等等等等。

二是高德佛兰医生，他曾经与里昂·伯恩斯坦先生一起为鲁宾斯坦作过担保人，在一家钱庄借过500卢布。伯恩斯坦早在一战时亡故，高德佛兰医

生不得不独自向钱庄偿还那笔 500 卢布的借款，这件事还是另一位友人转告的。当鲁宾斯坦登门拜访这位老先生，照旧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对他的演出赞扬备至。他还领着青年钢琴家参观了他新收集的青铜艺术品，只字未提那桩借钱的事。直到借债人主动提到了那桩借钱事，表示因战争影响了还债并深感不安时，他才接受了鲁宾斯坦交还的钱。当这位医生拿出钱庄收据给鲁宾斯坦看时，还一脸愧色，倒像是他欠了鲁宾斯坦的债一样。

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给鲁宾斯坦介绍了许多“波兰现代文坛精英”如朱里安·屠文等人。正是这位屠文先生，当年四五岁时曾跟随母亲去车站送鲁宾斯坦回柏林学艺。那时他母亲年纪轻轻，与大姐贾薇格的关系最要好，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朱里安·屠文回忆说：“我妈经常唠唠叨叨，说什么：‘你瞧人家鲁宾斯坦，都是个有名气的钢琴家了，你有什么出息呢？’我因此老是怀恨你，直到这次听了你的演出，才信服了。你也才成了我的崇拜偶像。”俩人热情拥抱，又相互敬酒，庆祝新的友谊。

卡洛还告诉鲁宾斯坦，说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已升任华沙歌剧院经理，他已将该歌剧院提高到了欧洲的最高水准，并准备上演卡洛的一些新作品。卡洛还说克拉科夫的贾格隆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那是波兰颁发的最高学位；此外，华沙音乐学院将聘请他继莫林纳斯基之后出任院长；又说他家庭十分贫困：哥哥失业，母亲久病在床，两个姐姐仍未出嫁，另一个姐姐又离了婚。看来，鲁宾斯坦的这位好友已被家庭重荷压得喘不过气来。结果 54 岁便英年早逝，他对家人的奉献很像当年的肖邦。

卡洛的遭遇似乎与鲁宾斯坦无缘。他正当盛年，演奏事业正在蒸蒸日上。人生，对他来说，“始终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4 “本世纪最辉煌的胜利”

1924 年至 1927 年，鲁宾斯坦忙于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的欧洲和中东的巡回演出，在南斯拉夫、比利时、意大利、土耳其、希腊、丹麦、法国、英国、埃及等国，都留下了这位名声日隆的钢琴演奏家的辛勤足迹。

在罗马，鲁宾斯坦聘请到了一位能干女士卡拉拉·卡缪充当他那演奏会的经纪人。

鲁宾斯坦首次去南斯拉夫演出，觉得兴味无穷。负责演出的经纪人，是克罗地亚的一位爱乐人士。他对鲁宾斯坦的这次演出大加赞赏，称之为“本世纪最辉煌的胜利”，而且跟他签订了以后再来的长期合约。

在伦敦，鲁宾斯坦照例常去艾狄斯丛林大街 19 号，与朋友们一道演练室内乐。中提琴家里昂纳·特提斯、大提琴家佛烈克斯·赛孟等人的弦乐四重奏常常即兴表演，蔚为盛事。跟这些音乐家一道演练，是鲁宾斯坦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在巴黎，鲁宾斯坦应邀参加了波兰政府于 1925 年 6 月底举办的波兰音乐节。两场演奏会选在歌剧院和佳符音乐厅进行。歌剧院的那场节目是弹奏三首肖邦的作品，最后一首是降 A 调波兰舞曲，其他曲子均由艾密尔·莫林纳斯基指挥。在佳符音乐厅则演奏肖邦的 F 小调协奏曲，由葛利格·费特博格担任指挥。这两次音乐会都办得很成功，波兰大使馆为此特举行了一次庆祝酒会。

在那次酒会上，鲁宾斯坦认识了玛丽亚·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娃·居里。

她也是一位钢琴爱好者。艾娃的姐姐海伦妮是一个跟母亲一样作出了不少成就的科学家，后来也嫁给了一位物理兼化学教授。自从父亲车祸去世之后，艾娃就跟母亲相依为命。这个小女儿热爱音乐，追求生活，母亲则献身科学，早出晚归，两代人的代沟十分明显。小女儿总感到自己“孤寂”，鲁宾斯坦则经常请她吃饭，帮助她舒心解愁。

一天，艾娃邀请鲁宾斯坦去圣路易岛上她的家中与母亲共进午餐。居里夫人身材瘦小，两鬓苍苍。当鲁宾斯坦躬身想吻一下她的手，以表达他内心对她的最高崇敬时，不料这位大科学家却猛地缩回了手，显然不喜欢这套礼仪。后来居里夫人听说钢琴家跟她的胞妹、约瑟夫·德鲁斯基医生的夫人很熟，这才露出了一丝儿喜色。

进餐之前，居里夫人向鲁宾斯坦“宣扬了一通共产主义的功绩，还说什么‘法国和波兰在这方面要学习的地方很多’。艾娃早就把她母亲的这一政治信念告诉了我，我自然不便当面去顶撞或争辩了。”

进餐时，当女佣端来一大盘冷龙虾和美味乳汁时，居里夫人皱起个眉头质问女儿：“何苦这么大吃大喝？”艾娃给问得满脸通红，赶忙说道：“鲁宾斯坦先生经常请我吃这道菜，这也是他最爱吃的菜。”

鲁宾斯坦自个儿也明白，他的这身时髦包装和爱吃昂贵的龙虾显然有悖于这位老夫人的生活习惯，但他仍然尽量博取老人家的欢心。他倾诉了自己穷困的家境和早年落魄潦倒的经历，毫无保留地都讲给了老夫人听。直到这时，这位大科学家的眼神才显得较为柔顺。

艾娃送客人出家门时，为老母的待客不周而愧疚在心。她对鲁宾斯坦开诚布公地说道：

“就因为我喜欢弹钢琴而没有像姐姐那样研究科学，妈妈很是失望。一天，我见她一脸苍白，双手给镭素烧得够惨的，还要一早赶去上班，心里委实难过。我恳求她呆在家里多休息一会儿，她又不肯。我就决心请她去她那研究室近旁的一家名餐馆美美地吃一顿，你猜她说什么来着？‘我这一身破破烂烂，哪配跟我那又漂亮又高贵的女儿在公众场合露面啊！’”

鲁宾斯坦听了，内心也久久地不能平静，甚至掉下了泪水。

也是在巴黎，鲁宾斯坦通过友人的引荐，于1925年10月在蒙玛特利区拉威南路找到了一个小寓所，租金极低。房东是安德烈·布洛克，军事学院工程师，也是个犹太人。不久，他就正式搬进了这幢尚未布置好的小木屋中。这是他生平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居。每次巡回演出完毕，他就返回巴黎，住进自己的家里，那种感受简直像是进了天堂似的。

紧接着，在家具购买齐全、室内布置完毕之后，鲁宾斯坦又通过友人的引荐，雇了一个仪态不凡、年轻谦逊的男仆法兰西奥·戴拉兰德。这人30岁光景，善解人意，侍候周到，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

在这一期间，鲁宾斯坦还出任了两次钢琴大赛中的评委。一次是参加日内瓦的一个评委会。四个评委除他之外，其他三人是：美国钢琴家恩耐斯特·谢凌、法国钢琴家亚佛烈德·柯尔托和慕尼黑的潘包尔教授。另一次则是经由柯尔托推荐，巴黎音乐学院院长亨利·拉宝聘请鲁宾斯坦担任该院一年一度的钢琴大赛评委。当时除拉宝院长担任评审团主席和另几位音乐学院教授被聘为评委外，院外的评委只有柯尔托和鲁宾斯坦两位钢琴演奏家。

1927年夏，鲁宾斯坦在繁忙的巡回演出之余，在杜维尔休息了一阵，又去威尼斯玩了几周，便回到蒙玛特利区拉威南路15号家里，开始准备秋季演

奏会的节目。

巴黎音乐经纪人华玛赖特为钢琴家在佳符音乐厅宣布了三场独奏。鲁宾斯坦准备的节目有：普朗克为他谱写的《巴黎之旅》、米约的《巴西感伤组曲》和在波兰音乐节中演奏过的四首许马诺夫斯基的《玛祖卡舞曲》。出乎鲁宾斯坦意料之外的是，听众十分欣赏《巴黎之旅》，对米约和许马诺夫斯基的作品却反应冷淡。对此，鲁宾斯坦丝毫不感到气馁，因为后两位作曲家是在经过一番极大的拼搏之后，才最终赢得了大众的赏识的。不过，鲁宾斯坦本人对这三场音乐会倒觉得十分满意，不仅门票全部售光，有不少听众还买了站票。

因而，把这一切都认定为“辉煌的胜利”，也是不算过分的。

第五章 喜缔良缘结同心

1 发自肺腑的可爱独白

1927年，鲁宾斯坦已进入了“不惑之年”。我们且看看这位艺术家对爱情和婚姻的个人看法吧。

“我是决心不结婚的。我跟女人交往的长久经验证明了做情夫的好处得多：他可以依照自己的选择，在最恰当的时刻以最佳的态度展现给他的示爱目标；想要跟她在一起多久就多久；他的求爱技巧可随时翻新，在最适当的时候献上一束鲜花。成功之道固然在于谨慎，但时机到来，也不妨发动感情攻势。

“反之，让我们来看一看做丈夫的命运。即便他不想多看她一眼，她也老是挥之不去。不然，就是在最需要她的时候，却见不着人影。说不定她夜里还打鼾，早上蓬头散发倦容满脸，甚至在洗手间里显得腌腌臢臢。他得替她分忧，向她让步，给她解愁，听她那絮叨不尽，诉说不完的金钱烦恼和生活费用，以及孩子和佣人等问题。这就是我对爱情和婚姻生活的看法。”

“甘做情夫，而不愿做丈夫”，大概就是鲁宾斯坦40岁之前的可爱独白。

但是，年岁不饶人，马不停蹄的飘泊无定的生涯，最终还是迫使这位情场浪子放弃他那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消极生活态度，决心要找一个“愿与生儿育女的惟一佳偶”了。

1926年10月的一个寒冷早晨，鲁宾斯坦又回到了波兰首都华沙，履行他那华沙、罗兹两地的新一轮巡回演出。下车伊始，他立即驱车来到老住所——友人理查·奥汀斯基的公寓。

当天上午，鲁宾斯坦立即与名指挥家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开始练习。在华沙和罗兹两地，他都要演奏贝多芬的《G大调协奏曲》。能在艾密尔的指挥下演奏，鲁宾斯坦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不仅仅是因为莫林纳斯基的指挥功力超强，备受推崇，而且是因为这位乐坛老前辈为人谦和，指挥若定，运用指挥棒的韵律完美精确，毫无夸张动作，即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莫林纳斯基也乐意与这位钢琴新秀研习乐谱，他为此甚至婉谢了一切宴请。这显示出这位卓越的指挥家那敬业乐业的精神和高尚的师德。

这次在华沙演奏会上推出的头一个节目，是《雷奥诺拉序曲》第三号，其后是协奏曲，幕间休息之后演奏第五交响曲。贝多芬的这首协奏曲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鲁宾斯坦用自己的演奏成果向那些忠实于他的华沙听众证实，他不只是一个能用《纳瓦拉》这首乐曲来讨好他们的巨匠，而且是能正确阐释贝多芬协奏曲的最佳钢琴手。

休息时，后台休憩室的门被一下子推开了，走进来“三朵雏菊般的金花”——典型的波兰三美女。那位黑发姑娘的眼睛最美，秀目顾盼之间，流露出一股淡淡的哀愁。身材最高的那位金发美女长得亭亭玉立，活泼灵秀，有说不尽的妩媚。最后的那一位则无比妖娆，大胆地盯住钢琴家，显得自命不凡。

原来艾密尔·莫林纳斯基有三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大女儿温黛，跟鲁宾斯坦认识多年，嫁给一位名叫维克多·拉彭斯基的钢琴家，育有两个儿子。这次来的是二女儿妮拉和三女儿亚丽娜。金发美女妮拉具有高于其他两位少女的气质和韵味，一副大家闺秀的丽质。她是头一次来听鲁宾斯坦演出，表

现了由衷的激赏。第三位女郎则系她们的堂妹海勒。

接下去是去克拉科夫和热舒夫两地的各一场演出。前者对鲁宾斯坦给予了热忱欢迎，后者则是惟一欣赏他阐释肖邦作品的城市。两地的演出成绩都非常突出，听众的评价很高。

回到华沙，三位小姐立即请鲁宾斯坦和许马诺夫斯基去她们家饮茶。莫林纳斯基就住在歌剧院近旁的一栋宽大的宅子里。在她们的闺房中，二姐妮拉充当了女主人。这一次，鲁宾斯坦对妮拉一见钟情，再见倾心，内心滋生出一种触电般的感应，两人都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羞涩。

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当即宴请鲁宾斯坦。由于其夫人当时还在他们老家立陶宛的田庄上，所以就由妮拉代行女主人一职。那天三妹亚丽娜表情十分冷峻。饭后，妮拉在鲁宾斯坦的钢琴伴奏下翩跹起舞，熟练地跳了一支玛祖卡舞。这位美女抱负不凡，经常参加歌剧院芭蕾舞的演练，一心想当个大牌芭蕾舞明星。

罗兹的演奏时间到了。鲁宾斯坦和莫林纳斯基一清早便相邀出发，赶上了当天当地的预演。这一老一少都因前一天的演出和应酬活动闹到很晚才安歇，再加上一路辛劳，所以在上午排练时都险些儿睡着了。好在交响乐团平时在指挥的督导下训练有素，所以下午一休息好，当晚的演出居然很好。妮拉也在听众席上出现，鲁宾斯坦睇眼瞄到她之后，好不感动，知道她是为自己而来的。演出一结束，艾密尔·莫林纳斯基邀请鲁宾斯坦吃夜宵。后者匆匆吃完，便赶去与家人团聚了。

第二天一早，鲁宾斯坦同莫林纳斯基父女俩乘火车启程返回华沙。他和妮拉双双站在车厢的通道上，大有谈不完说不尽的柔情蜜语。他请妮拉第二天上午 11 时在市内拉辛公园肖邦纪念碑下的长椅上会晤，因为他就要去布达佩斯巡回演出了。

这一整夜，鲁宾斯坦待在奥汀斯基家中辗转难以成眠。一方面，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意中人，妮拉的确具有他所喜爱、所追慕的那种波兰女性的典型形象；另一方面，她又太年轻，才 18 岁，而他再有三个月就将进入“不惑之年”了。彼此相差整整 22 岁！虽说鲁宾斯坦也确信她是深深爱着自己的，但她是在大家庭包括叔父母和堂妹的艳羡中长大成人的，她立志要成为一名杰出的芭蕾舞家，鲁宾斯坦能把她夺走引入自己的人生轨迹吗？她有能力抗拒得了他的那些英俊西班牙朋友的男性魅力或他那上百名对手向年轻貌美的已婚少妇的争宠吗？鲁宾斯坦从个人的惨痛经验中，深深了解到即便是有爱情作基础的婚姻的脆弱性。

第二天早上，鲁宾斯坦经过夜里的苦苦思索，已经铁下心来：他要结婚，要跟理想中的情侣妮拉结婚，他还要把自己心头所想到的一切都一股脑儿如实地袒露给妮拉听。主意打定，不知怎的他反倒觉得心情异常紧张。这时，恰好街头叫不到计程车，鲁宾斯坦只好雇一辆马车，结果耽误了约会的时间，内心就更是紧张不安了。

在公园门口，鲁宾斯坦一眼便瞥见了妮拉，随即向她解释迟到的原因，但她心里仍很难过。他们并肩走到一张长椅子上坐了下来，两人久久地相对无语。最后还是鲁宾斯坦鼓足了勇气，向她表白了要娶她的心意，并倾诉了个人的心结与顾虑。他说道：

“亲爱的，如果你真心实意地爱我，能等到我深信我们的结合对我们双方都正确无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欢乐的男子。此刻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

是世界上我愿与之生儿育女的惟一佳偶。”

妮拉默然无语地听着，然后低垂粉颈，甜蜜轻柔地说道：“我会等的。”

这样，鲁宾斯坦便怀着满腔愉悦的心绪和爱的满足离开了华沙，启程前往布达佩斯。

鲁宾斯坦这次在匈牙利首都的演出极为成功。他演奏了勃拉姆斯的《降B大调协奏曲》，指挥为匈牙利指挥家兼作曲家艾尔诺·杜南义。听众十分欣赏，杜南义也赞不绝口。第二天，杜南义邀请鲁宾斯坦共进午餐，席间他认识了匈牙利的一些乐坛人士。

布达佩斯的美景令鲁宾斯坦赞叹不已，多瑙河的流水似乎比维也纳的河水更为深蓝。老城布达异常宏伟，新城佩斯则兼具巴黎和维也纳的秀色。匈牙利的美女如云，但此时的鲁宾斯坦却对她们似乎不屑一顾。眼下他心里只惦记着一个人——妮拉。他给心上人儿寄出了一张示爱的明信片。

返回巴黎途中，鲁宾斯坦在维也纳停留了两天，去走访当地音乐经纪人胡果·那普勒，商讨未来的演出计划。这次回到巴黎蒙玛特利区拉威南路15号住所，鲁宾斯坦又再次在心头泛起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其愉悦欣慰，自不在话下。经过仆人法兰西奥的一番努力，住所的洗手间已改造成一间现代化的漂亮浴室。屋子里面还点缀了一些鲜花，平添了几分幽雅，几分温馨。这下，鲁宾斯坦又要跟自己的心爱书籍、蝴蝶、漂亮的椅子和床铺上的红绸罩为伍，叫他好不开心！是的，他这时更是感到家庭的温暖。家，也确实是他那生活的宁静港湾。

2 “我怎么能够信任你？”

鲁宾斯坦在认识“惟一要娶的女人”之前，充满了桃色新闻。对这类风流艳事，他在撰写的《自传》一书中不仅不加遮掩，反而浓墨重彩、绘声绘色地予以描绘。他那样写也许不无目的，也许是旨在突显他在结婚前的浪荡不羁和“对异性毫无止境的痴迷”，炫耀他在结婚后为人夫人父的高度责任感和在情感的旅程中刹住了脚步，找到了归宿。一句话，那都是为了表现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1924年，鲁宾斯坦在结束巴尔干半岛之行后，返回了巴黎，随即又应波丽格娜克王妃的邀请，参加了她在自己的那座亨利·马丁大道宫邸所举行的一场音乐会——由俄苏作曲家兼钢琴家普罗科菲耶夫在交响乐团协奏下演出他自己谱写的《第三协奏曲》。

在那次音乐会上，鲁宾斯坦碰巧被安排坐在一位罗马贵族的后裔卡拉·帕拉汀妮公主的身旁。他们曾经在两次宴会上相遇过，早已是老相识了。帕拉汀妮公主被公认为“意大利的第一佳丽”，鲁宾斯坦甚至把她描绘成“一个最配用‘美丽’这个字眼的真谛来形容的女人”，她那“浓艳柳眉下的一双乌亮明眸，透过长长睫毛高傲地盯住你，却又投射出一股调侃的神韵。”这下才子佳人聚到了一起，自然免不了眉目传情，这位青年钢琴家的“心儿又开始在跳了”。他邀请公主到他下榻的旅馆里来，她也毫不爽约，音乐会之

此指钢琴家从巴西带来的众多深蓝色大蝴蝶，钉在一块白棉花上，再镶进黑边细木镜框子里，张挂在墙壁上，形成又一室内景观。

特指在一次拍卖中购得的6只古色古香的座椅。

后竟翩然而至。那一夜，他们乐到很晚，才依依惜别。

风流一晚，直到帕拉汀妮公主一周后离开巴黎、返回罗马之前，他们“每天晚上都在一起”。

后来鲁宾斯坦去罗马演出，又收到帕拉汀妮公主的一封邀请函，信尾还不忘附上一笔：“我柔情的吻”。

公主在其私邸设宴，除了已分居的丈夫外，还有几位鲁宾斯坦认识的罗马贵族和地方显要人士。其中一位是裴西·布朗特伯爵夫人，鲁宾斯坦与她稍事寒暄之后，两人从此便建立了长久的友谊。

在这次罗马演出期间，帕拉汀妮公主经常大大方方地去鲁宾斯坦下榻的精益大饭店找他，双双进入卧室。连这个风流情种都觉到帕拉汀妮公主是个“不怕别人风言风语”的女人。后来，裴西·布朗特伯爵夫人为鲁宾斯坦设宴请客，卡拉·帕拉汀妮公主也不请自去，布朗特伯爵夫人把他们都当成了夫妻来看待，其他客人也处之泰然，因为“罗马的社交圈并不歧视成员的风流艳情”。

1924年预定的5月南美巡回演出，卡拉公主也随同鲁宾斯坦一道去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地的音乐经纪人裴拉斯先生还“恭贺鲁宾斯坦新婚”呢。不过，老朋友宴请，鲁宾斯坦都没有把卡拉公主带去。仅在圣保罗谢法瑞里教授的晚宴中，鲁宾斯坦才把公主带去了，主人家对她的美色都赞不绝口。

他们一踏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家便把这一绯闻传了开去，媒体更是大作文章。曼纽·昆塔纳老夫人也常说：“我们的鲁宾斯坦真是风流唐璜！”米奎·马丁尼斯伯爵的家人更表现不屑的神色，因为他们早就风闻卡拉公主在欧洲的名声不佳。这样一来，这两家为鲁宾斯坦摆设的接风酒或饯行酒，他也就只得只身去了。

慢慢地，这两位“露水鸳鸯”出现了裂痕，变得难以相处，用餐也凑不到一起。在归程中，一天公主突然问鲁宾斯坦：“假如我离了婚，你愿意跟我结婚吗？”鲁宾斯坦当即答道：“不行。你说的绝不是当真的话。我无法想像，一位有名的大美人卡拉·帕拉汀妮会成为鲁宾斯坦的夫人，成为一个名气不大的钢琴家的太太。再说，我尽管爱你，却不能让你住上你早就住惯了的大宫邸呀。你每年要添置的新衣，我也是买不起的。”鲁宾斯坦的这种调侃口吻，使卡拉公主听了大为不快。

1924年夏季，鲁宾斯坦应温妮·波丽格娜克王妃的邀请，去威尼斯她那别墅小住两周时，这位钢琴家又跟卡拉公主言归于好，而且双双去了嘉尔登的嘉达湖游玩。

在1925年的翡冷翠和罗马等地的巡回演出之前，鲁宾斯坦曾拍电报给卡拉·帕拉汀妮公主，通报他到达的日期。对方复电表示欢迎，当巡回演出到罗马时，鲁宾斯坦在他下榻的精益大饭店却没有收到卡拉·帕拉汀妮公主的电话留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开车去她的私邸见她一面。可是他等了好一阵，仍不见人出来。他一时心急，便贸然闯入了公主的卧室，才发现卡拉同另一个西班牙男士正坐在床上，两人的衣服才穿好。鲁宾斯坦不由醋劲勃发，冲到卡拉跟前，一把将她推倒在床上。那位男士随即一蹦而起，握紧双拳，准备迎战。鲁宾斯坦一把推开了他，说道：“我的手是用来弹钢琴的，而不是要敲碎你的骨头。”

事后卡拉寄来了一封信，作了必要的解释，鲁宾斯坦也把它当成“阴差

阳错”，把这对男女权当成“结婚多年的夫妻”。

这一切，当然都是这位风流才子在认识妮拉之前的一份爱的痴狂和一次浪漫蒂克的宣泄了。

1928年的早春时节，鲁宾斯坦又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巡回演出：首站是华沙，然后是布加勒斯特、希腊、特拉维夫和埃及，最后去南美演奏。他打算存上一大笔钱，好为将来的爱妻提供一种安适的生活。

鲁宾斯坦这次在去华沙之前，旧日情人卡拉·帕拉汀妮公主又从罗马赶来，还坚持跟他同一班火车前去华沙。到达终点站后，卡拉搭乘欧洲大饭店的交通车离去，鲁宾斯坦则照旧下榻于老友理查·奥汀斯基家。这时奥汀斯基给鲁宾斯坦转达了英国驻波兰大使馆马克斯·穆勒夫人的邀请，说她在罗马听过他的钢琴演奏，早就有一面之识。与此同时，卡拉也打电话给鲁宾斯坦，要他去英国大使馆赴宴，还要他第二天上午9时去欧洲大饭店接她一道去。

也是冤家路窄。当鲁宾斯坦和卡拉进入英国使馆的贵宾大厅时，猛然见到艾密尔·莫林纳斯基父女俩。真是大出意料之外，鲁宾斯坦的“一颗心几乎停滞不动了”。大使夫妇按照罗马习俗，像欢迎一对老朋友到来似的把鲁宾斯坦和卡拉公主分别介绍给了各位来宾，还倍加恭维赞美。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倒是热诚地跟钢琴家握了握手，妮拉却猛地车转身子，别过脸去，弄得鲁宾斯坦无地自容。那天晚上，鲁宾斯坦自始至终都不太理睬卡拉，但却几乎是逼着妮拉随他走到墙壁的一角。她一脸冰霜，柳眉倒竖地怒视着对方，好不容易才从牙齿缝里挤出了一句话：“我跟你没啥好说的。”鲁宾斯坦低声下气，曲意逢迎，再三再四地恳求：“你一定得听我说。明天下午我会去看望你，向你解释一切。你没有什么可以责怪我的。”妮拉朝对方报以怨恨的一笑，但表示第二天可以会见他。不多时，她就跟自己的父亲离去了。因为那晚的上宾是卡拉，所以他不能早退，只能眼睁睁地瞧着伊人远去。返回旅馆时，鲁宾斯坦受到了卡拉的百般嘲弄。卡拉把妮拉蔑称为“小黄毛丫头”、“德国妞儿”。

第二天下午，鲁宾斯坦怀着一颗猛跳的心，叩开了歌剧院近旁的莫林纳斯基的家门，见妮拉孤零零地呆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鲁宾斯坦于是把自己与卡拉之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个明明白白，最后补充道：“你不难看出，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爱情了。都好久没有往来，这次在巴黎我又见到了她。我告诉她我爱上了你，要跟你结婚。”经过反复解释，总算换取到了妮拉一丝儿宽慰的笑靥。最后妮拉说话了：

“我怎么能够信任你？人人都对我说你是个见女人就爱的人，我又怎么能够相信你对我的爱呢？还有人说你对女人从来就不真诚，你对人总爱宣扬你准备打一辈子光棍。对这一切我倒可以不去理会，只要你给我写封信也好嘛。像你这种名声的男人，叫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怎么去等呀？”

鲁宾斯坦听了她的这一席话，自然心怀愧疚，惶惑不安。于是，他倾诉了自己的过去和在柏林的那段苦难的岁月，以及无条件地热爱人生的体验最终，博取了妮拉的同情。接着，他又信誓旦旦地表示她是自己“惟一要娶的女人”，为了能使她“过上应有的舒适生活”，所以特地请求她“务必等”他，“千万不要丢弃”他。妮拉不动声色地听着，最后说话了：

“有一位年轻的钢琴家梅西斯洛·孟兹，他也想跟我结婚。他爱我爱得发了狂，爱得死去活来，天天送鲜花，写情书。为了跟我在一起，他连去日

本巡回演出的机会也放弃了。我把我爱上你的事告诉了他，当然也如实地表达了不相信你说的要娶我全是一片真心。”

鲁宾斯坦听了大为震惊，坚持要她不能“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人”。他并且决定次日下午再来看她，因为当天晚上他还有演奏会。

那天晚上的演出“可说是一团糟”，鲁宾斯坦仅是走过场地把全部节目奏完了事，毫无感情注入可言。卡妮·帕拉汀妮公主面无表情地与她在罗马时就十分熟悉的穆勒大使夫妇坐在一起，而妮拉则跟她邻座的女友们窃窃私语，没去注意听台上的演奏。

次日下午，鲁宾斯坦去看望妮拉，气氛也不太顺畅。他再次恳求妮拉等他，还告知了他 1929 年再去南美的演奏计划，说道：“这趟归来后，我相信就可以结婚了。”鲁宾斯坦此时此刻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讲尽了甜言蜜语，最终使女孩子回心转意，允诺等待。

此后，鲁宾斯坦与卡拉公主一前一后地离开华沙：卡拉独自去了罗马尼亚，鲁宾斯坦则是在她走后的第二天才搭乘火车去布加勒斯特。

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那场音乐会结束之后，鲁宾斯坦和卡拉一道乘车去雅典。在雅典预演和正式演出的间隙，他们还一道游览了雅典神殿。

接着，他们又一道去了下一站演出地亚历山大港和开罗。在演出的间隙，他们雇了一名向导去游览金字塔。当天晚上，他们俩在下榻地牧羊人大饭店进餐时，与两个来开罗做生意的法国朋友不期而遇。趁卡拉离席的当儿，这两人建议钢琴家去开罗著名的“红灯区”观光溜达。这时，鲁宾斯坦承认自己那“好奇的个性又占了上风”，于是便欣然同往，却坚决不同意带卡拉去。卡拉一时勃然大怒，摔门而走。

在“红灯区”，鲁宾斯坦看到的尽是一些“丑陋不堪的妓女”，表演的也是“最不堪入目的淫秽动作”，令这位钢琴家“一心作呕”。卡拉虽不知情，但对不让她来却耿耿于怀，恨恨不已。两个男女在去布林帝西的船上互不說話。到达该地后，他们也只冷冷地握了一下手，便分道而行：她搭头一班火车去了罗马，鲁宾斯坦则返回了巴黎。

这时的鲁宾斯坦，已对昔日的情人卡拉·帕拉汀妮公主厌恨已极，难以再忍让了。

3 情海起波澜

鲁宾斯坦回到巴黎蒙玛特利区拉威南路 15 号寓所，收到法兰西奥交来的一大摞信件，看到华玛赖特为他安排的法国演出，密契尔安排的英国沿海小城的一些音乐会，桂萨达邀请他去西班牙各地巡回演出，以及意大利斯塔西里西亚等地的演出等。

马不停蹄的巡回演奏对鲁宾斯坦来说，已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和自觉行动了。他从恋上妮拉开始，一心只想改变过去那挥金如土的奢侈习惯，诸如购买鲜花送给邀请他晚宴的女主人，添置昂贵的时装和动辄乘坐高价计程车等。他要勤俭节约，改掉大手大脚的毛病，多存一点钱备用。

这时的鲁宾斯坦已变得更多了点人情味，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了：他觉得自己的条件并不够理想，比妮拉大上 22 岁，已是属于父辈的人了；加上本身又不富有，事业上的成就也很有限，还住在巴黎蒙玛特利区的一幢极普通的小木屋里。而从妮拉那一方面来说，追求她的那位情敌、钢琴家梅

西斯洛·孟兹倒是“有足够的资格娶妮拉为妻。他可以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而且也只比她大几岁”。论条件，这位孟兹钢琴家也是波兰人，他在鲁宾斯坦发誓永不再去美国的那年到达了纽约。“他在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当时就使我既羡慕又嫉妒。他在技巧上的日臻成熟，加上肯下苦功，没多久就展现了事业上的辉煌前途，而且无忧无虑。”联系到自己的行为，鲁宾斯坦也自感愧疚，难怪妮拉会生气了，因为她“看见自己要嫁的男人竟跟一个美女一起来到华沙，两个人的情史又早就传开了，加上华沙人又都喜欢说长道短……”

想到这些，鲁宾斯坦就更是缺乏给妮拉写信的勇气，但内心又盼望着她能给自己写信，表示愿意等待，那就太好了。可是，妮拉就硬是没来信，这反倒增强了鲁宾斯坦的决心：一定要把这位姑娘娶到手；一定要搞好西班牙、意大利和南美等地的巡回演出，多赚一点钱来告慰心上人，她绝不会嫁给一个叫花子的。

决心下定，鲁宾斯坦就制定了开源节流计划：1929年去南美阿根廷和巴西等地巡回演奏三个月，同时履行在欧洲各国的演出合约；此外，他还到霍斯曼大道上一家阿根廷的代理银行——大西洋银行开了个存款户头。他从此开始有计划地俭省起来，力争多节约一些钱财。

阔别四年之后，鲁宾斯坦于1928年秋又踏上了巴西的土地。他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萨尔瓦多、伯尔南布科和其他一些小城市进行了巡回演出。

在里约热内卢，鲁宾斯坦又见到了希托·魏拉—罗伯斯。在巴黎居留多年之后，这位一度穷困潦倒的作曲家，已经以世界著名的巴西音乐大师的名气回到了祖国。他在当时政府的资助下，创办了巴西音乐学院。饮水思源，缘木思本。这位乐坛的后起之秀特以院长的名义，颁赠给鲁宾斯坦以荣誉院士学位。在盛大的颁赠证书的仪式上，魏拉—罗伯斯致以热情的讲话，鲁宾斯坦则用葡萄牙语向他答谢。

在巡回演出到伯尔南布科城，鲁宾斯坦一天坐在咖啡馆中看当地的报纸，突然看到他早年在柏林、华沙两地境遇潦倒时的挚友佛德立克·哈曼死在他的指挥台上。

在结束巴西的演出之后，鲁宾斯坦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家银行存下了一大笔钱。

鲁宾斯坦到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立即跟经纪人佛兰西斯哥·茹易兹联系，要求他增加演出次数，提高演出酬金，这个条件大都被接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西城市提供了他计划储蓄的大部分金额。鲁宾斯坦的目标是100万法郎，他认为这笔存款足以使他未来的爱妻过上舒适的生活了。

为此，鲁宾斯坦在每场演出之前，都要勤加练习，力争把演奏会演好。总的说来，这位钢琴家并没有愧对听众，但他的心却不是放在所演奏的乐曲上，而是放在可赚的钱上。这是鲁宾斯坦一生中音乐不是他生命脉搏的惟一特殊时期。每场演出之后，他都要清点赚到的酬金，仔细估算与既定目标的

按年历推算，那当是1922年。当时鲁宾斯坦在纽约的音乐经纪人是乔治·恩格斯。由于鲁宾斯坦不满他“经管在美演奏不力”，两人产生了矛盾，乔治责怪钢琴家“卖座力差”，还讽刺说：“你在女人中是很吃得开的，你何不找一些经纪人的太太偷情呢？那样兴许能给你拉到一些演奏会的。”鲁宾斯坦一气之下，掴了乔治两个耳光，把门儿一摔，“发誓永不再去美国”，气呼呼地离去了。

差距。而与此同时，钢琴家在生活上也俭省多了：一日三餐都在小馆子里吃，只偶尔去大饭店改善一下伙食；通常音乐会之后的晚宴也婉言谢绝，宁愿在自己客房里随便吃点儿东西。

在阿根廷首都，有两则不幸消息使鲁宾斯坦悲痛万分：一是关怀自己像儿子般的故总统遗孀曼纽·昆塔纳老夫人去世，享年 83 岁；二是殷勤好客的米奎·马丁尼斯先生业已破产。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鲁宾斯坦还欣赏了新成立的首都交响乐团的演出，客座指挥为葛利格·费特博格。休息时，鲁宾斯坦去后台看望这位老朋友。费特博格笑着对鲁宾斯坦说：“我要告诉你一则消息，妮拉·莫林纳斯基已经在华沙跟梅西斯洛·孟兹结婚了。我相信你一定会乐意知道的。”

鲁宾斯坦乍闻心上人已经结婚，恍如晴天一霹雳。他当即决定搭下一班海轮返回巴黎。

“妮拉终于结婚了”。这一可怕的意念，始终萦回在鲁宾斯坦的脑际，成为挥之不去的浓重阴影。

“情海失意，赌场丧志”。回到巴黎后，鲁宾斯坦的精神世界似已崩溃，他于是放纵自己，一心醉倒在“赌”字上。当时巴黎附近的杜维尔、白雅丽茨和康城，都是鲁宾斯坦最喜欢去赌博的地方。

谁知出师不利，两场下来，鲁宾斯坦在杜维尔的豪赌竟以输掉 50 万法郎而告终。他似乎觉得，“这也可以算是送给妮拉的结婚赠礼了。”

1929 年整个乐季，鲁宾斯坦继续去各地巡回演出和忙于录制唱片。

墨西哥是这次首站演出地点。自从 1919 年连创 26 场音乐会的高纪录后，这里的听众仍然忘不了他。10 年期间，这座墨西哥市的发展变化得很快，宽敞的马路上耸立起了石笋般的高楼大厦。听众多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富有的外籍人士，他们都是到这个石油和矿产资源极端丰富的国家来淘金的。接着，他又去墨西哥的两个新兴工业城市蒙特雷和普韦布拉演出。随后再去哈瓦那演出了两场。

回到巴黎后，鲁宾斯坦已变得心情开朗了许多，平日看戏、练琴，可忙呢。在巴黎期间，他认识了“大人之声”唱片公司的主管海斯·傅立德·盖斯博格，后者让鲁宾斯坦在该公司的录音室里录制了一首肖邦的《船歌》，效果特佳。当海斯将录好的唱片放出时，鲁宾斯坦竟感动得泪水盈眶，因为这正是他孜孜以求的演奏效果。从此，他便开始了一段新的生命——巡回公演与录音室录制唱片相互交叉进行。他在特设的录音室内那孕育着丰富灵感的演奏，已由转盘凝固成永恒的乐声。这样，鲁宾斯坦便同盖斯博格签下了一纸为期五年的合同。

1929 年 6 月，鲁宾斯坦为好友保罗·高占斯基夫妇到达巴黎而举办了一次有七八十人参加的“百美毕备”的露天盛会，除美酒佳肴外，还另加余兴节目，包括表演魔术、玩杂技、乐队伴舞等。宾客之多，盛会之隆，是巴黎艺术界中鲜有的一次，来客中包括名演员布德夫妇、作家尚·柯克图、波兰驻法大使安纳多·穆尔斯坦等等。杜桂大饭店的五人乐队将他们最擅长的孤步、华尔兹、探戈和当时法国最流行的沙瓦舞曲全都抖了出来，一时围观的人好多好多。晚会一直闹到凌晨 7 时。“这一晚，的确是挥金如土的鲁宾斯坦生活中的一次高潮”。

1929 年下半年，鲁宾斯坦有四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友人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和贾沙·海费兹先后来到了巴黎。鲁宾斯

坦后来写道：“霍洛维次表现的方式是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款待，而海费兹则热切地接受我提供给他那享受人生的经验。不过两人都以美元为标准，在事业上并不把我放在眼里。”与此同时，鲁宾斯坦也发表了对这两位名噪一时的大明星的看法：“而我却从来都没有妒羨过他们事业上的成就，我认为海费兹是当时受之无愧的最伟大的小提琴家，虽说他的演奏从未感动过我的心；而霍洛维次虽然是第一流的钢琴家，却显然不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在这里，鲁宾斯坦表达了对同时代著名的乐坛同仁那颇具分量的评价。

二是鲁宾斯坦和海费兹参加了由巴黎美术学院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古代艺术之夜舞会”。舞会是在举办拳击赛或其他体育活动的巨大华格兰馆中举行，巴黎的全部模特儿、画家和雕刻家都受到邀请并出席了盛会。请看这位“及时行乐”的鲁宾斯坦的两段精彩描绘：

“庞大的馆内挤得水泄不通。中央有一个圆型舞台。许多模特儿美女穿着蝉翼薄衫，裸露出赤条条的胴体。乐队不停地演奏狐步、华尔兹和沙瓦，闹得震天价响。其实毫无意义，因为那一对对的男男女女全然不顾羞耻地紧搂紧贴在一起，根本不去理会舞曲的节奏。

“夜，愈来愈深沉，舞会中的形态也愈来愈不堪入目。许多人干脆脱掉了上身薄衫。渐渐地，拥抱舞演变成了另一种的体能运动，进而发挥了这种艺术的最高潮。真不愧为古罗马那荒淫无度的酒池肉林！”

三是鲁宾斯坦荣获法国政府颁赠的一枚“荣誉武士勋章”。据他在《自传》中所述：“这是一项很高的荣誉”，“是惟一需要全体会员一致推选颁发的勋章，只要有一票否决，就不能赠予。”

四是鲁宾斯坦应海斯·傅立德·盖斯博格之请，去伦敦录制了一张勃拉姆斯《降B大调协奏曲》，由阿伯特·寇兹指挥的一个高级交响乐团伴奏。后来，盖斯博格先生又以“音乐界人士都挺喜欢”和“销路特好”为由，要鲁宾斯坦再灌制一张大受欢迎的西班牙乐曲《火舞》或《纳瓦拉》。鲁宾斯坦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去“大人之声”唱片公司在亚碧路新建的一座设备优良的录音场所录制了一张《纳瓦拉》唱片。

巴黎人在庆祝1929年圣诞节和迎接1930年新年时，心情普遍低落。美国的经济危机和财政灾难，给整个欧洲罩上了一层阴影。西班牙的政治形势已在急剧变化。这一切，都使人深感不安。

但是，鲁宾斯坦的演艺事业却正在蒸蒸日上，一路顺风。

1930年，他在欧洲大陆举行过几场演奏会之后，就又回到伦敦去继续录制唱片。恰好伦敦经纪人密契尔先生为他和保罗·高占斯基在魏格摩音乐厅举行了一场联合演奏会。在这次演奏会上，他俩选奏了《克罗采奏鸣曲》、贝多芬的《C小调奏鸣曲》。结果，成绩远远超过了他俩以往任何一次演出。海斯·傅立德·盖斯博格大感兴趣，便建议这一对好友把他们双奏的那首精彩的勃拉姆斯奏鸣曲加以录制。鲁宾斯坦和高占斯基自然乐意接受，他们进入了亚碧路的录音室，结果这首奏鸣曲合作得天衣无缝，完美自然，效果极佳。保罗将缓慢的那一乐章奏得极为优美流畅，即使最后一个非常艰难的乐章，他也没有错漏一个音符。

这年的夏天，鲁宾斯坦因为早期顺利地进行了唱片灌制工作，从而开创了生命的又一新篇章，所以心情处于极佳状态。

4 最终靠缘分

1931—1932年演奏季节开始时，鲁宾斯坦又把华沙和罗兹两地列入行程之中。这次，他仍投宿在好友理查·奥汀斯基家里。当天晚上，他出席了大提琴家葛利格·巴替高尔斯基举行的音乐会。因为他听说巴替高尔斯基是和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和小提琴家纳山·米尔斯坦同时出逃到国外的。

爱乐音乐厅的听众尚未到齐，有几排位子还空着。鲁宾斯坦去寄存衣物时，瞥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定睛一看，才知是妮拉·莫林纳斯基，她是一个人来的。钢琴家赶忙跟她打了个招呼，又吻了她的手，她的表情坦然自若，把对方当成老朋友看待。两人双双进入厅内，坐在一起。演出结束，妮拉把他带去后台向这位“仅次于法国大提琴家帕卜洛·卡沙斯的名家”致贺。鲁宾斯坦与这位十分可亲的艺术家一见如故，他们之间从此奠定了永久的友谊。

走出爱乐音乐厅，鲁宾斯坦和妮拉一道去雅德利亚舞场，两人翩翩起舞。当他们踏着欢快的步子跳着华尔兹时，妮拉试探式地问道：“怎么样，现在还想跟我结婚吗？”鲁宾斯坦随即答道：“当然，你是应该知道的。”随后，鲁宾斯坦送妮拉回家。一路上闲谈，才知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刚从美国费城回来，在华尔斯卡街租了一套公寓。他罹患严重的关节炎，全靠轮椅代步。两人分手时，作了见面之后的第一次深吻。

首次晤面之后，鲁宾斯坦在妮拉的陪伴下在华沙多待了几天，常去华尔斯卡街她的家。俩人已开始意识到相互的依存性，知道谁也离不开谁了。

1931年12月30日，鲁宾斯坦应妮拉之请赶到沙克磻与她共度新年佳节。她把客人带到一所高级别墅，她的堂弟艾尔卡任别墅经理，小妹亚丽娜也在那里。当天晚上，他们俩去莫斯基奥可大酒店长谈了三个多小时，双方都决心从头开始他们之间的爱情。

鲁宾斯坦在沙克磻呆了三四天，每天陪妮拉滑雪、游玩，还去克拉科夫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酬金所得，他都给了三姐佛兰妮亚。她的丈夫豪赌，害得全家人没法子生活。

妮拉准备去德累斯顿，向那里的美国舞蹈家玛丽·魏格曼学舞。妮拉在华沙已小有名气。她曾自行编舞、选乐，举行过一次独舞音乐会，并将门票所得全都捐献给了一个慈善机构。

回到巴黎休息两周后，鲁宾斯坦开始去伊斯坦布尔、希腊和埃及等地巡回演出。

在亚历山大市演出前的10分钟，鲁宾斯坦收到一份电报：“因病住院，速汇钱来，妮拉。”他显然大感意外，心焦如焚，但在他上台演奏肖邦的《B小调奏鸣曲》时，他就忘了个人的不幸，为奏鸣曲注入了更多的情感。任何悲剧的发生，或浓郁的孤寂，或强忍的嫉恨，都会成为鲁宾斯坦成功演出的一剂触媒。这次也不例外。鲁宾斯坦自始至终全神贯注于音乐节奏中，还答谢了听众两首《恩可》曲。他也因此确信，“演出是精神的救护衣”。

第二天，鲁宾斯坦去银行电汇款子，很快又动身去波兰。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德累斯顿医院时，才知是闹了一场虚惊：原来妮拉已经病愈出院了。他又匆匆赶去沙克磻别墅，见到笑容可掬、异常感动的妮拉，两人温情地拥抱了好一阵。

按照波兰习俗，男士吻已婚妇女的手，是表示尊敬。

随后，妮拉接受鲁宾斯坦的建议，陪他去布拉格作下一场的演出。途中转道去了一趟柏林，迎接前去德国接受关节炎新法治疗的父亲。他们一到柏林，正遇上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夫妇的列车刚刚进站。母亲站在卧车门口，女儿跑上前去拥抱。鲁宾斯坦尾随在后，老夫人只跟他冷冷地握了握手。老父看来在强忍疼痛，他非常疼爱女儿，对鲁宾斯坦也彬彬有礼。

父母乘坐的列车离去，鲁宾斯坦和妮拉赶往另一个车站搭乘去布拉格的火车。天亮时，鲁宾斯坦见自己乘坐的卧铺车停靠在皮尔森车站，而妮拉正睡得香甜，便穿好衣服，打算下车去买一份晨报来。蓦地，他瞥见车厢的出入口有人在兜售地道的捷克肥香肠，就顺手抓起两条来，抹上芥茉酱，刹那间，两条香肠就已经下了肚。最后一口还没咽下，他又抓起另外两条，还开了一罐皮尔森啤酒，很快又将第二对香肠吞下了肚。正当他想去再抢第三对香肠时，下意识地回眸一瞥，俄见妮拉正圆睁杏眼直勾勾地瞪着自己，示意不能贪吃。他后来风趣地写道：“我像个正在调皮捣蛋被拿个正着的顽童那样，把香肠扔回到了摊子上。这该不是我惧内的征兆吧！”

这当儿，他不由联想起了上次他应邀去沙克礮与妮拉滑雪时的精彩一幕：

到达沙克礮的第二天一早，妮拉一身滑雪打扮，跟鲁宾斯坦互道早安之后，就头也不回地滑雪去了，直到晚饭前才兴冲冲地回来，把鲁宾斯坦孤零零一个人撇在别墅里好不气恼，枯寂无奈。午饭时，邻室的一位黑发美女“始终盯着”他看，“双眼脉脉含情”。晚上欢度1931年除夕时，鲁宾斯坦和妮拉去了莫斯科奥可大酒店，不料那位黑发美女就坐在他们的邻席上。在午夜零点之前，妮拉显然注意上了那位邻座小姐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他们特别是鲁宾斯坦。她烦腻地问自己的男友：“你认识她吗？”鲁宾斯坦答道：“午饭时认识的。”妮拉听了，很不高兴。她认为那个黑发美女的眼神是对自己的挑战，是他挑逗起来的。鲁宾斯坦也没有好气，冷冷地回道：“坐了一整天的冷板凳，我当然会去注意野花。”妮拉一听就更是来气，也嗔怪地顶了一句：“明儿个我还要去滑雪。”说完，掉头便走了。

新年竟遇上这等麻烦事，鲁宾斯坦大为扫兴。思来想去，他最终决定让一马，向一位滑雪老师学了几下滑雪的基本动作，又去城里选购了一套滑雪装束，打算第二天也跟随妮拉去滑雪。

他们乘坐雪橇来到一座挺高的雪山前面，又模仿着人家歪起两脚好容易登上了山顶。随后，他也尾随众人之后，冲下了山头。没想到滑到接近山脚时，由于冲力太大，双腿不稳，一个倒栽葱，他便一头栽进了雪堆里，只露出双腿来。好危险的！妮拉慌神了，在另两位男士的协助下，七手八脚，总算把鲁宾斯坦刨了出来，又把他抬进了近旁的一个茅寮。好在只擦破了一点儿表皮，不碍事。以后几天，鲁宾斯坦还一点不怕，继续同妮拉和亚丽娜去滑雪，不过去的却是一处低矮山坡。

火车凄厉的笛声把鲁宾斯坦从回忆中惊醒过来。一小时后，他们准点抵达了布拉格。当天休息好后，晚上便去正式上演。

第二天，这对恋人休息了一整天，便分手了：妮拉返回德累斯顿学习舞蹈，鲁宾斯坦则去了巴黎。临别时，鲁宾斯坦又邀请她们姐妹俩一道去意大利，他在那里将有几场精彩的演出，抽空还可以去威尼斯玩一玩。妮拉当下欣然表示同意。

回到巴黎后，鲁宾斯坦关起门来，勤弹苦练预定在意大利上演的曲目，

尤其是在奥古斯都音乐厅演奏的贝多芬协奏曲第四号和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

两周之后，鲁宾斯坦带上仆人法兰西奥一道前往直意大利的北部城市帕多瓦。在那里他们与莫林纳斯基姊妹俩会合。妮拉比他们晚到一小时。当她跳下车厢时，“清新如一朵盛开的雏菊”。亚丽娜则戴一顶鸭舌帽，“稍嫌滑稽”。他们一行四人当即赶往罗马。

鲁宾斯坦称罗马“这座永恒城市所具有的魅力”，是值得向情人姊妹“炫耀”的。奥古斯都音乐厅里挤满了听众，“精彩”、“妙极了”的呼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听众如潮水般涌向舞台。两姐妹从未见过如此轰动的场面，引为奇观。

继罗马演出之后，鲁宾斯坦一行四人就去那不勒斯搭船前往巴勒莫演出。接下去是妮拉陪鲁宾斯坦去突尼斯，亚丽娜则先期回了罗马。他们在突尼斯这座古城参观了不少的名胜古迹。

突尼斯的这场演出十分成功，西班牙乐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随后，他们折返巴勒莫，准备搭船返回那不勒斯。这时亚丽娜却从罗马拍来急电。妮拉只好搭乘启航才不久的水上飞机，急匆匆地赶赴罗马。

1932年春，妮拉陪鲁宾斯坦去西班牙作了一次巡回演出。在地中海的梅诺卡岛，他们参观了当年肖邦住过的一间小茅屋，屋门口摆着一架小钢琴。鲁宾斯坦当天演奏的大部分乐曲，都是当年肖邦在那间小屋子里谱写的。独奏会进行得很成功，在场听他演奏的，有一位波兰作曲家亚历山大·谭斯曼。演出结束，他们一道共进晚餐。席间谭斯曼畅谈了自己婚姻中的不如意处，不胜悲怆。妮拉听了，也深有感触，情绪一时显得很低沉。她对鲁宾斯坦说道：“我觉得很对不起孟兹，谭斯曼的痛苦使我不由想起了他。我是否该在他痛苦的时刻回到他的身边呢？”鲁宾斯坦听了，大不以为然。他费尽口舌，总算使她的良心又恢复了平静。到了马德里，鲁宾斯坦领她参观了草原博物馆，她这才露出了浅浅的笑意。

接下去，他们从马德里乘坐一架小飞机飞抵塞维利亚。玩个尽兴后，他们又去格拉纳达游览，然后乘夜班车赶到马德里。这一对情人在马德里分了手，妮拉回华沙办理离婚手续，鲁宾斯坦则回巴黎去等候她。

1932年7月，妮拉在一位同学的帮助下，取得了离婚证书。梅西斯洛·孟兹表现了超人的气度，虽说失去妮拉对他极为痛苦，但他却勉为其难地终于还给了她自由。一星期后，妮拉即来到了巴黎，被安置在史克瑞柏大饭店。她来到巴黎后，立即跟鲁宾斯坦的友人们打成了一片，混得很熟，还被授予“巴黎人”的谑号。由于巴黎市政当局规定婚姻双方必须在当地有一个月以上的居留期，才能申请领取结婚许可证，而英国只须两周就可以。他们一心只想快点儿构筑爱巢，不得不去伦敦结婚了。

1932年7月27日，鲁宾斯坦和妮拉在伦敦卡克斯敦厅正式举行了结婚典礼。男傧相是妮拉的哥哥布朗尼斯劳。当证婚人波兰驻英大使康斯坦利·史格蒙特要求新婚夫妇念出令人“心惊肉跳”的誓词时，他们都响亮地应了一声：“愿意！”

婚礼办得十分隆重：几乎所有驻伦敦的大使暨夫人都参加了；英国政府

这里是特指鲁宾斯坦所生起的“突然感到即将失去自由的恐惧”心态，今后他必须收敛放荡不羁的生活了。

官员和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均一一出席。宴会也极尽豪华、热烈、盛大之能事；媒体第二天都刊出了他们的结婚大幅照片。

在伦敦和巴黎，新婚夫妇都接收了好友们的一大批名贵礼物。巴黎百万富婆温妮·波丽格娜克王妃还特地请他们去威尼斯她的别墅中欢度蜜月。

鲁宾斯坦送给爱妻的结婚礼物是一枚钻戒，白金镶嵌，价值连城。

为了弥补这笔巨额支出和婚礼的庞大开销，鲁宾斯坦要银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即速汇款来。谁知钱不能汇出，只能在阿根廷国内花费。这下他就慌神了，随即打电话给巴黎音乐经纪人华玛赖特，请他马上安排一些演奏会，以备急需。

果然，华玛赖特不负重托，给钢琴家在杜维尔、都桂和依万这三座海边小城各安排了一场音乐会。同时贾曼妮·洛斯契尔德侯爵夫人也寄来一封信，邀请新婚夫妇去他那康城别墅小住两三个星期。这样，鲁宾斯坦又不无得意地说道：“我绝路逢生的本领又显示了神功：身无分文，我竟能使我的新娘子在康城碧蓝的海边和人间天堂的威尼斯度过了梦幻般的蜜月。”

新婚夫妇在接受了贾曼妮的热情款待之后，随即搭乘东方号特别快车来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九月初是这个胜地的最佳游览季节。

温妮王妃特派出了她的私人轿车来车站迎接他们，而且将俯视大运河的一间宽敞的卧室让给新婚夫妻居住。王妃见他们相敬如宾，感情深厚，不胜欣慰地说：“你们真是十分理想的一对！”

缘分，终于使这一对有情人在经历短暂的悲欢离合之后，重又走到了一起。他们从此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第六章 甘苦编织大辉煌

1 艺术探讨过程中的转折

鲁宾斯坦新婚不久，便在巴黎拉威南路的寓所里接待了一位苏联文化部的官员。该官员邀请这位名震欧美的钢琴家去苏联演出，条件十分优惠：每场付酬金 1000 卢布；苏方提供双人的往返旅费，且系头等卧铺，承担住宿费和市内交通费；此外，还可用赚得的卢布在苏联国内购物，并准予运出境外。

鉴于当时波苏关系尚好，鲁宾斯坦夫妇出于猎奇，很想就近观察苏联革命后的变化，更何况可以免费“舒适地过上一个月的旅游生活”呢，所以他们便欣然接受了邀请。

他们乘坐北方特别快车到达华沙，再转车前往莫斯科。到达目的地后，这一对新婚夫妇被安排在国家大饭店下榻。

首场演出地点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柴可夫斯基大厅。乐厅爆满，反应良好。尤其是鲁宾斯坦对肖邦的诠释，以及对阿尔贝尼斯的几首短曲的弹奏，逗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不过，《彼得罗什卡》只得到了几下迹近冷淡的礼貌性掌声，而《纳瓦拉》和法雅的《火舞》两支答谢曲，却激起了听众的阵阵欢呼。

音乐会之后，鲁宾斯坦见到了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哈瑞·钮霍斯。久别重逢，两个老友热情拥抱，互问近况。

紧接着，鲁宾斯坦夫妇去列宁格勒、敖德萨、基辅、哈尔科夫等地巡回演出。

在列宁格勒两场演出的间隙，鲁宾斯坦会晤了“被视为西方颓废派音乐代言人”的苏联钢琴家和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

在敖德萨音乐学院院长的引荐下，鲁宾斯坦聆听了该院 13 岁的天才学生艾密尔·杰尔斯弹奏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第一小节和当时尚未广为人知的拉威尔《水之嬉戏》。他亲眼目睹了那名“真正的天才”，确信这位少年的演奏“像是出自某个造诣高深的大师手笔”。鲁宾斯坦夫妇离开敖德萨时，这个小小年纪的杰尔斯也去车站送行。在寒风凛冽中，他只穿了一件单薄的大衣，手套破了洞，露出两个冻成红萝卜似的小手指头，捧上三朵玫瑰花献给了妮拉。后来，通过好心的鲁宾斯坦的推荐，哈瑞·钮霍斯将这个少年调入了莫斯科音乐学院深造。1938 年，艾密尔·杰尔斯荣膺伊丽莎白女王钢琴大赛的头奖。那时，这位杰出的钢琴家才 19 岁。

在基辅，鲁宾斯坦用赚得的卢布在一家酒店里买到了一打以上的斯塔卡白兰地酒。这种名牌波兰酒是从那时业已 80 高龄的山大斯库王子的酒窖中运来的，已存窖百年以上。一小杯这种酒，当时在波兰的售价是三美元。鲁宾斯坦认为，这一打以上的酒“实际价格至少要超过我这次苏俄巡回演出的全部所得”。

在哈尔科夫，音乐会的听众也如苏联其他地区一样多，多半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波兰总领事是妮拉的朋友，他邀请钢琴家夫妇去他家玩了一整天，总领事夫人还做了可口的波兰美味招待这对新婚夫妇。

在莫斯科，鲁宾斯坦夫妇出席了波兰驻苏大使史丹尼斯洛·巴特克先生为他们举办的酒宴。在筵席上，他们不仅认识了苏联音乐界中的新一代精英，而且结识了苏联当时的外交部长李维诺夫。

返回华沙后，新婚夫妇又接受华玛赖特的安排，去瑞士的伯尔尼和苏黎世、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等地巡回演出。回到巴黎，鲁宾斯坦得知妻子有喜，不由乐得热泪盈眶，一边嚷嚷：“我早就盼望有个女儿了！”

这期间，鲁宾斯坦聘请了犹太裔德国经纪人保罗·席佛医生，他的演奏事业也随之大为改观：斯德哥尔摩、奥斯陆、哥本哈根和荷兰的许多城市纷纷寄来邀请函。

尽管钢琴家在欧洲已艺事走红，收入可观，但他仍然需要那笔困在南美的巨额存款。他自己就说过：“我即将为人之父，我深切感到追求家庭幸福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鉴于妮拉的预产期是1933年8月底，所以，鲁宾斯坦便建议妻子与他同行，去巴西和阿根廷作一次短暂的巡回演出。他们当年5月启程，原以为还来得及回华沙生产，就近由她的父母照应。

他们一踏上南美土地，就受到了亲人般的接待。其中妮娜·萨拉曼加伯爵夫人还担负起了照料孕妇的责任：预订产房，带领妮拉去医院检查。此后，妮拉只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就初步掌握了西班牙语，充分体现了她在语言方面的天分。她还陪同丈夫去了两趟蒙得维的亚，认识了那里的不少朋友。

随着产期的日益临近，阿根廷的听众们已经感受到了钢琴家在演奏时所发出的一股特异的灵气，这种勃发的灵气也使得鲁宾斯坦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两地的成功接近了最高峰。经纪人茹易兹乐得眉飞色舞，说道：“你每年可以来这儿至少举行50场演出。”阿根廷副总统朱里奥·罗卡也对鲁宾斯坦的印象极佳，他为这位钢琴家争取到了一份许可证，使他可以每月在海外支用一些阿根廷的存款。

1933年8月18日，妮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医院顺利地产下了一名女婴，取名“伊娃”，以纪念鲁宾斯坦在科隆看过的一出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女主角。当时饰演女主角伊娃的德国女高音歌唱家佛丽泰·韩波在向补鞋匠萨克斯倾诉心曲时，这位钢琴家竟感动得泪如雨下。

鲁宾斯坦在结束演出、返回巴黎之前，听从友人的劝告，购买了200枚金币，还给妮拉打了一条金项链和一些金首饰。

回到巴黎之后，鲁宾斯坦又马不停蹄地忙着去伦敦灌制唱片，去布鲁塞尔、开罗、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巡回演出。妮拉则从家乡请来了一个40多岁、憨厚勤勉的保姆卡若拉，协助护理小伊娃。

在布鲁塞尔，鲁宾斯坦曾应邀与比利时小提琴家尤金·易沙意在一次慈善义演中合作，演出包括法国作曲家塞沙尔·弗兰克的一首奏鸣曲。就在这次演奏会上，这位小提琴家右手颤抖，几乎连琴弓都拿不稳了。好在他来了个即兴演说，将年老病态巧妙地掩饰过去。待到右手机能恢复之后，他这才示意鲁宾斯坦奏出了四个起首小节，随即将小提琴压在了下巴底下，给了听众又一次非凡的艺术享受。这次演出之后，这位大师便被送进医院切除了毒素蔓延的左腿。手术过后，鲁宾斯坦去探望老人时，他还乐观地要求与钢琴家再进行一次合奏。孰料六个月不到，这位蜚声欧陆的小提琴家便溘然长逝了。

布鲁塞尔演出结束之后，鲁宾斯坦一家四口人曾在圣尼古拉斯度过了1934年夏天。在那里，每当夜阑人静之时，鲁宾斯坦便勤练苦习钢琴，把每次演奏中必不可少的每一支乐曲中经常忽略的段落，重新仔细研习一遍或多遍。他在细听最早灌制的唱片初样时，不禁骤觉“胆寒”。他把这归咎于“素

性懒惰的劣根性”，并对自己的琴艺生涯作了精辟的自我剖析：

“我童年时期的练琴纯粹是唬人装样。我常常双手交替着在键盘上制造噪音，其实却在一边往嘴里送巧克力或鲜樱桃，一边猛看小说。

“年岁稍长，我的天赋能使我在极短时间内学会一首协奏曲、奏鸣曲或其他的短曲，就胆敢旁若无人地上台表演；遇上技巧上艰深的段落，就巧用踏瓣或制造强音高潮掩饰带过，水平不高的听众，还误认为我的演技精妙绝伦呢。

“由于在数不清的演奏会上，我一再重复同样的乐曲，即使不特别勤练，也能熟能生巧，愈弹愈好。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打我从事职业演艺起，报章的乐评家们就曾严厉抨击我在演奏贝多芬曲子时缺乏深度，表现舒曼乐曲的诗意不足，而对肖邦的作品阐释则稍嫌枯涩，但从未有人怀疑过我的演奏技巧不够精练！结果，到头来只有我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演奏技术的可悲状况了。”

正是为了改变“自己演奏技术的可悲状况”，鲁宾斯坦在圣尼古拉斯的确开始了一段他从未经历过的崭新音乐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音乐生涯中的一次升华；即重新发现了“练琴的乐趣”。他猛然憬悟到：

“在圣尼古拉斯的那些夜晚，是我艺术探讨过程中的转折。当我不用踏瓣，也不过分费力，只清晰、正经地弹出肖邦的第三首练习曲时，我亦然觉出了一种强烈的快感。我开始认真地运用左手的指头，这是我一向最为疏忽的。这时我要听出每一个正确的音符，慢慢控制最难驾驭的第四个指头。我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练习一个无关紧要的段落，无非是要锻炼软弱左手的信心，一直感觉到无名指已全然运用自如，无需外力辅助时为止。”

1935年1月29日，妮拉生下了一个儿子。为纪念1934年1月逝世的好友保罗·高占斯基，鲁宾斯坦特意给这个满头金发的新生儿取名为“保罗”。

这时，男仆法兰西斯讨了个老婆。不久，这对新婚夫妇便离开了鲁宾斯坦家，自谋生计去了。

2 海角天涯，苦尽甘来

早在1934年，鲁宾斯坦在圣尼古拉斯消夏之后返回巴黎寓所时，曾接待了一位远东娱乐界大亨史楚克先生。他邀请钢琴家从1935年4月起在日本至少演出12场，另在上海、北京和天津各有数场；随后再去爪哇岛演奏20场；如有时间，他还乐意高酬聘请这位钢琴家赴菲律宾演出。

这确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爪哇爱乐协会希望钢琴家在1935年6月至7月在该地演出，每场标准酬金为300美元。史楚克先生提出的条件也十分优厚，他不仅保证有半年高报酬的演出，而且确保钢琴家能得到一次神秘的旅游，以满足这位逐渐飞黄腾达的中年钢琴家那天性喜爱四海遨游、变换环境和认识世界的饥渴。鲁宾斯坦计划搭乘西伯利亚火车，从巴黎至北京仅需10天，比海上航行至少要少20天。史楚克先生将承担钢琴家夫妇的往返车费，途中并将在莫斯科举办两场音乐会，回程还将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各举行一场。这样，他过去在苏联演出期间所赚到的大量卢布，这次准能派上用场了。

经过好一番准备，鲁宾斯坦夫妇于1935年2月底到达莫斯科，在一个小音乐厅举行了两场独奏之后，收到了两张去东京和返回巴黎的头等直通车

票。

经过 10 天的漫长旅程，鲁宾斯坦夫妇抵达了东京。在东京的演出效果很好，钢琴家因而确信这次东方之旅必定顺利。正在这时，艾密尔·莫林纳斯基逝世的噩耗传来，令鲁宾斯坦夫妇无比哀痛，但演出计划又不能中途而废。

随后，钢琴家在大阪、名古屋、神户和京都等地举行了几场音乐会。这次巡回演出都很成功。他们还在保存了一些日本传统古风的京都参观了名胜，瞻仰了葬有古老僧院住持的日光神社。

接下去，鲁宾斯坦到中国的上海、北平、天津三地各举行了一场演出，听众全是清一色的欧洲人和美国人，大家都对钢琴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法国驻华大使亨利·郝普诺先生，他跟钢琴家一道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里约热内卢的欢乐时光，那时郝普诺还是柯劳德手下的一名领事。演奏会之后，鲁宾斯坦夫妇畅游了“这座世界上最美丽而又最迷人的城市”。街头“中国年轻女性出奇的美”，以及她们“身穿开衩的长旗袍……每迈一步，便露出浑圆的玉腿”，都给予了钢琴家最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北平珠宝店选购了大批珍品。

接下去的演出地点是新加坡。鲁宾斯坦在当地维多利亚音乐厅举行了一场演奏会。听众起立，热烈鼓掌。他答谢了好几首《恩可》曲和一首肖邦短曲，听众才肯罢休。

下一站是雅加达。鲁宾斯坦在当地有三场演奏会，随后又去爪哇岛的泗水、玛琅等地巡回演出。这次他所赚得的大笔酬劳是相当值钱的荷币。

根据史楚克先生的安排，鲁宾斯坦的下一站是菲律宾群岛。1935 年 7 月初，这对夫妇搭乘日本轮船前往香港。在去香港之前，他们游览了巴厘岛，看到了优美的山峦、令人心悸的火山、碧绿的田野和苍郁的丛林。好一道道绚丽的风景线！

在香港待了两天，鲁宾斯坦在一名俄国领班的组织下，举办了一个二百多人的音乐会。由于天气炎热，钢琴家虽说赚到了大量的硬通货，人却累得昏死过去。

三天的海上航行，把鲁宾斯坦夫妇送到了马尼拉。他在那里演出了三场，听众都是西班牙侨民，对钢琴家的演出反应特别好。

回程路过香港，他在“俄国领班”的撺掇下，又即兴演奏了一场，地点是在广州市的一所大学礼堂里。

鲁宾斯坦夫妇接着搭乘意大利邮轮安抵上海，再从上海乘火车直达满洲里。一路上平安无事，途中便道游览了万里长城。

鲁宾斯坦两口子近六个月的行程，添了 20 多只皮箱，好在海关放行，也没有碰上什么“东北胡子”等忧心的麻烦。

1935 年 8 月 16 日，这对青年夫妇在完成东方之旅后安抵莫斯科。因该市无近期演出计划，所以他们于次日即搭车返抵华沙。这年的 8 月 18 日，他们在经历万里长途跋涉之后，终于赶上了长女小伊娃的两周岁生日，一家人沐浴在融融的天伦之乐中。

在华沙小住了数日，鲁宾斯坦先期返回巴黎，让妻子留下来多多陪伴她那新寡的老母。

回到巴黎后，席佛医生带给了鲁宾斯坦一大批的演奏计划：1935 年秋去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地巡回演出，一直要忙到圣诞节；1936 年，他必须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一遍；1937 年又要在欧洲演出 50 余场，南美 40 多场，澳大

利亚 15 场，合计 100 多场；而 1937 年 12 月至 1938 年 3 月，他又将在美国举行 20 场演出。鲁宾斯坦从这些计划中依稀看到自己的演艺事业前景一派辉煌。

当妮拉和卡若拉带着两个孩子回巴黎寓所时，发现这位一家之主正处于极度亢奋中。这位主妇也以其罕见的精力和才干，把他们那栋可爱的小屋改造成成为一大乐园，她还雇来了一名波兰厨师和一个波兰女佣，家务事调理得井然有序，彻底解除了丈夫的后顾之忧。

在鲁宾斯坦漫长的一生中，从未失去对公众演出的热爱，也乐意走遍海角天涯。无论身在哪里，他都觉得如在家乡；不管旅途多么辛苦，他总是乐此不疲。在不久前的东方万里行程中，演奏节目一再重复，使他对许多曲子有了更深的掌握，进而拓宽了他的拿手曲目，充分发挥出他那异乎寻常的潜能和特性。

话虽这么说，但是跑遍半个地球，对鲁宾斯坦这位“天生就爱跑江湖的人”来说，也是喜忧参半，甘苦备尝的。请看下列事例：

——在南美巡回演出时，有时为了赶场，鲁宾斯坦不得不搭乘飞机。不过，当时飞越安第斯山脉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飞机还不能从顶峰上空翻飞，而只能从山间插空穿越。遇上山际航道上大雾弥漫，飞机极易撞在高山峻岭上，造成机毁人亡的可怕惨剧。

一次，鲁宾斯坦独自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妮拉则留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飞机在门多萨加油并听取气象预报之后，没多久，就在山间极窄航道上遇到了浓雾，飞行员只得作了一次极危险的转弯，折返了门多萨。直到一个多小时后大雾消散，他们才再度起飞，总算安抵了圣地亚哥。

当时温妮泰·甘达瑞拉斯夫人正住在圣地亚哥。她在该市有一幢豪宅，又几乎是单人独住，因为两个大女儿早已出嫁，三女儿卡门跟父亲荷西·安东尼奥·甘达瑞拉斯住在伦敦。这次鲁宾斯坦便应邀在她家寄住。本来，温妮泰是想请妮拉来做伴的，也是因为大雾阻塞航道，妮拉不得不放弃此行。

在智利的六场演出完毕，鲁宾斯坦又怀着极度满意的心情，准备搭乘飞机飞返阿根廷首都。但泛美航空公司却通知 24 小时内，飞机无法通行，于是圣地亚哥歌剧院院长瑞纳图·沙维提便建议钢琴家加演一场，短时间内门票即被抢购一空，听众都十分爱听阿尔贝尼斯和法雅的作品，肖邦的名曲更是百听不厌了。这时已经是星期四，而下周星期二鲁宾斯坦一家人预定搭乘返回欧洲的轮船就要开航，加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一场转播演出原定在轮船启航前的星期一举行。

其后两天，天气仍未见有好转的迹象，离开船只剩下两天了。沙维提又建议在圣地亚哥举行第八场演出，那天是星期六。随后在星期天上午 11 点钟又再加了一个早场。此前还通过海报、电台和晨报宣传，招揽了大批的听众。演出结果非常好，欢呼声从未中断。

但是，鲁宾斯坦这时忧心忡忡，在温妮泰为他举行的饯别酒会上情绪沮丧万分。这位夫人见状便出了个主意，要他搭乘一架德国飞机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她有一个朋友是主管旅游业的。鲁宾斯坦在无奈之余，也就同意下来。就在第九场早场演出完毕的星期天下午，温妮泰的朋友送来了一张机票。钢琴家随即打电话通知妮拉，要她随时与当地的德国航空公司取得联系。

那架有两台笨重引擎的小飞机在星期一早上八时起飞，半小时之后，因

穿越不成而被迫折返。这时，机上的六名乘客就都害怕起来。驾驶员费了老半天时间仍找不着通道，被迫降落加油。再度起飞之后，机身上上下下，忽高忽低，颠簸得很厉害，乘客们都以为末日来临，瞑目等死了。正当绝望之际，驾驶员忽然大声一叫：“好了，我们穿越成功了！”大伙儿悬着的心这才落到了实处。

不过，飞机虽然穿过了安第斯山脉，却必须在科尔多瓦加油，才能确保在当天午后稍晚能飞抵阿根廷首都。结果科尔多瓦的上空又浓雾密布，而机上的燃料不足，飞机只好从上空盘旋而过。

飞机在空中折腾了一下午，当天星期一晚上六时才在滂沱大雨中降落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在舷梯下方，鲁宾斯坦见自己的爱妻哭得泪人儿似的。她一见到亲人下机，赶紧张开双臂，把他紧紧搂在怀里，好一阵才肯松手。机场勤务人员看了这悲喜交集的一幕，也深有感触。他们对钢琴家说道：“我们见这位女士委实难过极了，所以才破例准许她进入机坪来迎接你。”

鲁宾斯坦急忙赶回家，草草吃了点儿东西，便又挽好衣服，准备晚上九点钟之前赶到戏院演出。这当儿，妮拉转述了当地电台的广播，说“你们可能穿越不成，过不来，还可能撞上山，吓得我要命。他们还告诉听众，说这场演出可能取消。不过，这下他们又会报告‘有好消息了！’”她滔滔不绝地说着说着，双眼淌下了几滴清泪，嘴角边还露出了一丝儿苦笑。

鲁宾斯坦庆幸自己巡回演出有惊无险，妻子的表现又使他深受感动。他把这份情意统统倾注到了一小时后演奏的贝多芬《降E调奏鸣曲》中，将它化为自己心灵的微笑。剧场中坐满了听众，也受到了深层次的艺术感染，掌声如雷。盛况由电台转播出去，成绩斐然。

演出之后，鲁宾斯坦夫妇与好友们分享了一顿丰盛的临别晚宴。此后一整夜，这对夫妻都忙于收拾行装。他们第二天（星期二）上船之后，倒在床上足足睡了12个小时。

1937—1938年的乐季中，鲁宾斯坦的演出行程排得满满的。他们一家人刚踏进巴黎寓所，音乐经纪人席佛医生就把一张飞往悉尼的往返机票交给了他，他当天晚上就得赶往阿姆斯特丹搭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赴澳洲。这次航程的漫长性与艰苦性，现代人几乎难以想像。飞机载客量为10人，每天日出起飞，傍晚着陆，这样总共得飞上9天，才能飞抵澳大利亚这个大洋洲的目的地。苦，诚然是很苦，但苦中也有“甘”——沿途飞机加油时，乘客们都有机会在投宿地点饱览名胜，尝遍小吃。在雅典过夜时，鲁宾斯坦曾抓紧时间去瞻仰希腊美丽的古堡，尽兴后再就寝。下一站是开罗，以后又低飞通过伊拉克的最大港市巴士拉那被骄阳烤焦了的土地，可以隐隐闻到机翼下的石油气味。在印度北方的重镇阿拉哈巴德投宿时，鲁宾斯坦又挤出时间参观了美丽红宫。在下一站印度的最大城市和主要港口加尔各答加油时，恰逢大雨倾盆，机场被淹，飞机降落时十分惊险，乘客们都是涉水走进候机室的。驾驶员宣布飞机要在当地休息一天，第二天一早启航。这样，鲁宾斯坦便在另一名同机乘客的引导下，参观了加尔各答市内摊档店铺林立的街头；还见到一头被印度人目为“神物”的大白牛在街上慢悠悠地走动，路人争相避让；看到用一般劈柴焚烧尸体的小平房，恶臭扑鼻；他们在市内还品尝了各种风味不同的小吃。的摩尔（一译“帝汶”）是他们到达澳大利亚达尔文港之前的最后一站。在横渡印度洋的三小时航程中，乘客们都把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生怕机坠大海，葬身鱼腹。在飞往悉尼的途中，但见机

身之下尽是一望无垠、丛布密布的茫茫大草原，成群的袋鼠在飞机的轰隆声中惊得四散奔逃，一蹦好几码远。飞抵悉尼时，已是当天的中午了。一下飞机，鲁宾斯坦就被几个去机场迎接他的澳大利亚人士接去“参加一个盛宴”。随后，他又被另一位从下机时起就缠住不放的绅士请去音乐学院，接受了学生们的鼓掌欢迎和院长的热情赞美。经过这一连串的应酬折腾之后，鲁宾斯坦才乘车回到了旅店，洗过热水澡，美美地睡上了一大觉。

在悉尼的首场演出十分成功，听众至为踊跃。在另加了一场独奏之后，鲁宾斯坦即开始去墨尔本、阿得雷德和堪培拉等地巡回演出。驻堪培拉的英国总督高尔伯先生设宴款待这位中年钢琴家，对他优礼有加。在悉尼作了最后一场告别演出之后，鲁宾斯坦就快要完成这次来澳大利亚出演的使命了。第二天下午，他与末场指挥家、芬兰籍的乔治·史尼渥特一道去当地的动物园参观，除看到无尾熊、鸭嘴兽等珍稀动物外，还亲眼目睹了一种会发狂笑的怪鸟。它们似在嘲笑这两位音乐家，气得他们要死。

鲁宾斯坦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作了这次来澳之行的最后一场公演。第二天，他就搭乘荷兰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返阿姆斯特丹。

回程在缅甸首都仰光过夜。由于飞机到达的时间尚早，鲁宾斯坦和其他乘客便结伴去游览了举世闻名的瑞光大金塔，圆圆的塔尖系用纯金铸造成的。

澳大利亚的这次巡回演出相当成功，鲁宾斯坦又赚回了一大笔金钱。妮拉对丈夫此行的丰硕成果，特别是对他的新鲜见闻和音乐方面更臻成熟的技艺，十分喜悦。全家欢聚一堂，有说不尽的天伦乐趣。

在阔别 14 年之后，鲁宾斯坦与妮拉一道再闯美国，孩子们则交给华沙的岳母抚养。

在纽约的首场演出曲子是勃拉姆斯的降《B 调协奏曲》，约翰·巴比罗里那振奋人心的指挥极富感染性，鲁宾斯坦和高水平的纽约交响乐团成员们都被他那魅力所慑服，因而成效显著，好评不断。第二场的节目不变，门票多为富婆们包下，十分轰动。第三场演奏柴可夫斯基的降《B 调协奏曲》，也获得了听众的大声叫好和热烈鼓掌。

关键性的一场是鲁宾斯坦举行的独奏会。他先演奏了塞沙尔·弗兰克的前奏曲、圣咏曲，然后是两首他喜爱的德彪西作品和纽约人首次听到的《彼得罗什卡》；下半场则演奏了他最喜爱的肖邦作品，而以降《A 调波兰舞曲》终场。

听众爆满，卡乃基音乐厅座无虚席。听众中有著名的俄国作曲家兼钢琴家谢尔盖·拉赫玛尼洛夫、前维也纳音乐学院优生班主任利奥普·果多夫斯基和德国钢琴家约瑟夫·赖文及其夫人罗赛娜等。同行高手云集，鲁宾斯坦不仅不惧场，内心反而爆发出了一股狂热，他还要听众也能分享他的这份狂热。这时的鲁宾斯坦隐约觉出了双手流泻着的那种难以捉摸的通称为神授的灵感。

弗兰克的作品引发了听众逐渐高涨的兴致与好感。随后的《彼得罗什卡》也为这场独奏会的高潮升了温。这首曲子不仅是在美国首次公演，而且因为它是作曲家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生前献赠给钢琴家的，所以听众的兴趣大为提高。鲁宾斯坦仍如往常那样清新流畅地弹奏，把它当作交响乐曲而非钢琴曲来处理，台下爆发出了春雷般的掌声与喝彩声，一再狂呼：“精彩！”“了不起！”此时的听众似已如醉如痴，经他一再答谢《恩可》曲，听众的喝彩

声和叫好声仍不绝于耳。

下半场肖邦作品所获得的听众反应也至为罕见。这组曲子中的每一支都赢得了如雷的掌声，这种现象是鲁宾斯坦演奏其他作曲家的一套曲子时所从未有过的。尤其是这场独奏，他格外小心谨慎，每支曲子都注入了深厚的感情，而且没有漏掉一个音符，以满足听觉十分敏锐的美国乐迷们。鲁宾斯坦倾注全力演奏的波兰舞曲，使听众的掌声几可“震垮音乐厅”。他一连答谢了他们四首《恩可》曲，才算罢休。等他退入后台时，才确信自己在美国总算是站稳了脚跟了。音乐经纪人霍洛克先生为此深感自豪，无比喜悦。约瑟夫·赖文和奥利普·果多夫斯基的反应尤其具有鼓舞作用，因为他们早年认定鲁宾斯坦终将出人头地的预言业已得到了验证。

此后，鲁宾斯坦在美国的巡回演出一场比一场精彩，一次比一次轰动。随后，他又去了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作了闪电式的短期演出。这一趟巡回演出，鲁宾斯坦可说是赚足了钱，所谓“名利双收”。通过波兰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领事的引荐，鲁宾斯坦为先期返回巴黎的妻子买到了一小袋货真价实、不同形式和色泽的翡翠。

1938年3月，鲁宾斯坦在结束美国的成功巡回演出、返回巴黎的愉快旅途中，回顾了美国的飞速发展，谈到了自己14年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认为美国听众对他的了解“有了显著的增强”，“我非常高兴能在下一乐季中继续赴美演出”。

声誉的鹊起，事业的红火，都要求鲁宾斯坦进一步优化自己的起居条件，以便为这个温馨的小家庭注入更多的天伦情趣。

1938年4月，鲁宾斯坦夫妇经友人介绍，在巴黎福煦大道上买下了一幢带花园的小洋楼。经过近半年的改建粉饰，小楼已修葺一新，成为一栋舒适、轩敞、明亮的新居了。

同一期间，鲁宾斯坦还在艾克斯海滨租下了一座别墅。早晚他在这里勤奋练琴，十分注意乐曲的细节，务使精益求精。钢琴家的这一努力并没有白费，多年之后，他进一步赢得了美国听众的赏识。

妮拉在把新居布置得美观、新颖和舒心之后，于1938年9月举家乔迁。为了显示隆重，这对夫妇决定在第四次赴美演出之前举行一次盛宴，邀请了巴黎50多位上流人士莅席。一时笙歌曼舞，觥筹交错，热闹非凡。客人们都对女主人妮拉的慧心和才识大加赞誉，不忍离去。最后一位客人是在第二天清晨走的。紧接着，鲁宾斯坦夫妇又匆匆赶赴机场，飞往马赛作赴美之前的最后一次演出。

从无到有，又从拉威南路的小平房，搬迁到福煦大道的小洋楼，标志着鲁宾斯坦演艺事业的突飞猛进，也是他走遍海角天涯、苦尽甘来的又一辉煌历程。

3 入籍美国前前后后

1939年1月，鲁宾斯坦夫妇重返纽约，孩子们则留在新居请外婆照看。

跟1938年第三次来美演出不同的是，这次钢琴家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因而信心十足。在节目的处理上，他也十分小心谨慎，尽力而为。当时，由于欧洲政局的动荡和战云的密布，许多资深钢琴家都无暇顾及来美演出，这也给鲁宾斯坦在美国崭露头角创造了良机。

但是，他当时在美国仍有不少的劲敌：

拉赫玛尼诺夫和霍夫曼虽年逾花甲，仍然没有退出乐坛，只是演出的次数均已锐减；

才华惊人的俄国钢琴家涅拉德密尔·霍洛维茨拥有最狂热崇拜的美国乐迷。他在同意大利名指挥家亚图洛·托斯卡尼尼的女儿结婚后，更是声威大震，如虎添翼；

擅长德国古典乐的钢琴家鲁道夫·赛尔金享有一批崇尚这类音乐的美国乐迷们的顶礼膜拜。

所以，鲁宾斯坦第四次来美演出并非一路顺风。他自己也承认，在褒贬不一或褒多于贬的乐评家眼里，他“离盛名还差了一段路程”。

所以，鲁宾斯坦面对要求严苛、听觉敏锐的美国听众，每场演出都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和疏忽。加之那时他经常要灌制唱片，不仅一个音符也错漏不得，而且还需要有勃发的灵感。因而他在漫长的巡回演出过程中，始终注意练琴，琴艺由是大有长进。结果他在进一步品尝到勤练苦习的乐趣的同时，还在自己演奏的音乐中发掘出更多的新内涵。正是基于这种苦练出硕果的努力，鲁宾斯坦在纽约举行的肖邦作品独奏会上，也就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美国这一重要大都的地位。

所以，鲁宾斯坦在提高本身艺术素质的同时，还坚持广交友、结善缘的一贯方针。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几位音乐界的高手，如纽约交响乐团指挥约翰·巴比罗里、旧金山市立交响乐团指挥皮耶·蒙杜、辛辛那提乐团指挥尤金·古森斯、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尤金·奥曼第、克利夫兰市立交响乐团指挥亚瑟·罗津斯基等，其中有的指挥家甚至破例每年邀请鲁宾斯坦与该团合作演出。此外，鲁宾斯坦还与不少的爱乐顶尖人士结为挚友，他们是：纽约乐坛人士紧急基金会主席海伦·郝尔夫人，费城寇蒂斯音乐学院的创办人玛丽·波克夫人和该院院长约瑟夫·霍夫曼，波兰驻美大使詹·赛查诺夫斯基，性情活泼而又好客、在华府颇具影响力的维琴尼亚·贝根女士以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1—1909）的女儿阿丽丝·朗沃斯夫人。这些好友对鲁宾斯坦在美国行情看涨的演艺事业，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第四次赴美演出之后，鲁宾斯坦又风尘仆仆地返回了巴黎新居。这时，他们的那幢小楼变得更加美观大方，更为舒适幽雅。多年收集的珍贵藏书也都分门别类、整齐划一地排列在巨型书架子上。而1938—1939年两度赴美演出的成功，又令欧洲人对鲁宾斯坦肃然起敬。

尽管1939年的欧洲局势已经危机四伏，但巴黎的社交活动仍然热络。各种盛会连续不断，鲁宾斯坦夫妇几乎都受到了邀请。波兰驻法大使鲁卡塞维茨主办的最后一次盛大舞会，吸引了巴黎的整个上流人士。在这次舞会上，妮拉应邀与她的舞伴奥古斯特·詹莫斯基伯爵为贵宾们表演了精彩的玛祖卡舞蹈，使所有波兰舞迷为之倾倒。她的表演十分出色，在众人要求下，她一时盛情难却，又单独跳了一次。人们享用佳肴美馔，欢歌达旦。但当筵尽客散时，人们都怀有一种共同的凄凉感，即乐极生悲，这次舞会兴许是大灾难的前奏——天晓得明天的世界将会是什么结局。

当鲁宾斯坦家人准备去杜维尔消暑时，钢琴家却只身去南非作巡回演出，行程10天。他在开普敦、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德班等城市各举行了1—3场演奏。当巡回演出转到了钻石矿藏中心金伯利时，鲁宾斯坦为爱妻选购了一盒晶光锃亮的宝石。他瞅着这些宝物，喃喃自语道：“迟到的结婚

彩礼总算弄到手了！”

鲁宾斯坦在结束最后一场演出后，便乘机飞离南非。当飞机横越国家最大的野生动物园——著名的克鲁格公园时，一幅瑰丽的热带动物全景便在眼下展示无遗。飞机最后飞抵终点站马赛。

妮拉特地从杜维尔赶来码头迎接丈夫。她订了两张午夜开往巴黎的卧铺车票。一进入车厢，鲁宾斯坦首先拿出了钻石盒，递给了爱妻。妮拉打开盒盖，顿时霞光闪烁，目迷五色。她在感激、赞美丈夫的珍贵赠礼之余，报偿了他应得的热吻与拥抱。

第二天，他们到卡迪公司选好了一对优质白金镶座，并洽谈妥了闪亮的耳环设计。

1939年9月1日，德军向波兰发动了全面进攻，从而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的烈火。同年9月底，希特勒占领了整个波兰，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奴役波兰人民。

在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杜维尔村，鲁宾斯坦夫妇面对空旷的寒野，为祖国和家人的命运忧心忡忡，也为自己的未来而焦躁不安。

一天下午，这对恩爱夫妻信步踱至海边远眺。蓦地，钢琴家感觉到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很想一下子消失在汹涌的大海波涛中，一了百了。好在妮拉眼尖手快，一把将他拽走了。

由于战火正在逼近法国，整个巴黎处于灯火管制之中。这时，妮拉坚决要求举家迁往美国避难。

1939年11月中旬，鲁宾斯坦即将开始在美国的第五次巡回演出。当他得知美国政府已派出“华盛顿号”轮船来接运滞留在法国的美国公民时，便找到好友、美驻法大使布立德，请他协助去美国。大使当即为此对夫妇那可悲的波兰护照提供了必要的签证，又指示有关人员尽力相助。为了遵从使馆尽量少带行李的训令，他们不得不扔下心爱的书籍、宝贵的乐谱和珍稀的毕加索作品，只随身带了几箱必需的衣物。

鲁宾斯坦一家四口人安抵纽约后，在码头上受到经纪人索尔·霍洛克的迎接，被安排在白金汉大旅店预订的一间大套房中。

在1939—1940年的美国音乐季中，鲁宾斯坦在北美巡回演出的地域要比以往更为宽广，真个是四出奔波，马不停蹄。

在这一期间，鲁宾斯坦曾聆听了拉赫玛尼诺夫和霍夫曼这两位大牌钢琴家的独奏会。他首先认为，“这两位杰出的钢琴家在事业和人生的两个方面都步入了尽头”。虽然霍夫曼在其“艺术的巅峰时期所汇聚的钧力和一丝不苟的强撼曾令我惊羨折服，他的每一次演出几乎都是无懈可击的成功”，但在他的“事业晚期”“却已失去了早期的惊人动力”，他“长年酗酒”，“谈论音乐漠不关心，甚至对世界乐坛的发展也了无兴趣”，因而“他的演奏毫无任何真挚的音乐情感”。至于拉赫玛尼诺夫，“听他早年的演出，常沉溺于他那无法模拟的靡丽琴音”，手指“舞动得花里胡哨”，“弹性速度”夸张，常“制造出不安之感”，“挑起过多的色欲”；而“在他晚期的演奏中”，鲁宾斯坦却感受到“他对纯音乐的阐释”，“听众能明显地感受到一股清纯的音乐气氛，速度适当，而且对作曲家的原音也表现出了应有的敬重”。这一切，可说是鲁宾斯坦对同时代钢琴家在琴艺方面的今昔对比，观点鲜明，鞭辟入里。

1940年夏，鲁宾斯坦带领妻儿和他们的法国保姆，乘船去南美巡回演

出。返回纽约后，他们在 47 大街上一个名叫乌龟湾的社区租到了一栋小房子居住。

1941 年春，根据经纪人霍洛克的安排，鲁宾斯坦夫妇曾去洛杉矶、旧金山、檀香山等地巡回演出。回到纽约后，当两个孩子得悉当年夏天全家将去加利福尼亚州避暑时，不由大喜过望。

一天，纽约出版商亚佛烈德·诺普及其夫人白兰钗女士宴请鲁宾斯坦夫妇，想不到这一席便饭又给鲁宾斯坦的成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机遇，为他的辉煌人生开拓了另一发展空间。席间，鲁宾斯坦的话匣子一经打开，就没完没了地大谈个人生平和奇闻轶事，诺普夫妇听得入了迷，于是建议这位钢琴家把这些事迹统统笔录下来，必定会成为“一部精彩的畅销书”。第二天，鲁宾斯坦应邀去亚佛烈德·诺普办公室签约，并当场接受了这位出版商交付的 250 美元的约稿费。鲁宾斯坦从此便开始了另一写作生涯。

正在这时，鲁宾斯坦应邀去墨西哥演出数场，他觉得这座偏远城市正适于构思写作提纲。到达目的地后，他当晚就开始奋笔疾书。

一天晚上，演奏会刚一结束，一位波兰难民向鲁宾斯坦提供了一条至为重要的信息，即“美国官方正在为波兰难民开放了一批新的移民优先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鲁宾斯坦当即行动起来。第二天，他去了美国领事馆核实这条信息，得知惟一的条件必须是全家入籍美国。紧接着，鲁宾斯坦电召妮拉带上两个儿女迅速来墨西哥城。在填写了一大堆美国领事馆送来的移民表格之后，鲁宾斯坦一家人便手持这份志愿入籍美国的证明文件，跨过了墨西哥边境，5 年之后即可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了。

办完这件大事后，鲁宾斯坦一家人便去加利福尼亚州新买下的布伦特坞新居，并在那里安顿下来。他们都十分喜爱这个小小的新居，把它昵称为“卡蜜丽娜”。

由于加州布伦特坞的新居明亮舒适，他们一家人都对它产生了感情，孩子们就更是与它难舍难分。夫妻俩一商量，就决定在加州定居下来，再买下一幢更大更舒适的大宅子。

通过朋友的介绍，鲁宾斯坦夫妇花了 1.5 万美元，买下了一栋老宅，外加花园、游泳池和一间带淋浴设施的更衣室。他们在这里度过了近 7 年的愉快时光。妮拉还把母亲和哥哥从欧洲接来。当母子二人到达洛杉矶机场时，他们一家人享受到了战时难得的骨肉团聚之乐。

定居布伦特坞后，鲁宾斯坦过起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其高潮是他们的二女儿雅丽娜的诞生，她比大儿子保罗小 10 岁。两年之后，他们又为雅丽娜添了一个小弟弟强尼。这样，他们毕生便育有两子两女：伊娃、保罗、雅丽娜和强尼。

鉴于在东部各州巡回演出的频率特高，鲁宾斯坦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活重心锁定在纽约。于是，他在麦迪逊大饭店租下了一间带会客室与卧室的小套房。他在东部各州巡回演出归来，麦迪逊大饭店便成了他在美国的第二个家了。

纽约音乐经纪人霍洛克及其下属机构，以及 RCA 胜利唱片公司，经常与鲁宾斯坦洽谈业务。在那一期间，他每周平均要举行三四场演出。从 1941 年起，鲁宾斯坦所得的巡回演出酬金更丰，他在美国几乎全部重要的交响乐团中都担任过独奏，因而他的良朋好友便遍布美利坚合众国了。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罗斯福总统同时对日本及其

同谋希特勒德国宣战”。鲁宾斯坦一家人随即卷入到了全民抗战的洪流中去。

1942年7月27日，是鲁宾斯坦夫妇结婚10周年喜庆日。为了隆重庆祝，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宴会，邀请了布伦特坞的50名客人参加。新老朋友荟萃一堂，他们是：名演员查尔斯·鲍育夫妇、英国名演员劳纳·考尔门夫妇、老牌明星贝赛尔·赖斯邦夫妇、著名喜剧演员亚道夫·曼乔夫妇、出版商亚佛烈德·诺普夫妇、百万富婆芭芭拉·赫顿夫妇、制片大亨山姆·高德温夫妇和大卫·赛茨尼克夫妇等。

在全球战火正酣时刻，鲁宾斯坦一家人却在美国这块和平绿洲——布伦特坞的私邸中，尽情享受富裕、欢乐和安适的人生。与此同时，他学会了驾车技术，取得了驾驶执照，并拥有了一辆白色敞篷的卡迪莱克牌轿车。

鲁宾斯坦在歌舞升平的好莱坞生活中，也同时完成了一次次异常成功的巡回演出。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和知识界精英都纷纷来好莱坞避难，他们受到好莱坞那富裕与发展的强大引力，同时也推动着世界文明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不停地向前发展，加州的生活因而变得愈来愈刺激热络，越来越多姿多彩了。

随着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捷报传来，继之1944年6月6日美英联军在诺曼底的成功登陆，盟军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一股强烈的希望暖流把居住在布伦特坞区的好莱坞人士紧紧裹住，他们继续享受富裕、欢乐和安逸的歌舞升平生活。耗资巨大拍摄的豪华影片和巨星动辄赚进上百万美元的片酬，并未因大战已接近尾声而有所萎缩。

在二战期间，美国的独奏家极为稀少，归化为美国公民的钢琴家就更是屈指可数，留在欧洲的艺术师们与美国听众已形同陌路。所以有好多年，美国公众只好聆听包括鲁宾斯坦在内的为数寥寥的几个演奏家的表演。但就是这些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

伟大的奥地利小提琴家克莱斯勒，已年近古稀，逐渐停止公演，退出乐坛。

大提琴家艾曼纽·福尔曼在一次开刀手术中不幸英年早逝。

小提琴家贾沙·海费兹和钢琴家渥拉德密尔·霍洛维次始终是演艺界中风头最健的两员大将，但由于这两人个性古怪，阻碍了他们与听众的沟通。加上他们索取的演酬极高，一般经纪人望而却步；而霍洛维次常在最后一刻取消演出，又往往使得经纪人处境尴尬。

反之，鲁宾斯坦却具有一般演奏家所不可企及的优越性：

他正当盛年，所谓“五十五，出山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又热爱生活；

他善于交际，广结人缘，从没取消过一场演奏；

他索取的酬金常常维持在演艺大亨们付得起的范畴以内；

他摆脱了对其早年演艺生涯为害甚烈的外界分心的影响，又受到跟广大听众频频接触的激励，从而比以往更加敬业乐业，更热心于扩大自己的演奏范畴，在灌制唱片方面，也更加谨慎认真了；

他深谙艺术阐释者的重要作用，随时注意为伟大音乐创作者所谱写的作品注入所需的活力，他除了与生俱来的第六感觉即音乐感之外，还有天赋的惊人记忆力——任何一首钢琴曲，他只要看过两三遍，就可以不看乐谱也能弹奏出来；

他从童年时起，音乐就像他的脉搏和呼吸一样自然，即便某一乐曲的艰深段落，他没有下过苦功勤练，但不论是哪一国或哪一风格的作曲家，包括

流行音乐在内，他都能清晰准确地抓住作品主题和作曲家的意象所在。

正因为鲁宾斯坦具有上述的种种特点，所以他在音乐会中的演奏和对听众的态度，与任何一位钢琴家均无共同之处。他在公演时，只弹奏自己喜爱的乐曲，将该曲子中予他冲击力最强烈的那一部分传达给听众，往往能博取听众的理解和喜爱。他每演出一场，就为下一场积累到了必要的经验，而当他有了新知或领悟，就会分秒必争地将它们投入演奏中。在二战期间，他以个人独特的方式学习了许多新曲子，并在音乐会中择其精华作了尝试性演奏，例如幼年时被斥为“次货”的格里格作品，他后来愈弹奏便愈感亲切，对作曲家所要表现的那段日耳曼式的细腻柔情简直心醉神迷。

所有这一切，都是鲁宾斯坦所经常表露的对人生永不改变的赤子之爱，而这也就是他在二战期间永葆其演艺事业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当盟军收复巴黎、攻克柏林、希特勒毙命和麦克阿瑟将军反攻日本胜利等一系列喜讯传来时，表明二战即将落下帷幕，和平的曙光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但就在这时，鲁宾斯坦也陆续获悉他那些留在华沙和罗兹的亲人，几乎都在法西斯的屠刀下丧生了，惨不忍闻。每念及一家人和犹太人惨遭大屠杀的厄运时，他都会不寒而栗。面对纳粹的这种滔天罪行和反人性暴虐，他几乎无法振作起来直面人生。但是，一想到又有子女相继降临人世，他又燃起了一线希望，激发了一份活力，又能重新面对残酷的现实了。新生命的出现，国际局势的一派大好和小家庭的美满幸福，使得这位钢琴家更确信自己的演艺事业方兴未艾，他需要用自己辛劳的蚕丝去编织更大的辉煌。

鲁宾斯坦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主持人亚图洛·托斯卡尼尼合作的一场贝多芬第三协奏曲的音乐会，就展现了这一“更大的辉煌”的光彩与亮丽。

一天，鲁宾斯坦从加州家中返回纽约寓所，接受了一项无比喜悦的邀请：著名意大利指挥家亚图洛·托斯卡尼尼以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主持人的身份，宣布了一系列贝多芬协奏曲的音乐会，由不同的钢琴家演奏五首钢琴协奏曲，鲁宾斯坦受邀与他合作第三协奏曲。鲁宾斯坦认为，“能有机会跟这样一位了不起的指挥家共同演出”，乃是他的“莫大荣幸”。

但“荣幸”得来不易，鲁宾斯坦为此曾付出了“血”的代价。

原来根据经纪人霍洛克的安排，鲁宾斯坦那天要演出两场：下午五时半演奏贝多芬《第三协奏曲》，当天晚上八点半又要开始肖邦作品独奏会。

那天上午，鲁宾斯坦乘车赶去参加贝多芬《第三协奏曲》惟一的一次预演。途中因司机来个急刹车，钢琴家不慎被撞破了前额，鲜血迸流。由于“匆忙中外加心里有点儿紧张”，所以他也没怎么在意。等到他走进后台，托斯卡尼尼竟惊得说不出话来。他的夫人见状，赶忙给伤员敷药，鲁宾斯坦的额头就多了一块粉红色的绷带。指挥家大受感动，他拉着鲁宾斯坦的手来到钢琴边，用夹杂着意大利腔的英语把钢琴家介绍给了交响乐团成员，然后才开始演练。

经过反复演练，贝多芬《第三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进行得十分圆满：不但速度正确无误，而且合奏部分所需的明暗变化均全部出炉；独奏部分的美妙段落也十分标准，指挥家连一个细节也不曾漏掉；这位乐团指挥很尊重钢

此指 1945 年 1 月 17 日出生的雅丽娜和 1946 年 12 月 8 日坠地的强尼。

琴家的功力，即每当鲁宾斯坦运用一丁点儿弹性速度时，托斯卡尼尼便会控制住交响乐团的演奏，等钢琴师奏完装饰音之后，他又会分毫不爽地准时带进合奏。接下去的第二乐章也进行得极其圆润，妙趣横生，因为其中的音乐正是钢琴与交响乐中最神奇的对话。再下去的第三乐章不仅表现得极具水准，而且托斯卡尼尼的指挥棒也挥舞得雄壮与华丽兼备，淋漓尽致，相得益彰。

负责录制托斯卡尼尼全部音乐会的胜利唱片公司，对这次演练非常欣赏，决定现场录制这场正式演奏。这样，全美听众就都能在收音机旁聆听到这场演出，录制后的唱片也就十分走俏。为此，托斯卡尼尼在无比振奋之余，送给了钢琴家一帧小照，上书：

“鲁宾斯坦先生惠存，以纪念 1944 年 10 月 29 日我们首次艺术交往的日子。亚图洛·托斯卡尼尼。”

且说鲁宾斯坦在结束第一场的演出之后，匆忙换好衣服，又喝了杯咖啡，便赶到卡乃基音乐厅，准备上演当天晚上八时半的曲目。那场肖邦作品独奏会的第一首曲子是《波兰狂想曲》，形式繁杂，既不易弹，又难重组。好在前一场演出的成就所引发的激励效应，使得这一场的演出也臻化境。鲁宾斯坦不胜感慨地说：“我从未这样热忱地演奏过肖邦乐曲”，“这的确是我演奏生涯中难忘的一天。”

1946 年冬，鲁宾斯坦以纽约和南方几个州的多场演奏成功地揭开了该乐季的序幕。接着，他又应邀去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作了一次巡回演出。这已是他七年之后的南美之行了，演出极为成功。

1947 年秋，鲁宾斯坦应邀重返欧洲，在伦敦、巴黎、罗马、巴勒莫和米兰等地进行了一次满载盛誉的巡回演出。

鲁宾斯坦怀着重返欧陆的初战告捷的欢悦，返回了美国加州的家中。这时，他们标售了原先住所，再买进了一座位于毕佛利山高塔路上的小山庄。新居占地 5 英亩，有一大片英国式的浓密草坪和一个丝柏树丛环绕的大花园。花园正中是一座小小的金鱼塘。小山庄的住宅全用巨石砌成，房间特多，一切具备，宽敞舒适。另有一个大型地下室，阁楼上还有一座袖珍剧场，有舞台和后台。拥有这么一栋豪华住所，鲁宾斯坦夫妇理所当然地跻身于“富有人家”之列了。他们在这所新居也度过了近 7 年的幸福时光。

他们一家在高塔路度过的头几年，简直是如梦似幻的甜蜜岁月。在怆然怀故旧之际，鲁宾斯坦的演艺事业却如日中天。幸福和美满，成功与硕果，似乎与鲁宾斯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2 年 7 月 27 日，正是鲁宾斯坦结婚 20 周年纪念日。他们在加州高塔路家中举办了一次好莱坞式的传统盛大酒宴。两小时的鸡尾酒席之后，又举行了盛大的舞会，由好莱坞的最佳乐队伴奏伴舞。应邀的嘉宾共计 100 余人。

1953 年，鲁宾斯坦夫妇卖掉了加州高塔路上的那幢巨宅，举家迁居纽约市公园大道和第 66 大街口的一栋公寓。从此他们揭开了生命中的又一篇章。

1955 年，鲁宾斯坦突发奇想，打算将历年积累起来的全部熟悉的协奏曲，分别在巴黎、伦敦和纽约三地分别举行的五场音乐会中推出。17 部作品在这三地的演出，成绩辉煌，听众爆满，台下热情鼓掌，台上的钢琴家则喜气洋洋。

4 寿翁大发少年狂

二战胜利后的头几年，鲁宾斯坦携带家人来巴黎，每次都是无“家”可归，不得不下榻于旅店，因为他们原先在福熙大道的那栋小洋楼已被公证人租给了他人，而那户人家偏又赖着不肯搬走。

不久，占住该房的夫妇闹起了离婚，两人又都穷得很。这时，鲁宾斯坦的律师便开始进言，要他支付给他们 100 万法郎（约值 3000 美元），让他们主动搬出，免得惹上官司麻烦。这样，鲁宾斯坦破了点钱财，总算收回了自己原先的巴黎住所了。

他们雇请了一位建筑师，用了 10 个月的时间，把这栋住所粉刷、改建一新。

此后，鲁宾斯坦的演出和生活便均分在大洋两岸了。

星移斗转，岁月如梭，转眼已是 1960 年了。

当音乐经纪人霍洛克征询钢琴家对下一届纽约乐季的规划时，这位 73 岁的大牌琴叟表示要举行 10 场钢琴独奏会，并将“这些演奏所得全部捐赠给 10 个慈善团体，以答谢多年来大众对我的爱护和支持”。他此举的目的，也是要“让大家瞧瞧，艺术家也懂得感激，而不只是一味追求酬金的提高”。随后他列举了 10 个慈善团体，其中包括音乐演奏人员紧急基金会、犹太人团结控诉协会、一个黑人慈善机构、一个协助儿童的“老大哥”慈善机关，另对雅丽娜和强尼两个子女所在的学校分别提供了特定的捐助份额。

10 场义演一经宣布，门票随即被认购一空。鲁宾斯坦坚持要演奏 10 套全然不同的曲目。

10 场演奏在 24 天内完成。整个音乐厅不但爆满，连舞台边上也都挤满了人。各种慈善团体因此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基金，他们还在大厅内向支持人士兜售各种高价义卖彩券。

这当儿，鲁宾斯坦举家又迁入纽约公园大道上的一幢双层公寓中，进而开拓了新的生活领域——悬挂并陈列历来收集到的名画、珍书等。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个“古来稀”年限对鲁宾斯坦来说，绝对是个例外。这位寿翁老当益壮，依旧大发少年狂——艺事仍“雏菊般”秀色可餐，生活也一如“彩虹般”美艳夺目；他在长达 70 年的乐坛生涯中，以琴键征服了世界，自始至终孜孜不倦地追求他那“让听众享受更多更好的耳福”的至尊至圣境界。请看下列活动剪影：

1958 年，华沙爱乐交响乐团邀请鲁宾斯坦去家乡举行几场音乐会，钢琴家迫于渴望与劫后余生的亲友们晤面的那股无法抗拒的诱惑，毅然携妻儿成行。这次他亲眼目睹了波兰人民的英雄气概和他们把自己的首都建设得比战前更宏伟更壮丽的辉煌业绩。

1959 年，鲁宾斯坦又返回波兰作了一次范围更广的巡回演出。他曾专程去罗兹市，在幸存的亲友簇拥下，驱车直驶他曾多次演出过的老音乐厅。他同罗兹市的官员们同坐在舞台上，听取市长宣读对他的表彰荣誉状之后，还接受了当地交响乐团委员会、音乐学院、大学和许多工厂企业方面的知名人士所敬献的鲜花和书籍。代表们向鲁宾斯坦表达的热情与敬重，使这位琴叟“感动得热泪盈眶”。他这时暗忖：“要是我父母能亲临如此盛会，他们不知该有多么快乐！”想到这里，他快步走向钢琴，弹了几首为家乡父老耳熟能详的乐曲，大饱了众人的耳福。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雅法现代化的音乐大厅落成的那一天，举行了隆

重的庆典。鲁宾斯坦也应邀莅会，并用他那精湛的琴艺征服了以色列的同胞们。

1963年，鲁宾斯坦已迈入76岁的老年，他那每年一度的跨国巡回演出的地区还包括重返澳大利亚与初闯新西兰。他把这次演出称为“超级观光旅游”。这次他们夫妇特意带上了雅丽娜和强尼，瞅准演出空当儿，在檀香山痛快地玩了一周，在斐济过境时又耍了个过瘾。他们还逛了澳大利亚著名的动物园，让两个孩子抚玩无尾熊，观看母袋鼠囊中藏着的小宝宝，静听已变得驯顺的笑鸟所发出的声声迎客温笑；观赏了新西兰毛利土著居民的优美民族舞蹈，以及他们用来煮熟鸡蛋的热泉；畅游了过境地曼谷的庙宇，眺望了被称为“曼谷脉搏”的湄南河水上人家的生活异趣。他们从新德里飞往亚格拉市，参观了当地被誉为“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泰姬·玛哈尔陵。在德黑兰停留的两天中，他们在国家银行的保险库里饱览了伊朗收藏的著名皇冠珠宝。

1964年10月，鲁宾斯坦继大洋洲和南亚之行后，又在索尔·霍洛克先生的安排与陪同下，以每场2000美元的高酬，携妻前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新一轮的巡回演出，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和长时间的致敬欢呼。在莫斯科最后一场肖邦作品的独奏会之后，鲁宾斯坦受到苏联文化部部长叶·福尔采娃的拥抱。

1965年，鲁宾斯坦在欧洲大陆举行了一次辉煌的跨国巡回演出。那年仲夏，鲁宾斯坦夫妇在西班牙的马贝拉镇租下了一幢小别墅。这个住所环境幽静，是理想的写作环境。鲁宾斯坦自传上册《我的青春岁月》就是利用六个暑期在这里最后定稿；他的自传下册《我更多的岁月》也是在这里开笔的。

1966年，鲁宾斯坦在妮拉和雅丽娜的陪同下，在日本作了一次15场的成功巡演。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给了钢琴家以深刻的印象。回程经过韩国首都汉城，他在汉城大学的音乐厅作了一场专演，并接受汉城市政府颁赠的“市钥”的隆重仪式。同年秋，鲁宾斯坦又去南斯拉夫、布达佩斯和伊斯坦布尔进行了巡回演出。此后10年间，他仍然频繁巡演，毫无息演迹象。

1976年，鲁宾斯坦已迈入89岁的耄耋之年，仍然仆仆风尘，飞抵英国，六天中举行了六场演奏。随后，他又应邀去罗兹，参加当地爱乐交响乐团的成立盛典，乘机为家乡父老作了他毕生的最后一场献演。这次，钢琴家获得了一大笔酬金，他都悉数捐赠给了华沙皇宫、罗兹管弦乐团、波兰作曲家协会和罗兹爱乐交响乐团。

在鲁宾斯坦如此高龄期，他的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纷纷作古，撒手西归，而他却能老而弥坚，巡演大半个地球，不能不是一大奇迹。

但是，正如钢琴家自己所指出的：“过去10年为我带来了不少的哀愁，也赐给了我许多的荣誉。”没错，这位演艺大师正是以其高寿盛德，赢得了享誉遐迩的令名。请看下列事实：

20世纪60年代初期，九所著名大学纷纷颁赠给鲁宾斯坦以“荣誉博士”学位。其中场面最热烈、仪式最隆重的一次，当是与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一道接受美国耶鲁大学颁赠的博士学位。在那次盛典上，宾主留下了许多珍贵瞬间的宝照。

1971年，法国政府颁赠给鲁宾斯坦以“国家最高荣誉勋章”。法国总统蓬皮杜与总理都曾亲手签署了这项法令。两个月之后，意大利政府也颁赠给鲁宾斯坦以同等规格的殊荣。此外，荷兰政府文化部长也将该国的最高文化

勋章奖赠给了鲁宾斯坦，以表彰他在演艺事业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阿姆斯特丹交响乐团主席提名鲁宾斯坦为他们乐团的“荣誉团员”。他还被邀请到一座布置典雅的大厅，荷兰花卉工业代表庄严宣布，将一种新配种的郁金香命名为“鲁宾斯坦郁金香”。同年，鲁宾斯坦当选为“法国美术研究院院士”。一个从未进过艺术学院、大学、音乐学院的门槛，甚至连一所学校也没有毕过业的鲁宾斯坦，竟然被评选为法国研究院的院士，得以穿上手工精绣的金、绿两色叶片的高档礼服，简直不可思议！

1973年，为了欢庆以色列建国25周年纪念日，举办了一次以鲁宾斯坦命名的钢琴大赛。筹办这次大赛的人，是华沙经纪人贾克伯·毕斯省茨基，此人曾因创设“肖邦钢琴大赛”而头角峥嵘，才华大展。他的这项“鲁宾斯坦钢琴大赛”活动，得到了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的鼎力支持。贾克伯先生还为这次大赛铸就了一组构思精巧、造型奇特的金、银、铜质奖牌，上面分别镌刻有毕加索为鲁宾斯坦绘制的肖像。

1975年，鲁宾斯坦应邀出席了一个名为“人类神藏”的奇特座谈会。与会人士包括两度荣获诺贝尔奖的路易斯·鲍林博士和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另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博士和医学教授。鲁宾斯坦认为自己能“忝列”盛会，同这些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共议一堂，探讨人类大脑的天赋、上百万根支脉与它的支配能量等问题，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主持那次科学座谈会的，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鲁宾斯坦博士。

1976年，鲁宾斯坦在对耶路撒冷、马德里进行了一次旋风式访问和巡回演出之后，立即搭机从巴黎飞抵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颁赠的名誉博士学位，获得了与会者的如雷掌声和热情赞誉。同年，他在美国巡回演出的紧张时刻，被美国总统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用专机接到白宫，接受美国行政当局颁赠的一枚“自由勋章”。在场观礼的有各国驻美使节和300多位特邀嘉宾。福特总统宣读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赞颂词，鲁宾斯坦也即席致词答谢。赠勋仪式完毕，福特总统暨第一夫人特设午宴招待钢琴家及其家人。宴会结束后，总统又特派他的座机把鲁宾斯坦一家人送回了纽约。一小时之后，美国各大电视网便转播了整个盛典的隆重场景。

1977年，鲁宾斯坦欢度90寿诞。在1月28日的这一天，他们一家人简直应接不暇，不仅电话铃声整日响个不停，而且新闻界人士也登门造访，络绎不绝。房屋内外堆得尽是鲜花，到处姹紫嫣红，异香扑鼻。尤其令这位九秩寿翁永志不忘的，是青年钢琴家范·柯里送来的珍贵而又新奇的礼物——90朵鲜艳的玫瑰花，馨香缭绕，环屋生辉。在钢琴大师的记忆中，打4岁在罗兹过生日时起，他从未度过如此隆重、豪华的生辰，只不过那时仅罗兹一个城市为他庆贺生日，这回却是举世音乐界和演艺界人士齐声举觞，为他这位“人瑞”祝寿罢了。

1978年，鲁宾斯坦喜获白宫肯尼迪中心荣誉奖。仪式结束后，他应邀与卡特总统等政府要员合影留念。

1979年，鲁宾斯坦步入92岁高龄时，尽管部分视力的丧失为他的生活带来了种种不方便，但他仍在一位聘请来的英国小姐安娜蓓拉·怀斯登的陪伴与护理下，接受了墨西哥电视公司主管艾密洛·亚兹卡拉的片约，请他协助拍摄一组半小时的电视节目。当钢琴家认为自己年事过高，不适合再演奏时，艾密洛先生大声答道：“我要的是你的名人效应，你的人格和个性，而不是你的演奏。”这位电视节目行家听任鲁宾斯坦自选地点、人物和谈话的

主题。艾密洛强调说：“我要给广大电视观众介绍你对伟大音乐的认识、心目中的演奏家和对他们的评价。”鲁宾斯坦当下慨然允诺尽力而为之。怀斯登小姐的职责是：监督全套节目的细节和钢琴家发表的谈话，以及用作背景与说明的各种不同乐曲。随后，快交百岁的鲁宾斯坦及其助手便又忙碌起来：钢琴家先在巴黎跟技艺精湛的法国大提琴家保罗·托特利叶拍了两三场戏，便随同工作组一道启程前往威尼斯、帕多瓦、维罗纳和佛罗伦萨抢拍外景；鲁宾斯坦在维罗纳畅谈了许多旧事，电视人员不失时机地拍摄到了不少珍贵镜头。

获得奥斯卡金像奖，为自信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的鲁宾斯坦，又增添了一份“最快乐”的大喜事。

一天，法国《费加罗报》的著名乐评家伯纳德·盖渥提和法国影视界记者法兰索·瑞申巴赫联袂叩访寿翁鲁宾斯坦，打算为法国电视界拍摄一部有关他个人的影片。他们请求钢琴家去现场配合拍摄外景，请他随意漫谈，谈他的生平，谈音乐，谈家庭，谈各种即兴思索等。鲁宾斯坦则表示可以通力合作。就这样，这部没有脚本的电视影片就匆匆开镜了。当时钢琴家正在马贝拉别墅避暑，此后他还要去伊朗和以色列巡回演出。

拍片人员先是走遍了马贝拉小镇，随后又陪伴鲁宾斯坦夫妇等去伊朗拍摄外景。钢琴家在波斯帝国古都波斯波利斯城大流士和歌萨王的废墟前演奏。接着，他们又把伊朗另一古都伊斯法罕的美景全部摄入镜头。但真正显示这部电视影片“即兴”特色一场的，是在回教王花园宫廷内拍摄的一些景物，恍如《一千零一夜》中的豪华场面，加上运用了“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法，把澳大利亚悉尼国家动物园里笑鸟的那类滑稽情节也巧妙地移插了进去，平添了不少的韵味与离奇，而且浑然天成，妙合自然。

紧接着，这一行人又飞赴以色列，拍摄钢琴家与交响乐团练奏的精彩一幕，完成了这部电视影片的最感人片断。

这以后，一行人又飞赴纽约抢拍镜头。最后大功告成，拍摄小组飞返了巴黎。

影片拍成后，鲁宾斯坦便按照原定计划开始了自己的巡回演出。在巡演期间，他很少想到这部影片，即便偶尔想到，那也只觉得全片匆匆忙忙，过于“即兴”，常常未经导演或试拍便开机，说话欠熟虑，演奏嫌草率。总之，“片子不够理想”。

但就在这时，瑞申巴赫将毛片试演了一次，朋友们看了，都纷纷写信赞扬，甚至电讯从巴黎传到了美国。一次，鲁宾斯坦正在摩洛哥蒙的卡罗市演出，刚一结束，暮见伯纳德·盖渥提就站在音乐厅的门口等他。交谈之下，钢琴家才知道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愿出高价购买该片的首播权。

得到“高价购买”的这笔钱后，瑞申巴赫就根据这一小时的电视影片剪辑成一部完整的纪录片。当这部纪录影片在康城影展中推出时，受到了普遍赞扬。

这部影片的正式盛大首映仪式选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一家戏院进行，巴黎的知名人士几乎都出席了那次盛会。接着，巴黎的5家戏院先后联演了好几个月。法国影艺委员会选出这部片和另一部故事片参加了当年好莱坞金像奖的角逐，最终如愿以偿。妮拉和瑞申巴赫都参加了在洛杉矶举行的颁奖典礼。当影星佛烈亚斯坦上台拆开信封，宣布鲁宾斯坦的影片是“金像奖的得主”时，全场欢声雷动。在将奥斯卡奖赠给了妮拉和瑞申巴赫之后，

妮拉代表远在纽约的丈夫向大会致谢。

不过，后来这座奥斯卡金像却转到了该片的制作人伯纳德·谢佛莱先生手里，因为鲁宾斯坦既非最佳男主角，瑞申巴赫也不是最佳导演。美国影艺学院上千名评委主持公道，他们投票一致通过了一项特别动议，另外再颁赠一座奥斯卡金像给片中的男主角鲁宾斯坦，该学院主席葛利格莱毕克先生还专程飞抵巴黎的鲁宾斯坦寓所，向他颁发了这尊金光闪闪的奥斯卡金像。

此后，这部影片曾在以色列举行了慈善性义演，梅厄夫人出席了首映仪式。以色列政府和耶路撒冷市市长泰迪·柯利克在该市的市郊特辟出了一块以“鲁宾斯坦”命名的森林区，以此来表彰这位犹太裔钢琴大师的非凡业绩。以色列森林委员会向全世界的鲁宾斯坦朋友们呼吁为这片森林捐款。在植树典礼上，鲁宾斯坦和妮拉先种下了两棵树，然后由以色列政府的司法部长罗森先生和泰迪·柯利克市长先后致词，并竖起了一块纪念碑。这使鲁宾斯坦感动得涕泪横流。许多朋友从特拉维夫特地赶来参加盛典，其中包括名画家卢宾夫妇。鲁宾斯坦不胜感慨地说：“这是我永志不忘、刻骨铭心的一天。”

鲁宾斯坦对以色列国怀有最深厚、最神圣的感情。早在1967年7月，正当这位钢琴家仍在四出奔波、忙碌巡演的时刻，爆发了阿以战争。在以色列人赢得了这场战争之后，鲁宾斯坦又重访了以色列，有机会亲吻了高达·梅厄总理的手，向她申致最深的感激之忱，他也向“胜利英雄”达扬和拉宾等人表达了崇高的敬意。1977年，鲁宾斯坦以90岁的高龄，又对耶路撒冷市进行了三天的旋风式访问，市长泰迪·柯利克以好友的身份，特邀这位乐坛耆宿参加以色列的开国庆典，并举行一场演奏会。此前的1976年，鲁宾斯坦曾与以色列交响乐团合作、在名指挥祖宾·麦塔的指挥下于特拉维夫录制了毕生最后的一张唱片。这张勃拉姆斯《D小调协奏曲》的唱片录制了整整两天，那一次的成绩确是他灌制唱片以来最为满意的一次。紧接着，他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分别举行了这首协奏曲的演出。

1973年1月，正当鲁宾斯坦86岁高龄，这位钢琴演奏家迈入了人生的另一辉煌亮点——知名作家。这年的寿诞前夕，他写完了自传上集《我的青春岁月》的最后一句话。这是鲁宾斯坦的一部不朽的处女作，也是他在20年期间连续奋战的劳动硕果。作者一般是每年夏天提笔撰写，每当碰上书稿的体裁与润饰等问题，常常使他握管迟疑，痛感词语枯竭，心烦气躁，而又欲罢不能。

当书稿的最后一句话变成白纸黑字之后，鲁宾斯坦首先想到了爱妻妮拉和朋友们。在心潮平静之后，他谨慎地写下了扉页“题词”：

献给——

妮拉，与我相守相伴40年的夫人，
和朋友们，是他们鼓励我完成这本书；

并感谢——

他们对我勇敢的青春岁月给以如此美妙的理解。

接着，这位耄耋老人又慎而又慎地写下了《我的青春岁月》书稿中的“序言”：

我没有写过日记，即使写了，也早就和我身边的

其他东西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遗失掉了。幸运的是，我天生就有一种超凡的记忆力，所以我几乎能把我那漫长的一生经历逐日追忆起来。在我向读者献上我那浅薄而真实的奋斗，错误和荒唐的经历，以及奇迹般的美妙欢乐的青春岁月之前，谨以此寥寥数语，表达我由衷的歉意。

紧接着，鲁宾斯坦又在书稿的尾页，加上了几笔精练的“后记”：

我在这里作一结束，自有我的用意所在。因为就在这一阶段，我的青春岁月消逝了。这以后，我的人生易色，我也就以更稳健的步子向前迈进了。我在自己的事业方面站稳了脚跟；我的事业尽管有过起落，但至今始终带给我以难以言喻的欢乐。

1973年1月，
于纽约市。

鲁宾斯坦根据早期的合约，将书稿交给了自己的老朋友、纽约出版商亚佛烈德·诺普先生，他都耐心地苦苦等待30年了。遗憾的是，他的夫人白兰钗·诺普却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她生前曾不断鼓励鲁宾斯坦写出书稿，可惜眼下却不能亲眼目睹此书的出版。

谁知这时却插进来了另一位颇有声誉的出版代理商，有意为这本书的出版牵线搭桥。代理商从法、德两国的出版公司争得了高额订金。鲁宾斯坦认为，这是他头一次通过写作所挣得的一笔巨额酬劳，他决定将这笔意外钱财分赠给自己的妻子和儿女。

诺普出版公司出版的这部英文版书，经过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终于在美国面世了。在此书编辑期间，诺普出版公司还担着个心，惟恐本书不受美国读者欢迎。谁知“每月一书俱乐部”却对这书大加赞赏。诺普高兴之余，当即通过越洋电话把作者请到了纽约，并在卡乃基音乐厅的舞台上举行了隆重的祝酒会，文艺界的头面人物都被请去出席。亚佛烈德·诺普和多位文学家与音乐家都站在舞台上，他们的身后树起了一幅屏幕式的作者画像。接着，他们先后致词祝贺，香槟酒也一瓶接一瓶地打开，热闹非凡。此后，《我的青春岁月》一书畅销，走俏三个月之久，全美各地出现了数不清的书评和介绍文章。鲁宾斯坦多年来在文学的崎岖小道上吃尽的苦头，总算换来了心灵的补偿和巨额的稿酬。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岁月》的法文版本也开始发行，印刷虽然十分精美，但译文却没有达到预期标准。

对《我的青春岁月》一书的出版，各国的舆论普遍反应良好。只有少数乐评人士批评作者在书中没有致力于谈论音乐。他们不理解作者在本书中所要阐述的，乃是他那充实而又完美的一生。鲁宾斯坦认为：“音乐是与我有生俱来的，是我的第六感觉。”除了音乐之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嗜好。他反复强调：“我没有嗜好，只有对书籍、绘画和旅游的热情，我对人生的各个层面始终深爱不移。但音乐与这一切都毫不相干，它本来就存在于我的体内。”

《我的青春岁月》在全球成了一部抢手书，在德国、日本、以色列、芬兰、南斯拉夫和波兰等国发行情况很好。这以后，各方都在请他继续写下去。尤其是各地的出版商更是一马当先，他们眼见这本书在社会上造成的轰动效应，便纷纷来函，敦请作者继续写出下集回忆录来。但这时的鲁宾斯坦却有着无尽的顾虑。首先是写出自传上集就已经吃尽了苦头，费了二三十年的时光才好容易把它写完，如今要再从事这一内容更浩繁、更重要的大部头写作，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拿不定主意。其次，当他真地动起笔来，又必须充分弄清事实真相，以便提高它的可信度，这样就难免不会触及甚至伤害许多至今尚健在的好朋友或他们的子孙。想到这里，鲁宾斯坦就油然惶恐，心存疑虑。但是，事到如今，不写下去也确实不行，各方都在敦促恳请，何况他觉得自己的记忆力还好，如不趁早动笔，拖下去就糟了。

也就在这时，鲁宾斯坦找到了两名热心的助手。一个是他在西班牙的马贝拉夏季别墅中结识的年轻朋友东尼·麦迪根。他为了支持作者把下集自传写完，不惜辞去巴塞罗那的那份戏剧工作，主动承担为作者记录口述的繁杂事务。他们一开始合作得十分顺利，进度也很快。后来，麦迪根还是决定重返马德里继续做他的戏剧工作。

另一个是英国小姐安娜蓓拉·怀斯登，她曾经在 1973 年去世的艾纳斯图·桂萨达手下工作过。一次，这位英国小姐来马贝拉公干，对鲁宾斯坦写作自传下集深感兴趣。从此，她就开始给他打字，最后甚至辞掉了桂萨达方面的工作，跟随作者返回了巴黎，打字效率非常高。麦迪根走后，怀斯登小姐便一身二任——既作口述笔录，又兼打字定稿，一直干到了 1980 年《我更多的岁月》脱稿付梓时为止，当时业已息演退休且双几近失明的鲁宾斯坦已是 93 岁超高龄了。

看过鲁宾斯坦下半生自传的头 100 页的初稿之后，亚佛烈德·诺普极为满意，立即将版权买了下来。

当时不少人都给这位传记作者写信，谈论他的自传上集，探询下集的出版日期，并向作家致以深深的敬意。

对各界人士的关爱和担心，鲁宾斯坦在他那《我更多的岁月》一书的“后记”中写道：

在结束本书（按：指《自传》下集）之前，我要向世界各地赐给我温馨和友谊的人士，敬致深深的谢忱。我也要向大家再次保证，我仍然是我所见到的最愉快的人。

我的部分失明更加深了我对生命的热爱。我对音乐的情感和我的思维越发清晰；我那可喜的吉人天相，也提供了我一生最绚丽的晚景。

鲁宾斯坦在这里所说的“绚丽的晚景”，当然不光是他那巡回演奏不息，自传写作不停，还包括他那助人为乐、扶掖后的高尚精神。

一天早上，鲁宾斯坦从巴黎晨报上看到了一则简讯，报道了一位法国青年钢琴家举办的独奏会。这位年轻人名叫法兰沙·杜沙博。通过朋友的引荐，鲁宾斯坦一下便喜欢上了这位谦虚朴实、讨人欢心的后生。他在老钢琴家面前试弹了肖邦的 B 小调八度音程练习曲，“像小孩弹着玩儿似地轻松，但当弹到这首练习曲中的小步舞曲时，却充分显示出了他那极佳的音乐悟性”。就这样，鲁宾斯坦非常喜爱这位青年才俊，并努力为他争取到了一些公演的

机会。这位艺术新秀几乎立即在西班牙引起了轰动，直到多年后成为法国乐坛足以引以为荣耀的一位最杰出的青年钢琴家。

5 曲终人去留馨香

1977年初，90高龄的鲁宾斯坦不顾失明的威胁，风风火火地赶来英国。他此行的目的是要为伦敦魏格摩音乐厅筹募基金而举行一场义演，当时这座音乐厅正面临着被拆废的危险。

这，其实也是鲁宾斯坦整个演奏生涯中的最后一场演出了。他跑遍了大半个地球、让千千万万听众大饱耳福的仙乐般的曲声，从此画上了一道休止符！

鲁宾斯坦的这场义演，除了为那些有心拯救这座古老而又可爱的音乐厅的爱乐人士起个带头示范的作用之外，对他个人来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涵义。当年他在伦敦的首场演出，正是在这座音乐厅里进行的。天公作美，几十年后他毕生的最后一场演出，居然戏剧般地又返回到了原地。这不能不使这位乐坛大师联想到自己的一生也恍如一首奏鸣曲似的：第一乐章代表了他少年时代的奋斗，下一乐章的行板谱出了他天赋中较严肃的一面的成长，诙谐曲部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他事业上出人意料的 success，末章则烘托出了艺事的美满和人生的大辉煌结局。

是的，鲁宾斯坦创造了95个（1887—1982）辉煌的春秋。他从“音乐神童”起步，到以琴键征服了世界，先后荣获美利坚合众国的自由勋章、白宫肯尼迪中心荣誉奖、法兰西的国家最高荣誉勋章、法国美术研究院外籍院士的桂冠和肖邦艺术奖等100多次的颁赠，以及10多所名牌大学的荣誉学位。他的一生的确是灿烂而又辉煌！临到晚年，这位一贯“热爱生命和音乐”的鲁宾斯坦，在夕照画面上的漫天霞光辉煌下，情愿在钢琴旁边安详地离开这个可爱的世界……但是，曲终人虽去，身后留馨香：

我真算得上是个“幸运儿”！不过我对“运气”的说法，倒是有自己的见解。我从个人的经历和观察中得出：神的眷顾，大自然、上帝或我常说的造物主，对那些接受人生并无条件地热爱人生的人似乎特别宠幸。

我一辈子都热爱人生，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在逆境中认识人生的奇观和乐趣。我无法接受所有宗教均倡导人生要为来世赎罪的说教。

人生或许能剥夺我们的自由、健康、财富、朋友、家人或事业的成功，却抢不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象；何况我们总会有爱，有音乐和艺术，有鲜花和书籍，以及对一切事物的狂热兴趣。

我不赞成耽搁生命中的任何事物。假如你心中对某种事物产生了一种渴望，而又有机会求得，最好莫去等待，赶紧抓住它。这种幸运的时刻是上天的厚赐，待到您想要时，往往是不可复返的了。

我演出时，帮助我准备演奏的头脑，多半都很冷静。这种灵感和将音乐传递给听众的那股子冲动，正是我乐意称之为灵魂的东西。

艺术必须简易，要不就费解悬疑。莫扎特的作品为什么听来那么简明？要达到这份简明须得一番艰苦努力，却又不显露出任何斧凿痕迹。

我们当前生存的世界，无论从道德或艺术的水准来衡量，都处于最

低点……从我幼年一直到我仍未停笔的此刻，可说始终是对生命无条件的热爱，但是我所见到的、听到的乃至观察到的，却正好与“美好时代”一词大异其趣。

……

……今天，我们仍不断生活在冷战、虚伪与惧怕被科学天才的危险发明所灭绝的恐怖之中：原子弹和导弹可以轻而易举地毁掉一整个国家。

……

对上帝的信念，人类因惧怕死亡而一般都极为需要的这一信念，却在人们利用同一上帝的美名而相互残杀中遭到了歪曲……

宗教战争演变得日益激烈，实在令人痛心，它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

……在欧洲，家庭生活和道德已经沦落到了它那历史中的最低水平——淫秽之物公开泛滥，大批丧失道德的年轻人吸食毒品。

……过去时代中的许多可爱而又优雅的品质，如今都被那些与城里保存的历史遗迹毫不协调的粗俗和丑恶所取代了。

不过，世事的现状却无法干预我对人生的深深挚爱。我跟历史学家的看法完全相同，坚信必将出现另一个文艺复兴。到那时，我的这些悲观看法至多占几页历史的篇幅，作为全面赞美好时代的一点必要对照罢了。

